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J27nB197

博山無異大師語錄

集要

明 元來說　成正錄　元賢集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序
  - 目錄
  - 博山語錄
  - 董巖語錄
  - 大仰寶林寺語錄
  - 鼓山語錄
  - 金陵天界寺語錄
  - 荅問
  - 拈古
  - 頌古
  - 自贊
  - 禪警語
  - 書
    - 報詹定齋廉憲
    - 與趙司理
    - 報沈東華廉憲
    - 報林季翀大宗伯
    - 報吳觀我太史
    - 與何芝岳相國
    - 報徐止觀居士
    - 報陳熙塘方伯
    - 報陳若來使君
    - 報陳四游京兆
    - 復邢梅陽孝廉
    - 報阮澹宇郡伯
    - 報王季常郡伯
    - 報俞容自勛卿
    - 報余集生居士
    - 與頑石禪人
    - 與善來禪人
    - 與劉胤平太史
  - 文

    - 上養菴和尚七十壽
    - 奠鵝湖和尚
    - 念佛文為棲霞一門禪人說
    - 放生文為報恩自觀以之二禪人說
- 序
    - 重刻五燈會元序
    - 萬佛名經壇儀序
    - 重刻圓覺經序
    - 建州弘釋錄序
    - 重刻蓮宗寶鑑序
    - 八關戒序
    - 生生社戒殺放生序
    - 報恩品序
    - 正觀禪人刺血書華嚴諸經跋
- 疏
    - 廣福菴化藏經疏
    - 覺慧寺化藏經疏
    - 護生社募緣疏
    - 法雲寺修造疏
- 偈
    - 示董巖達空禪者
    - 示峰頂智建禪者參無字
    - 示參禪偈
    - 為蔣居士薦母
    - 示雪航禪人
    - 示智鐫禪人
    - 示炤浮禪人行腳
    - 示成涵禪人省親
    - 示志西禪人
    - 為六雪禪人入關
    - 出關
    - 示穆禪人
    - 示筵禪人落髮
    - 答周肯成居士
    - 示素真居士請經坰
    - 挽劉和鶴孝廉
    - 示眾禪人
    - 示如是禪人參無字

- 示六義禪人
- 示陳居士
- 送無澤禪座上羅浮山
- 示林野上人
- 示念如上人
- 示本宗上人
- 示慈門上人
- 示湛如上人
- 示吳觀我宮諭
- 示何芝岳尚書
- 示方廣野居士
- 示吳九濤居士
- 示胡冰稜縣尹
- 示宋大山孝廉
- 示方肅之館元
- 示林下石居士
- 示能止靜主
- 示楊蘭似居士
- 示謝中穩居士
- 示齊季籲居士
- 示方奕予居士
- 示姚申甫居士
- 示劉君含居士
- 示劉爾靜居士
- 示古田上人
- 示止水上人
- 示恒如上人
- 示陳聘之居士
- 示吳鼎甫居士
- 示眾偈
- 示孤月上人
- 示李若杜居士
- 示金燦宇居士
- 示魁杓居士
- 次曹能始廉憲韻示諸同行者
- 贈宮保元勳徐六岳居士
- 贈徹候方心寰居士
- 贈勳卿詹見五居士

- 贈大鴻臚顧醒石居士
- 贈冏卿徐南高居士
- 贈冏卿何天王居士
- 贈勳卿俞容自居士
- 贈侍御徐孟麟居士
- 贈侍御任文升居士
- 贈侍御吳黃岳居士
- 贈民部朱羅青居士
- 贈祠部蔡聖龍居士
- 贈司馬麗序皇居士
- 贈司馬曹安祖居士
- 贈繕部吳泊如居士
- 贈繕部王季常居士
- 贈虞部白雉衡居士
- 贈水部周敏山居士
- 贈田曹金蘿石居士
- 贈田曹吳罍膏居士
- 贈國博丁蓮侶居士
- 贈國博錢叔蘊居士
- 贈奉常林如沖居士
- 贈中秘吳文孫居士
- 贈進士汪叔度居士
- 贈孝廉沈得一居士
- 贈孝廉陳賁生居士
- 贈孝廉徐六虛居士
- 贈奉常曹清之居士
- 贈廣文陳允嘉居士
- 贈參軍張時華居士
- 贈參軍周元執居士
- 贈司馬劉斗滬居士
- 贈光祿吳淳太居士
- 贈典謁葉翼所居士
- 贈宮端丘言思居士
- 贈孝廉李在璞居士
- 贈中翰葉白於居士
- 贈問卿余集生居士
- 贈都閫余周生居士
- 贈太學方士雄居士

    - 贈太學汪吉所居士
    - 贈文學陳旻昭居士
    - 示余得之居士
    - 示泰水禪人
    - 示鄧九如居士
    - 示李何事居士
    - 示傅遠度居士
    - 示劉今度居士
    - 示鄧直卿居士
    - 示劉文長居士
    - 示葉對育居士
    - 示王有功居士
    - 示吳叔達居士
    - 示瑞崖上人
    - 示泡菴居士
    - 示元淳居士
    - 示顧長卿居士
    - 示姚鄰卿居士
    - 示劉自度居士
    - 示汪心鏡居士
- 卷目次
    - 1
    - 2
    - 3
    - 4
    - 5
    - 6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博山語錄集要序

佛祖之道如金剛王寶劍，得之不易、用之不易、付之亦不易，以其皆不易也，故傳持斯道者實鮮其人，而魚目混珠、山雞冒鳳者嘗半天下也。
我曹洞一宗盛於唐、衰於宋，至元似復盛而實衰，其故蓋難言之也。
自元朝初雪庭裕公奉詔住少林，天下學者翕然宗之，歷傳至萬曆改元，小山書遷化，詔幻休潤補其席，四方之腰包而至者如鳥投林、如魚赴壑，而潤公乃講習評唱為事，大失眾望。
時有蘊空忠和尚，先事小山老人有年，受其密印，歸隱旰江之廬山，天下不得而物色之。
壽昌先師從其薙落，後蒙記莂，始為弘揚，既得博山來公繼之，其道遂大行於世。
師苦參日久，備嘗險阻，故其言功夫為獨詳，其慧光渾圓、辨才無礙，波瀾浩蕩，莫窺涯際，故學者多望洋而退。其門庭緊密，金鉗立辯，高提祖印，不妄許可，故假雞聲韻者不得冒渡關津而惑亂群聽也。
余因先師遷化後曾相依三載，雖無所得於師，然三載之中未見其一語滲入情識，但勉以向上事，則師之有造於余也大矣。
及余隱荷山，師自石鼓歸，道經建州，晤於光孝寺，師曰：「壽昌塔掃也未？」余曰：「掃即不廢，秖是不許人知。」師曰：「恁麼則偷掃去也。」余曰：「賢秖如此，和尚又作麼生？」師曰：「掃即不廢，秖是不曾動著。」余曰：「和尚卻似不曾掃。」乃一笑而別。
及師滅，其語錄浩繁，連編累牘，流通為難，故遐方僻壤聞師之名、向師之化，而語錄實未嘗觸於目者有之。
余自壬午秋歸錫石鼓，乃因渾朴上人之請，僭於全錄中擇其精要，類而合之，視全錄僅十之三，然簡而易行，約而易致，使天下學者即是窮之可以見其大全，使知博山之道其廣大深密有如此，非癡守一橛者可恍惚其萬一也。
嗚呼！廣陵散不復作矣，今幸其譜猶存，安得於涼風白月中再聞斯曲乎？
時崇禎癸未春正月燈節日，住福州鼓山湧泉禪寺，傳曹洞正宗沙門元賢題於所居之嘯呻齋。

語錄集要目錄

第一卷
博山語錄
第二卷
董巖語錄
第三卷
大仰語錄
鼓山語錄
天界語錄
答問
第四卷
拈古
頌古
贊
禪警語
第五卷
書
文
序
疏
第六卷
偈

博山無異大師語錄集要卷一

首座成正　錄

博山語錄

師住博山有年，未嘗開法，後因禪衲輳集、四眾啟請，乃陞座拈香，云：「此一瓣香，金藏雲而嚴枝幹，香水海以潤根株，龍樓迎瑞而紫氣飛騰，寶殿籠煙而祥雲遍布，爇向爐中，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壽萬安，皇后齊年，太子千秋，福基同華藏，以莊嚴壽筭共毘盧而等量，更祈檀那衍慶，海眾安和。此一瓣香，淨明日月、曠蕩乾坤，空覺性而無佛無生、薰萬彙而有因有果，爇向爐中，專伸供養壽昌堂上本師無明大和尚，用酬法乳之恩。」斂衣就座。白椎竟，師乃曰：「佛不求佛、心不傳心，如水與水、似金博金。會得也，目前包裹，山闊猿長嘯；會不得也，目前包裹，林疏鳥不驚。會、不會，總目前包裹。空宣無相偈，即此包裹也須包裹，水操沒

弦琴。諸昆仲！於此徹去，以須彌山作四大海，白浪滔天；以四大海作須彌山，紅塵滿地。烹虛空之髓而滋味恒新，挑水底之燈而光明亙大，這裏無加芒索，個中何用金針？所以道：指南一路，智者知疏；向上一機，石人撫掌。開彌勒之樓閣而行願重重，踏毘盧之頂門而毫光爍爍，到此則步步通玄，智不能知、識不能識。諸昆仲！此是故鄉景象，若肯就路還家，便得轉身歸父。還肯麼？自是不歸歸便得，五湖煙景有誰爭？」

上堂。「傾湫倒嶽，大地全收；[竺- 二+欺]土揚灰，纖塵不立。全收則該羅廣博，須知白晝雞鳴；不立則澹泊虛明，誰解紅塵犬吠？是佛亦打、是魔亦打，管甚船來？陸來？饑也一餐、飽也一餐，且喜柴乾水便。沒蹤跡，莫藏身，一雙赤手，逢人且乞一文；藏身處，沒蹤跡，兩朵攢眉，遇佛堪消三拜。吾在藥山二十餘年方明此事，親言出親口，莫使外人聞。諸人藏身處，博山總知；博山藏身處，諸人不知。諸昆仲！今日在此法筵，不免覿面相呈，若到諸方，逢人不得錯舉。珍重。」

上堂。「冬不寒，臘後看，老儂不愛雪，稚子哭衣單，惟有東村一箇沒傝[仁- 二+(天/ 韭)]漢，鬊頭垢面，赤手空拳，寒不怕寒、熱不怕熱，最冷唱個雪詞兒，最饑做箇糶米漢，無一文錢要與天下人鬥富，無一分色要與大地人爭妍，有時在十字街頭倒騎鐵馬、有時在西洋大海逆上須彌、有時在烈火燄中嚼冰嚙雪、有時在紅塵堆裏掐草挑燈、有時指東話西、有時呼南為北，將三乘法塹以作門牆，指十地菩薩而為眷屬。諸昆仲！斯人還合伴不合伴？」復笑云：「已被博山收下了也。」

上堂。「至理不渝，至功不宰，至道不形，至了不辦。於此四句相應，便做箇洒落衲僧，眼不染玄黃、腳不沾泥水，意不緣諸法、舌不親玄旨，到此則圓機普應、玄度該通，淨體無依，靈明絕待。所以玄沙大師云：『羅籠不肯住，呼喚不回頭，古聖不安排，至今無處所。』諸昆仲！今時禪者不信自心是佛，向外求佛；不信自心具足諸法，向外求法。既昧自心，縱有弘為，皆生死之業耳。又當知：求佛求法即有所依，既有所依，於自心不得自在。譬如窮子伶俜辛苦，乞食自濟，昧卻衣裏無價寶珠，豈智者乎？夾山大師偈云：『勞持生死法，惟向佛邊求，目前迷正理，撥火覓浮漚。』無事，久立，珍重。」

誕日，上堂。「本無今有，笑看鏡裏狂花；本有今無，攪動巖前湛水。一片白雲瀰漫，幾多花鳥迷蹤，拶碎虛空，爐韛烹煎，佛祖高揮寶劍，草鞋救取貓兒，還他一個皮囊，贏得五湖明月。所以大覺世尊捨王宮入雪山，睹明星開道眼，於三七日中思惟是事，然後開權顯實說三乘法，及至末後拈花示眾便云：『有教外別

傳。』簡點將來如夢境相似。博山生居黎庶，無王官可捨；遊化東土，無雪山可入；大地黑暗，無明星可睹；奴郎不辨，無道眼可開。然則貴賤雖殊，要且頭腦相似。自幼便可憐生，二十以前，成家樂業；二十以後，花擘家財。三十以前，向北鬱單越解三玄戈冑；三十以後，在南贍部洲碎五位鎗旗。四十以前，你要去，我鉤兒鉤你，博山卻不鉤你，任你千里萬里；四十以後，你要住，我有錐兒錐你，博山卻不錐你，任你在蟭螟眼裏。今日正當四十歲，鉤錐一齊息，博山不在這裏。博山有一塊古地基，自天台韶國師開創以來千有餘載，雲峰信道者克紹相繼亦數十餘年，今日在此說法是本有今無耶？諸人面前不得說夢。是本無今有耶？諸人面前不得說夢。看破夢境時如何？諸人面前不得說夢。何以故？個中求其生，無生不可得；滅，無滅不可得。有本，有不可得；無本，無不可得。又將何而為壽也？以諸佛身、眾生身為壽，聖凡不可增減；以過去劫、未來劫為壽，日月不可遷移；以妙高峰、娑竭海為壽，燥濕不可損壞；以盡虛空、遍法界為壽，天地不可覆藏。然雖如是，今日因甚麼喚作四十歲？」良久，云：「棲鳳巖前雲霧捲，伏牛山下古今傳。」

上堂。「神藏禪師云：『知而無知，不是無知而說無知。』良遂禪師云：『良遂知處諸人不知，諸人知處良遂總知。』荷澤禪師云：『知之一字，眾妙之門。』高峰禪師云：『知之一字，眾禍之門。』諸大老敲唱傍提，各具一隻眼。博山今日不惜唇吻從頭註解，秖要告報諸人：『知而無知』，頭腦相似。『不是無知而說無知』，火燒眉毛，救取一半。『良遂知處諸人不知』，大似壓良為賤。『諸人知處良遂總知』，多知老翁莫與相見。『知之一字，眾妙之門』，把手牽不入。『知之一字，眾禍之門』，腳頭腳底，知字亦不惡。諸昆仲！博山恁麼註解，還會博山意麼？然雖如是，博山決不恁麼道：『無知而知為之知，知知之為知，不知為不知。』諸昆仲！還有不向知上作活計另有超群拔萃者麼？當知：水琴松韻堪傳赤子之心，赤尾金鱗不墮漁人之手。且道：與古人同耶？異耶？」復云：「東西南北，十萬八千。」

臘八日，上堂，維那白椎，云：「法筵龍象眾，當觀第一義。」師云：「第一義作麼生觀？覷著則眼瞎，嗅著則腦裂，舉步絕行蹤，動念非生滅。眼色、耳音、聲心，忘思路、絕古今，諸聖賢同途而異轍。中峰水底琴，馬師天上月，投子手中油，趙州庭前柏，博山無可示。梅花枝上洩，吐翠與含芳，凝寒傲霜雪，清香滿十方，觸著通身血，捶手哭蒼天，浮杯老結舌。諸昆仲！當時釋迦文佛於臘月八日抖碎虛空七花八裂，盡大地無一人會得，所以寶坊云：『不是凌行婆，怎解同心結？』」

上堂。「在迷迷悟，在悟悟迷，從來迷悟似迷，今日悟迷非悟，迷悟兩頭拽斷，聖凡更復何言？剔起眉毛，惜取眼中瞳子；綻開衣線，露出鐵石心肝。燈籠與露柱相交，佛殿共三門鬥額，赤手團成泥彈子，紅爐煉就鐵饅頭，一任東擲西拋，畢竟埋光鏟彩，從教野狐精巖中脫殼，轉轉不錯，笑殺赤鬚老胡。要知：水牯牛山下投胎，卓卓全該，須是溈山大士。諸昆仲！溈山大士作水牯牛，博山頭角生已久矣，還有人證盟也未？」良久，云：「達磨大士來也，放過一著。」

元旦，上堂。「春風纔動春花開，春雨相催春水來，惟有通玄峰頂石，依前白蘚與青苔。大眾！如何是新年頭佛法？」復云：「東西林下鳥，添得好音聲。」

解制，上堂。「誰云結制仍解制？縱有成規俱不是，當空拋下雲門柴，雪浪銀花匝地開。簡得多年破木杓，鷂子飛過新羅國，你既無心我也休，後代兒孫笑酒樓。香巖粥飯長行者，擊竹有聲聾兩耳，翻思昔日老靈雲，一見桃花眼睛。誰是迷兮誰是悟？春風觸著珊瑚樹。誰是悟兮誰是迷？具足從前自家底。心不心兮物不物，連書幾個向空咄。諸昆仲！因甚麼書幾個向空咄？」復合掌云：「我不敢輕於汝，汝等皆當作佛。」

上堂。「諸昆仲！凡心入覺，須善用心，不善用心，魔得其便。所以，一個『計』字出九十六種外道，一箇『著』字出五十蘊魔及魔王眷屬等，具在教乘，不可不知。經云：『譬如有孔隙處風則能入，搖動於物而不自在。』菩薩亦爾，若心有間隙，心即搖動而不自在，乃至成就皆魔業耳。何謂魔也？歡喜是魔也、煩惱是魔也、昏沉是魔也、掉舉是魔也、懼動是魔也、厭靜是魔也、喜談論是魔也、愛遊行是魔也……，乃至斥像、毀經、破律、犯戒、拈頌機緣擅開異解、詩賦詞章、文藝雜學併貪求說法悉是魔也。所以博山教諸昆仲提一則無意味公案蘊在八識田中，當下不知有血肉身心前境、不知有山河大地，非內、非外，滾作一個疑團，行不知行、坐不知坐，如一人與萬人敵，又如心心常似過橋時，直須發明此事到磕著撞著，打破疑團，通身是眼，縱遇釋迦大師摩頂授記，佛亦不做，何況魔軍而能入耶？諸昆仲！如斯會去，誰不丈夫？雖然如是，事怕有心人，直須當下一念無生，超彼三乘權學等見。若將心令無心卻成有，直須覓心了不可得，即證超魔法門。」

上堂。「水流濕、火就燥，是水有魚、是林有鳥，喫飯咬著舌頭，解道青天不用掃。諸昆仲！須自了，同個夜兮同箇曉，試將此語播諸方，謾道荒田不揀草，更看雲門拄杖子化為龍，吞卻山河大

地了。諸昆仲！且道：博山即今在甚麼處？」良久，云：「深固幽遠，無人能到。」下座。

開光，解制，上堂。「九十日期今已解，百千三昧許誰知？畫龍未必乘雲去，可惜人間十二時。十二時辰彈指過，眨起眉毛還是錯，衲衣撩起伴雲眠，磐陀石上松花墮。聞見清兮清亦非，法身無病不求醫，頂門突出摩醯眼，夜半烏雞帶雪飛。帶雪飛兮貴回互，金鳳不棲無影樹，縱橫十字數將來，佛祖位中留不住。留不住兮劈面來，兔角龜毛眼裏栽，今朝拄杖橫挑出，那個男兒肯活埋？諸昆仲！今乃解制之辰，遇無量壽如來為汝諸人普作佛事，放大光明，炤十方國土無所障礙，更以無礙神力將極樂娑婆融成一界，若說是淨土卻是娑婆，若說是娑婆即是淨土，且道：無量壽如來畢竟居何國土？今日博山親指出，分明一點座中圓。」

上堂。僧問：「金鐘纔扣，雲堂已露，真風法鼓重鳴，海眾更申敗缺。正當恁麼時，和尚如何結案？」師卓拄杖，曰：「山水之間得渠儂力。」進曰：「某甲從此信入去也。」師云：「信後如何？」進曰：「向後與和尚更道。」師云：「分作兩橛作麼？」

又，僧問：「昔九座大師云：『我今日向孤峰絕頂駕一隻鐵船，截斷天下人要津。』秖如和尚今日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銕船即且置，闍黎要津呈似老僧看。」進云：「爭奈學人不會何。」師云：「不會請人裁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剛道是龍猶不信，等閒奪得始驚人。」師云：「閒言語。」

復曰：「諸昆仲！佛法不是容易，博山三十年來實際理地，洞然無礙。事法中較量，與理矛盾者尚多，即今與諸昆仲陞堂入室，結個粥飯因緣，於此座上問來荅去，如鳥云空、如鼠云唧，雖有其聲，究竟將來都無實義，豈但無益？恐成賺誤。若是祖師門下客，要知祖師行徑，方有說話分。單明自己底，不知有古佛家風，此人有眼無身；若明得古佛家風，不知自己用處，此人有身無眼。直饒坐斷兩頭，不通凡聖，轉身氣急，猶在半途，更須知有全提時節始得。大丈夫兒步入重玄，睜開隻眼解作家，活用不乖，方斂沙界于毫端纖塵，匪礙耀珠光於域內，洞鑒無遺，如日月光遠近斯炤。」拈拄杖，云：「還有恁麼衲僧麼？」

僧問：「透網金鱗因甚猶滯水？」師云：「度盡無餘影，還他越涅槃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縱橫滄海闊，騰躍萬波隨。」師云：「作麼生說箇騰躍底道理？」進云：「分明頭角久，春江雨露微。」師云：「念文章可惜許。」

師復拈拄杖，云：「還有問話者麼？」眾無對，復曰：「今日老僧失利。」

誕日，上堂。僧問：「莊子八千椿，正眼觀來猶存數量；大通塵點劫，衲僧門下尚在半途。壽等虛空、泯絕途量一句，請和尚指示。」師云：「玄沙元是謝家郎。」進云：「和尚與玄沙同生去也。」師云：「年年桃李樹，處處白紅花。」進云；「這箇且置，秖如當時韓文公問大顛和尚：『 尊壽多少？』顛提數珠云；『 晝夜一百八。』今日座中諸大檀越或問和尚：『 法臘多少？』和尚如何應對？」師曰：「漩復黃河水。」進云：「如是，則和尚與大顛，人有今昔，壽無兩般去也。」師曰：「乾三長，坤六短。」進云：「冰桃雪藕非為敬，直奮空拳上法王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坤在上，乾在下。」僧禮拜，云：「謝和尚荅話。」師乃曰：「天地旋，山河走，石女生兒，世間希有，白向本爺娘，乾坤兩眉皺，今日無端舉似人，灼然笑破虛空口。諸昆仲！若道博山有生，是不諳佛法；若道博山無生，是不諳世法：生與無生拈放一邊，且道：四大色身從甚麼處得來？」良久，云：「乾闥婆神無限樂，宮商不與世和同。」

首座問：「石女生兒得幾個？」師曰：「五男二女。」進云：「和尚生身父母在甚麼處？」師喝一喝，下座。

佛成道日，上堂。僧問：「雪覆千山無點白，雲空萬里絕纖埃，未審甚麼人到此境界？」師曰：「無縫襖子足風涼。」進云：「向上更請和尚道。」師云：「秦望嶺頭雲，楚人那得見？」進云：「還許學人進語也無？」師云：「試說看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禮拜去也。」師不顧。

復云：「法本法無法，庭前瑞草和根拔；無法法亦法，黃河九曲，金沙混流。今付無法時，釋迦鼻孔長多少？法法何曾法？瞞博山一點也不得。諸昆仲！釋迦大師四十九年橫說豎說、逆說順說，誰人奈得渠何？及入涅槃時，以虛空為口，滄海為舌，日月星辰為莊嚴，山河大地為聽眾，橫說豎說、逆說順說，要且無人得聞。博山今日在此座上橫說豎說、逆說順說，誰人奈得博山何？博山今日不待涅槃，即此座筵，以虛空為口，滄海為舌，日月星辰為莊嚴，山河大地為聽眾，橫說豎說、逆說順說，要且無人得聞。這裡有些子淆訛。諸昆仲！過去釋迦大師所說法要無人得聞即且置，現在博山所說法要因甚無人得聞？這裏若緇素得出，許你親見博山，既見博山，即見釋迦大師；若緇素不出，縱見釋迦大師，要且不見博山。何以故？有口非干舌，無錢卦不靈。」下座。

上堂。「『 撲落非他物，縱橫不是塵，山河并大地，全露法王身。』古人恁麼悟去，大似喫常住飯，作自己事。博山則不然，行年四十九，皮骨若枯柳，四大體自如，面南看北斗。博山恁麼道，大似喫自己飯，作常住事，徐六擔板各見一邊，更有一偈為

之解嘲，不免總說向大眾去也。祖父田園，自家產業，匪守珍御，不生下劣。纔涉思惟，平地遭[跳- 兆+(鐵- 金)]，醉酒臥街，證龜成鱉。博山恁麼道，早作死馬兒醫，汝等諸人也不得鑽龜打瓦。珍重。」

首座云：「某甲不似和尚。」師曰：「汝又作麼生？」進云：「行年三十七，通身赤骨律，不喫常住飯，砵盂兩度濕。」師云：「卻是汝來得，要且不會老僧意在。」

上堂。僧問：「蟄戶將開，海門雷震，敢問和尚：一池鱣鮪，何時際會風雲？」師云：「拄杖時常頭點空。」進云：「興波作浪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闍黎腳跟下水深多少？」僧咦曰：「透網金鱗雖振鬣，沖霄丹鳳不遺苞。」師云：「更須按下雲頭始得。」

又，僧問：「乍入叢林蒙師命，往白下請有字經，敢問和尚：無字經命向甚麼處請？」師云：「磕破髑髏。」僧禮拜，師曰：「便秖如此耶？出去。」

又，僧問：「近闡宗猷，既非臨濟、溈仰，不是法眼、雲門，未審香火因緣從誰結得？」師曰：「渡河落影子。」進云：「大好山頭，一針鋒地容盡大地，衲僧因甚麼這坐具也容不下？」師云：「闍黎曾到峰頭麼？」進云：「已拈玉線芒，請露金針穴。」師云：「急著眼覷。」進云：「更有話問，請師垂慈。」師云：「不妨舉著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功？」師云：「三人同一春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共功？」師云：「力士舁杖鼓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功功？」師云：「猢猻上露柱。」進云：「不得敲唱雙舉，請示正中妙挾。」師云：「高低雲遶樹。」進云：「謝師答話去也。」師云：「遠近鳥啣花。」

師復曰：「春日山多霧，樵人路徑迷，縱然得入戶，腳下有黃泥。諸昆仲！冰厚三尺非一日之寒，水漲千溪非一日之雨，朝聞夕死非一日之功，立地成佛非一日之行。所以，釋迦大師曠大劫來難行能行、難忍能忍，為我等故修諸苦行，成就無上正真之道，正為我等今日事。且道：今日事又作麼生？若向今日會去，與釋迦大師共一皮袋子。豈但釋迦大師與恒沙諸佛共一皮袋子？一心一智慧，力、無畏亦然，于彈指頃成就無量無邊妙行，具足無量無邊莊嚴，圓滿八萬四千諸波羅蜜門。其或未然，而言凡聖齊同，如持爝火擬比太陽，又如初生鳥鷇欲沖霄漢，多不自諒也。」

首座曰：「和尚道冰厚三尺非一日之寒，冰解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七花八裂。」進云：「水漲千溪非一日之雨，天晴後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石頭露也。」進云：「朝聞夕死非一日之功，如何是無功之功？」師云：「闍黎向上覷著。」進云：「立地成佛非一日之行，

如何是無行之行？」師曰：「著衣吃飯未為分外。」進云：「和尚皮袋子與釋迦大師皮袋子重多少？」師云：「半斤八兩。」

上堂。僧問：「今在人天眾前作麼生相見？」師云：「是水東流。」進云：「和尚安住在甚麼處？」師云：「門前剎竿二丈五。」進云：「花落月明時又作麼生進步？」師云：「憑闍黎跳躑。」進云：「石泉一線水源從何處來？」師云：「喉嚨下。」進云：「流向甚處去？」師云：「頂門上。」進云：「高低物象一顧齊平，遠近音聲眾響斯應，是何人境界？」師云：「沒來緜漢。」進云：「幽閒鬼如何殺得？」師云：「借闍黎刀看。」僧擬議，師振聲一喝。師復云：「明暗交參，正偏綺互，言中有響，句下無私，揭開雲霧見青天，畢竟是誰遭點額？龍門萬丈，笑看足下風雲；金彈一丸，播弄手中戲具。古人道：『一人所在亦到，拄杖子不會，諸人卻會得；半人所在亦到，拄杖子會得，諸人不會。』所以道：石人機似汝，也解唱巴歌；汝若似石人，雪曲也應和。恁麼商量，惟木上座卻較些子。珍重。」

上堂。僧問：「如何是法身理？」師云：「伸手不見掌。」進云：「法身向甚麼處安立？」師云：「暗地始驚人。」進云：「未審法身是何境界？」師曰：「山河大地。」進云：「離了法身又且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爍破四天下。」僧禮拜，師云：「是法非法，是心非心，非法即法，非心即心。打翻漆桶，大地平沉，雲門大師甚是奇怪，盞子落地，碟子成七片。」又云：「扇子[跳-兆+孛]跳上三十三天，築著帝釋鼻孔，東海鯉魚打一棒，雨似盆傾。諸昆仲！博山今日亦如雲門大師，氣宇如王，若渠來相見時又作麼生定奪？」眾無對，師云：「拄杖不在，苕帚柄聊與三十。何以故？若不挫其來鋒，將來必成過患。」

上堂。「道非明暗，法離有無，布袋頭邊逴得，看來猶是半途，直饒坐斷毘盧，不通凡聖，旋風撲面，氣急殺人，直下相逢不是渠，轉位旋機沉毒海。諸昆仲！若言即心即佛，大似黃葉止啼；又云非佛非心，還如夢中說夢。不是心、不是佛、不是物，是甚麼碗塌丘？江西老宿恁麼說法，尚喚作口裏阿漉漉底，諸人分上又作麼生？諸昆仲！莫秖論他非是好，門前更有鳳凰山。」

上堂。「甚麼物恁麼來？重門關鎖一時開。甚麼物恁麼去？佛機不隔時流意。靈山會上有多端，立雪庭前無二致。甚麼物幾多般？見未分明莫浪傳。嘗記寶方言道：『好天非高，大海非寬，說似一物即不中，多情不用眉毛動。修證即不無，染污即不得，丫角女子髮如銀，病中勘破維摩詰。』即此不染污是諸佛之所護念，粉碎虛空撲地來，百匝千重成一片。諸昆仲！既不似一物，畢竟似個甚麼？有眼無耳朵，六月火邊坐，任是同胞生，也須更問

過。更問過是甚麼？」良久，卓拄杖子，云：「拄杖子卻辯得。」

佛誕日，上堂。「王宮未降，佛事已週，腳跟下好與三十棒；未出母胎，度人已畢，腳跟下好與三十棒；四十九年說夢，取笑旁觀，腳跟下好與三十棒；三百餘會週遮，糢糊正眼，腳跟下好與三十棒；忽遇惡水潑來，即周行七步，目顧四方，自云：『天上天下，唯吾獨尊。』腳跟下好與三十棒。獨有雲門大師云：『我當時若見，一棒打死與狗子喫，卻貴圖天下太平。』雲門用此惡辣手段始能豎立宗乘，若是倚牆靠壁漢又胡足道？博山三十棒略與通信，座中還有下得惡辣手段者麼？」良久，云：「黃金自有黃金價，切莫和沙賣與人。」

首座問：「雲門一棒、博山三十棒，是同？是別？」師曰：「出門是路。」進云：「未離兜率，已降王宮，未出母胎，度人已畢，因甚麼又喚作四月八日活佛降生？」師曰：「爭怪得渠？」進云：「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，和尚出世所為何事？」師云：「笑看天花滿褁。」進云：「佛祖來償口業債，未審是何口業？」師云：「惡毒糾纏。」進云：「設中道持戒但束身，非身無所束，因甚麼千佛出世又與人授戒羯磨？」師云：「羅浮原在廣之南。」進云：「前無重難，後無輕遮，方堪受戒。或遇箇大闡提漢殺佛殺祖底出來，未審還與他受戒麼？」師云：「堪為來學典刑，留待別時供養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和尚性命落在此人手裏也。」師云：「老僧甚得便宜。」進云：「法施殷懃，且酬三拜。」師云：「止，莫礙第二座問。」

上堂。「古德云『日月未足以為明』，是甚麼物得恁麼明？『乾坤未足以為大』，是甚麼物得恁麼大？博山今日不惜唇吻，與汝諸人註破。」卓拄杖，云：「拄杖子眼光爍破恒河沙世界，明耶？非明耶？恒河沙世界在拄杖子裏許，大耶？非大耶？諸昆仲！秖是根拄杖子，又何得論明？論暗？論大？論小？大小明暗悉是對待之法。然雖如是，也不得草草。何以故？要知幽徑趣，須辦半年糧。珍重。」

上堂。師方陞座，二僧問，不稱理，各賜棒。復云：「毛吞巨海，海性無虧；芥納須彌，芥空宛爾。若道是神通妙用，斯人未達其源；若道法爾如然。猶是拍盲狂解。是以二人各責三十棒，趁出三門外去。諸昆仲！只須析毫端而瀉海水，碎芥子以露須彌，旋嵐偃嶽而絕纖塵，競注江河性。諸昆仲！萬花叢裏去住，揣空出骨何難？清涼地上謳歌，白日挑燈有據。到此則正偏旋復，雲樹絕依，古木森然，靈禽不住，菩提涅槃、真如佛性喚作破草鞋，

且拈放一邊，各人衲衣下漿洗錢布施些子，還肯麼？毘目仙人執手時，善財眼底微塵佛。珍重。」

上堂。「三界無法，何者是生？三界無法，何者無生？生與無生，二俱增語。若謂是生，前村古路坦然平；若謂無生，海門波浪萬千尋。若道生即無生，樓頭戌鼓正三更；若道無生即生，彩筆將來畫不成。諸昆仲！幻化門頭高著眼，莫將陽燄亂紛紜。生與無生姑置勿論，且道二六時中折旋俯仰，必竟承誰恩力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六窗虛淨無依，將來用度恰好。珍重。」

上堂。「大道虛曠，無有程途；幾動之微，自當審細。若藕絲而牽大象，匪假神通；如寶樹之宿蟭螟，難窺異色。活中死句，笑容含冰銕之姿；死處活來，寒谷動陽春之燄。更須知當機劈面，毋待指陳，互換相資，那容湊泊？諸昆仲！當此時也，寒灰發燄，雪覆紅爐，水玉相啣，誰能料揀？若有人料揀得出，博山明窗下安排著。珍重。」

在壽昌守先師七，眾請上堂。「一二三四五六，天地位，萬物育，箇中有個無角泥牛，東觸西觸，至今無處藏蹤，秖得和塵混俗，更須知平處險、直處曲，擊破重關謾輕忽，太平宇宙斬癡頑，此是禪宗親付囑。親付囑，破驢舂上蒼蠅出，達磨未識參禪，孫臏不解貨卜，惟有壽昌老人一生向鋤頭上七縱八橫，至今也填坑塞窟。諸昆仲！還有為堂頭和尚出氣者麼？今日幸有博山不肖 兒孫為伊雪屈。」

結制，上堂。「天地與我同根，萬物與我一體，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。諸昆仲！古人於黑漆桶底鑑貌辯色，無影樹下笑月吟風，掣開金鎖玄關，扯破漫天網子。博山則不然、有人問：『 天地與我同根，萬物與我一體，意旨如何？』秖向他道：『 昨日有人從燕京來，寄得廣南信。』豈不見？溪山各異而雲月是同。又云：『 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境相似，意旨如何？』秖向他道：『 。』不見人無遠慮必有近憂。珍重。」

開光，上堂。「佛身無為，不墮諸有，慈德聲名垂不朽，今朝覿面絕週遮，眼上眉毛誰不有？丹霞撥火而尋舍利，善現晏坐而睹法身，雲門用棒以酬恩，洞山用麻而報德，這一隊老漢雖則一期方便，怎奈千古顢頇？何似博山將大冶紅爐一模傾出，使天上天下有情無情睹端嚴之妙相，植菩提之正因，度普耀之通津，趨妙嚴之果海，紫磨金聚咸轉根本法輪，白玉毫光旋入普明三昧，使大地眾生各各相謂有佛出世、各各自見己身作佛，無有眾生、無一眾生相者。如是，則無施者、無化者、無造者、無受者、亦無見者。何以故？施者乃至見者如夢幻故，山河大地、草木叢林、情與無情、世出世間如夢如幻故，乃至諸佛出世、諸佛涅槃，影現

其中如夢如幻故。還有不在夢幻者麼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今日為君親指出，普天匝地盡光明。」

上堂。「『一二二三子，平目復仰視，兩口一無舌，此是吾宗旨。』仰山大師生平家活徹底為人，若以意識度量，正所謂平地上死人無數也。然此偈無纖毫縫罅，博山今日向虛空裏釘橛子、太清中加彩繪，使諸人有所趣向、有所捫摸也。『一二二三子』，抖擻不下。『平目復仰視』，北斗向南看。『兩口一無舌』，空谷傳聲，虛堂習聽。『此是吾宗旨』，披拂有餘恨。諸昆仲！當知此偈暗機圓合，金鐘同玉磬和鳴；正按全提，瑞草與瓊枝並茂。若向這裏會去，平常心與道相宜；若向這裏不會，正是業識茫茫，無本可據。更有一事在，佛殿東南缺了一角，有人補湊得下，博山遺隻履以謝之。珍重。」

上堂。「諸佛秘密藏，祖師遞相付，既同本來心，何迷復何悟？言語悉虛妄，形色如朝露，了形色語言，究竟絕依怙。譬如洞庭水，今古清如故。虛空非動搖，太清絕點污，有物終敗壞，無形始清素。諸昆仲！迷鏡裏之頭，徒勞狂怖；昧衣中之寶，枉受伶俜。」卓拄杖，云：「若向這裏會去，猶較些子。更欲遲疑，向下文長，留待來日。」擲拄杖，下座。

上堂。「心同虛空界，示等虛空法，證得虛空時，無是無非法。大小祖師雖則是和泥合水，要且弄巧成拙，將心與虛空分作兩橛，說同說等、論是論非，雖不涉是非，亦將是非弄影耳。夫虛心獨運，妙湛何依？至體彌綸，空界何立？大方莫比其量，慧目罔眺其蹤，日月未足喻其明，冰雪難以方其潔。古澗之水湛湛，浸殺法身；不萌之草茸茸，能藏香象。諸昆仲！且道：徹底無依，向甚處安身立命？」良久，云：「眾既知時節，吾今不再三。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
上堂。「靈光不昧，萬古徽猷，入此門來，莫存知解。諸昆仲！終日拈香擇火，待客迎賓，動轉施為，折旋俯仰，還有知解也無？既無知解，得恁麼伶俐、得恁麼活潑？古德云：『樵子負薪歸，機婦連霄織，看他家事忙，且道承誰力？』若向這裏會去，飯是米做底、湯是水做底、師姑是女人做底，切莫當面錯過。不錯過，鷂子過新羅，依然辜負我。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
解制，上堂。「世界乾城，眾生陽燄，諸佛鏡像，六道空花，不躋圓覺大伽藍，終是癡狂門外走。若帶些些泥，未免紙衾麻纏，除是鐵膽銅心，始解步空捉影。百尺竿頭穩坐，終落那邊；三家村裏安身，仍停此岸。只須藏身處沒蹤跡，金鍼繡出玉麒麟；沒蹤跡處莫藏身，鐵掌挪成銀彈子。諸昆仲！今日解制之辰，三年果

滿，萬行週圓。且道：百步穿揚一箭作麼生透得過？」良久，卓拄杖，云：「好手手中誇好手，紅心心裏紅心。」下座。

結制，上堂。「世尊拈花，芙蓉秋露冷；迦葉微笑，蘭蕙曉風清。又云：『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於汝。』可謂囊藏長者券，腰沒半文錢，至今後代兒孫望影分波，竟莫得其涯岸。當此時也，去聖時遙，人心狂悖，妄庸邪見布滿寰宇，稱悟道者紛紛，求其真參實究者蓋尠也。諸昆仲！若要會世尊拈花底道理。」豎起拂子，云：「向這裏會取。若要會迦葉微笑底道理。」擲下拂子，云：「向這裏會取。然須從冰山雪洞裏穿下過來始堪共語。不然，則就窩子裏打將去，盡是掠虛漢，與自己本分中有何交涉？即今乃結制之辰，有吉安純初曾居士舟次一月而來，為彼乃郎廣修供養，復請博山上堂敷演此事，不免翻世尊之陳案，燃古佛之慧燈，踵列祖之芳塵，續金剛之慧命。然雖如是，諸人分上也須向無陰陽地上啣一莖草來始得。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
上堂。「單明向上，語絕週遮，洞鑒機微，要在句外。若在文言上理會，正所謂埋沒先宗，辜負自己。德山大師云：『毫釐繫念三途業因。』諸昆仲！十二時中折旋俯仰，是繫念耶？非繫念耶？是正因耶？是業因耶？又云：『瞥爾情生，萬劫羈鎖。』開口動舌處，是情生耶？非情生耶？是解脫耶？是羈鎖耶？汝等諸人各向衲衣下緇素看。若以無念為無念、無情為無情，即泥塑木雕；若以有念為有念、有情為有情，正是業識茫茫，無本可據。衲僧家須另行一路始得。祖師云：『心隨萬境轉，轉處實能幽，隨流認得性，無喜亦無憂。』于諸境緣未免隨流。且道：喚甚麼作性？若認得性，正好喫博山痛棒；若認不得性，正好喫博山痛棒。何以故？龍門無宿客，雨打石人頭。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
壽日，上堂。「諸佛時常說法，博山特地重宣。是何言？丫角女子鬢皓然。是何法？明察秋毫雙眼瞎。此情惟有木人知，六月炎天生凍殺，若向這裏揭山頭之宿霧、破水面之印文，古佛向汝諸人面前說〈壽量品〉、〈報恩品〉已竟。所以云：『博山生大地，眾生與博山同生；博山壽大地，眾生與博山同壽。』然雖如是，更須知有出世事始是報恩者。博山嘗有偈云：『欲報深恩出世奇，報恩深處少人知，而今洞徹無違理，始信從前步不移。』古德云：『盡大地如粟米大，拋向汝諸人面前。』諸人要且不會，打鼓普請看；若會得恁麼說話，始知不移步底道理，國恩、佛恩、親恩、檀越恩一時報足。若乃煖衾涼枕、菽水承歡，欲報深恩，無有是處。所以釋迦大師棄皇宮如脫敝屣，乃至忉利天為母說法，此釋迦之孝也。目犍連尊者去鬚髮如除垢膩，乃至餓鬼道中救脫母難，此目連之孝也。現前大眾思地獄苦，發菩提心，長

連床上瞠眉努目，究衲衣下一件大事，此諸昆仲之孝也。作麼生是博山底孝？」拈拄杖，云：「一條拄杖活如龍，縱橫全得渠儂力。」連卓拄杖，下座。

除日，上堂。「殘冬已去，春風到來，木雞報曉，石女懷胎。庭前翠柏堪剪，溪邊嫩柳重栽，達磨不來東土，寒山元在天台，惟有臨濟大師赤肉團上無位真人分身無量，散在汝諸人面門出入，未證據者看看：饑同餐、渴同飲、寒同火、睡同衾，若向這裏儱侗瞌睡，未免受無位真人當面熱瞞。」豎起拂子，云：「諸昆仲！會麼？圓明了知，不因心念。珍重。」

上堂。「佛法非非法，非非非亦非，非非俱絕跡，始可話離微。諸昆仲！若欲決擇是非，除是向教乘中辯得清濁，然後始透得祖師關捩。何謂清濁？如教中說貪、嗔、癡、愛、煩惱、無明是障道法，此是聲聞藏說、是濁流邊說；無佛可成、無生可度，情與無情性相平等，此是菩薩藏說、是清流邊說；至體無名，聖功獨炤，此是藥言，無病人前不得說藥。有修、有證，建立因果，此是聲聞藏說、是濁流邊說；無修、無證，不昧因果，此是菩薩藏說、是清流邊說；修與無修二俱剩語，此是藥言，無病人前不得說藥。若說有句、無句，是外道說；若說亦有亦無句、非有非無句，亦是外道說；離四句絕百非，此是藥言，無病人前不得說藥。若貪著塵勞，侵損正法，此是波旬說；失于正受，樂著諸受，此亦是波旬說；山崩海竭不動其心，此是藥言，無病人前不得說藥。諸昆仲！百非俱遣，宛然赤子之心；一道齊平，突出摩醯之眼。珍重。」

上堂。「壽昌先師云：『踏上雲頭第一峰，眼中廣博小虛空，當初欲見無絲見，今日相逢處處同。』諸昆仲！此是曹洞宗旨，分明向汝諸人道，無纖毫蓋覆。若向這裏會去，洞山大師在諸人腳跟下放光動地，入寶鏡三昧也。其或未然，博山不免註解一遍：『踏上雲頭第一峰』，坑坎嶮巇，也須仔細。『眼中廣博小虛空』，眼在虛空裏，虛空在眼裏，試定當看。『當初欲見無絲見』，對面不相識，千里卻同風。『今日相逢處處同』，是何面目？指東為西、喚南作北得麼？若向博山註解處會去，壽昌先師在汝諸人腳跟下放光動地，入寶鏡三昧也。然雖如是，博山不合將壽昌老人受用底家私撒向諸人腳跟下。豈不見？父為子隱、子為父隱，直在其中矣。珍重。」

桐城宰官居士請上堂。拈香祝　聖竟，復云：「諸昆仲！參學須具參學眼，若具參學眼，腳踏實地，步步登玄；若不具參學眼，與參學沒交涉。譬如善射者，立定腳跟，然後拈弓架箭，始能中的也。黃蘗希運禪師云：『老僧行腳時，見草裏有人攔頭一錐，彼

人若知痛癢，便布袋盛米供養他。』雪峰大師三登投子、九上洞山，炊飯挪巾，成辦箇專此宗門中參學樣子。不似而今口稱行腳，觀山玩水，較量是非，三三五五聚頭雜話。有一等向冊子上研窮、枯骨上討汁。有一等長連床上睜眉努目，胡思亂想，想久成勞，不是昏沉便是散亂，如斯等類皆非法器。諸昆仲！洞房春煖，須知錦帳香銷；庭際光生，且喜寒巖發燄。事驚極致，理喜從虛。所以道：直須揮劍。若不揮劍，漁父棲巢。閒時喜唱步虛詞，泥雨須防苔蘚滑路。憑高處，險獅巖，絕狐狸之蹤影，向暗中消靈運，結燈花之彩。諸昆仲！博山捨父逃走，伶俜辛苦三十餘年，今日到舒州城唱箇還鄉曲子，徹見故鄉田地、徹見故鄉人物、徹見故鄉春色，世間之樂百千萬億倍不足為喻。茲因桐城眾宰官、居士及諸山僧友請博山陞座說法，博山果有何法可說？不免將生平所行底、所見底、所到底細詳一遍。然雖如是，道曠無涯，逢人不盡，更須知有長處始得。」

卓拄杖，云：「莫謂故鄉田地穩，門前更有萬重山。」

僧問：「此土聖凡同聚會，向上宗乘為舉揚。」師云：「此去南舒一百餘。」又問：「不問有言、不問無言，請和尚如何道？」師云：「巖前生石虎。」僧喝一聲，師笑云：「聲響吼如雷。」僧無語，師便打。

生生社，陞座。「拄杖子謂之有，是增益謗；謂之無，是減損謗；謂之亦有亦無，是相違謗；謂之非有非無，是戲論謗。只須向四句外會去，始不被拄杖子瞞。諸昆仲！緣生無性，拄杖子徹底無依；無性緣生，拄杖子建立世界。拄杖子緣生，一切法緣生；拄杖子無性，一切法寂爾。所以道：心生，種種法生；心滅，種種法滅。祖師云：『百千法門，同歸方寸；恒沙妙德，總在心源。』會此一心法，說生無生亦得、說無生生亦得、說生生無生亦得、說無生生生亦得。繇此運大悲心，興放生業，飛者適虛空、走者適林麓、潛者適淵溟，豈可以世間生滅有無而較量其功德者哉？博山今日登此座筵，不說有法、不說無法、不說亦有亦無法、不說非有非無法，離四句絕百非，石人點額，青山皺眉，深寒博得三春暖，破霧披雲入翠微。諸昆仲！南山起雲，北山下雨，汝等諸人緊捎草鞋，牢把腳跟。然雖如是，爛泥田埂石頭路上，也須防[跳- 兆+(鐵- 金)]。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
生生社，小參。「諸昆仲！宗門中事難以措詞，盡力道不得句作麼生開口？三乘十二分教有人說去了也、即心即佛有人說去了也、非心非佛有人說去了也、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亦有人說去了也，且道：現前與諸昆仲分析底是箇甚麼？若喚作業識茫茫，正所謂懷寶迷邦；若喚作直下是佛，因甚麼承當不下？昔世尊拈花示

眾，百萬人天悉皆罔措，惟迦葉一人破顏微笑，且道：迦葉笑個甚麼？博山不免為諸人註破：若向世尊拈花處會去，山濤海雲為汝等助發機緣；若向迦葉微笑處會去，飛走鱗毛普現色身三昧。到恁麼田地，不作箇解會，亦非無解會者。雲門大師云：『 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？』且道：現前喚甚麼作古佛？喚甚麼作露柱？又自代云：『 南山起雲，北山下雨。』且道：雲門意在於何？若向雲門句下徹去，會此分折底有甚麼難？然雖如是，黃金自有黃金價，切莫和沙賣與人。珍重。」

皖城宰官居士請上堂。「『 天地與我同根，萬物與我一體。』肇法師恁麼道，秖知全身拶入，要且不會轉位旋機。殊不知大圓覺中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，說箇一體，已成兩橛。豈不見？喚作如如，早是變易了也。僧問大隨和尚：『 劫火洞然，大千俱壞，未審這箇還壞不壞？』隨云：『 壞。』這僧倚牆靠壁，冷地裏抱箇石頭；大隨兵權在手、符到奉行，又何曾放過？道個『 壞』字，正所謂殺人不眨眼。僧云：『 恁麼則隨他去。』隋云：『 隨他去。』大隋把定關鑰，添枷著杻，兩重公案。這僧徑往舒州見投子，子云：『 甚麼處來？』僧舉前話，子裝香，望大隋，拜云：『 大隋古佛放光。』于此，投子可謂具金剛正眼，緇素分明。復令這僧向大隋懺悔。僧至大隋，隋已遷化，復往舒州見投子，子亦遷化。這僧雖然皮下無血，要且有始有終。後人贊云：『 一句隨他去，迢迢幾萬餘。』今時人坐參知識尚不肯真參力究，見這僧也須知慚愧始得。茲因合郡宰官居士於彌勒菴請博山登座說法，諸昆仲！當知：古佛堂前曾無異說，夜明簾外別有家傳，分明月炤金沙，喜見庭生瑞草，家風笑展，從他野渡，無人寶樹風清，須信白雲有主。諸昆仲！若向這裏會去，可以與古人把手入理深譚；其或未然，生死分中快須著力。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
展墓歸山，上堂。「離山九十日，誰是能離者？本無心外境，愚者妄分別。諸昆仲！會得此意，雖經歷恒河沙世界，無彼此之分、無自他之想。良以世人秖知有一生身、及一生底父母、一生身底處所，殊不知曠大劫來能生所生底父母、及一一生身底處所，盡其智力不得其數量。諸昆仲！若以恩報恩，大恩莫能報，不見報恩者，始乃得常住。是故，諸菩薩借此世間孝，運無緣之慈、興無礙之悲耳。諸昆仲！金棺扶，認父骨於亂屍之中；義井薦親，見天人于寶塔之頂。此等俱見超物表、理出常情，若以世間情想擬報深恩，雖肝膽塗地不能報也。昔興化令他人助哀，山河揮淚；迦葉藉琴聲起舞，草木含悲。博山今日以現前血肉身心供養

現前無面目底父母，汝等諸人向這裏還見得徹麼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他家自有通人愛，不以親疏較短長。」便下座。

為官諭吳觀我居士茶話。「真不掩偽，曲不藏直，大千沙界黑如漆，揭開雲霧見青天。男兒肯向他尋覓，一語中具三玄；新婦騎驢阿家牽，一玄中具三要。跛腳猢猻多躑跳，有炤有用；沙盆打著連底凍，立主立賓。相將攜手過西秦，唯有東村王太乙，一番拈弄一番新。今日為太史茶話，要向博山言句下一一討箇註解；其或未然，三十棒寄在別來相見。珍重。」

二月朔旦，上堂。「纔方結制，又是半月了也。諸昆仲！分上曾有個入處也無？若無箇入處，須要尋個入處；若得個入處，須要尋個出處。直須自看。諸昆仲！當知：古路無塵，只須知有門庭，絕待盡卻。今時偏方與正位攸同，枝派共靈源皎潔，到此則髑髏識盡、烈火流金始名出世，更須知有野老家風始得。且道：野老家風是何景象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遲日穿芳逕，春鋤帶雨歸。」下座。

上堂。僧問：「古人道：『從緣薦得相應疾，就體消停得力遲。』請問：如何是從緣薦得？」師云：「古鏡不重磨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就體消停？」師云：「清光仍似舊。」進云：「從緣就體蒙師指，格外玄談有也無？」師云：「三歲孩兒頭似雪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碧桃綻蕊、綠柳萌芽也。」師云：「遠觀山有色，近聽水無聲。」僧禮拜，師乃云：「切忌從他覓，迢迢與我疏。洞山老人草鞋斷矣、腳跟露矣，諸人若知痛癢，阿誰皮下無血？博山與諸人同途不同轍，諸人向正位中來，博山不在正位，諸人在博山拂子裏許；諸人向偏位中來，博山不在偏位，拂子在諸人袈裟裏許。所以道：對面不相識，千里卻同風。若向這裏徹去，當下知歸，不留朕兆；其或未然，千百世修行未為晚也。故我釋迦大師為勇猛眾生成佛在一念頃，為懈怠眾生得果滿僧祇劫。諸昆仲！當知明中有暗，毫端現華藏之奇妙，挾協通寶鏡，瀉山河之影。博山恁麼道，猶是葛藤，諸人也須拼斷始得。且道：拼斷後作麼生行履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不因樵子逕，爭到葛洪家？」

結制，上堂。僧問：「古人道：『塵中能作主，化外自來賓。』請問：如何是塵中主？」師云：「江西原是豫章城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化外賓？」師云：「青山自青山。」進云：「賓主相見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綠水忻綠水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金繩界畔飄黃葉，般若堂前解垢衣，一句作麼生道？」師云：「順數一籌。」進云：「博山今日結制，人人鼻孔撩天，請問更與諸人說箇甚麼？」師云：「空中施彩繪，論劫不成顏。」僧禮拜，師乃云：「便恁麼進堂去，猶較些子，更欲遲疑，劍去久矣。博山從來無

佛法繫綴於人，豈但博山？乃至諸佛諸祖亦復如是，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。所以道：釋迦不達南方禪，達磨不會西來意。博山與諸人秖知二時逐隊，但恁麼過時。臨濟三玄三要，誑嚇小兒；曹洞兼帶協通，顢頇無識；溈仰暗機圓合，鬼面神頭；雲門函蓋乾坤，心麤膽大；法眼雖云平易，機險殺人。博山總不恁麼，今日與諸昆仲結制，將九十日為一時，以一時為九十日，若向這裏會去，萬年一念、一念萬年，生死情枯、真如體寂，二途俱泯，觸處皆通。茲有嘉興沈居士不辭數千里來此供養大眾，且道：作麼生說個通底道理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根塵蘊界原無性，誰道虛空礙眼睛？」

上堂。「摶聚四大，緣生九竅，識蘊奔馳何日了？虛空無限水雲分，石女從綠步荒草，荒草披離四部洲，煙雲旋合鎖重樓，彈指豁開彌勒閣，香水幡幢盡徹頭。諸昆仲！當此時，洞庭無蓋，凍殺法身，廬阜悲酸，清淚如雨。欲償廬陵米價，踏翻東兗橋梁，從教雪潔水清，管取兒孫滿地。到恁麼田地，以何為驗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深山乘瑞運，處處紫雲飛。」

博山無異大師語錄集要卷二

首座成正　錄

董巖語錄

上堂。「諸昆仲！若論佛法，列位未出禪堂門、博山未出方丈門，早已漏逗了也，又何待打鼓陞堂，拈槌豎拂，揚眉鼓舌，然後為佛法哉？然雖如是，不免向第二門頭為大眾宣說。若欲決擇此事，須具大信根；信根若具，便起大疑心；疑心若起，便得大悟門。所以云：『大疑大悟，小疑小悟，不疑不悟。』夫信者，何須信？有教外別傳之旨，拈一則無意味公案，蘊在八識田中，如弊囊盛寶相似，將自己參悟一念如金剛王寶劍，直須仗此劍，剖此囊取寶，到手始得。正剖與未剖之際，不可起第二念，有毫釐分別處即是第二念也，有毫釐被世境牽引處即是第二念也；亦不得置在無事甲中，若置在無事甲中即是第二念也。離此種種諸念，正是做工夫得力處。且道：如何是無義味公案？如僧問古德：『如何是禪？』德云：『猢猻上樹尾連顛。』又，僧問古德：『如何是禪？』德云：『猛火著油煎。』又，僧問古德：『如何是禪？』德云：『杖籬山下竹筋鞭。』又，僧問古德：『如何是禪？』德云：『硃磚。』此四轉語如天普蓋、似地普擎，隨拈一則參究，若真發明，一一皆吾家故物耳。且道：發明後又作麼生行履？」復笑云：「海為龍世界，空是鶴家鄉。」

上堂。「佛法知時節，秋風特地來，秋空秋色滿，秋葉砌秋碪。當此時也，銀蟾吐彩，丹桂飄香，雁傳北苑之書，人問歸鄉之路。所以云：『欲知佛法，當觀時節，因緣。時節若至，其理自彰。』諸禪德！還有知此時節者麼？若未知，便好知去。當知：知之一字，眾妙之門。莫待臘月三十日，手忙腳亂，便悔云：『蹉過好時節了也。』若知得，又何勞博山在此座上叨叨咀咀？豈不見南臺和尚云：『善哉三下板，知識盡來參，眾既知時節，吾今不再三。』然雖如是，南臺和尚腳跟猶未點地，在眾中還有簡點得出者麼？若簡點得出，便進前掀翻繩床，喝散大眾，博山也怪伊不得。」

上堂。「若論佛法，一切處現成。法眼由斯領悟，地藏以此傳心，看他師資授受之際有甚麼奇特？所以云：『釋迦未出世，達磨不西來，佛法遍大地，相逢口不開。』諸大德！欲明佛法，須向釋迦未生時會取；欲明教外別傳正法眼藏，須向世尊未拈花、迦葉未微笑時會取；欲明安心之理，須向達磨未開口、二祖未斷臂時

會取。於斯時節會得，猶較些子。若待世尊生下時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周行七步，目顧四方，自云：『 天上天下，唯吾獨尊。』便已納敗闕了也。所以雲門大師云：『 我當時若見，一棒打死與狗子喫，卻貴圖天下太平。』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剎，是則名為報佛恩。諸昆仲！其中還有知恩報恩者麼？若有，可請出來與吾相見；其或未然，可趁此手強腳健快須努力，決明此事，始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也。」良久，云：「會麼？相逢不飲空歸去，洞口桃花也笑人。」

上堂。「諸昆仲！欲參博山禪，於未開口時會得，猶是落二落三了也。稍覺遲疑便合喫痛棒，又何待開口？縱能會得，堪作甚麼？豈不見？從門入者不是家珍，又安可為當家種草也？臨濟大師云：『 向第一句薦得，堪與佛祖為師；向第二句薦得，堪與人天為師；向第三句薦得，自救不了。』博山則不然，向第一句薦得，便合喫痛棒；向第二句薦得，添枷著杻；向第三句薦得，斬頭求活。何以故？個中半句也容不得，誰與你論第二、第三，鼓粥飯氣去也。諸昆仲！欲明這個說話，把萬緣放下，單單只究此事。如一人被萬人趕來，一趕趕到萬丈坑邊，若不跳下便碎屍萬斷，當此之時，懸崖撒手，拌身一跳，直教到底，使虛空粉碎、大地平沉，待氣息甦醒起來便走上岸，此岸即是大路，搖頭擺手到家始得。諸昆仲！莫說此事是難便生退屈，若生退屈，百劫千生無繇解脫。須發勇猛信根，當知乃佛乃祖皆如斯成就，彼既丈夫，我胡不爾？古所謂：『 松花若也沾春力，根在深巖也著開。』」

上堂。「至體無生，何拘緣境？理無修證，行絕階差。所以云：『 有相修行，多劫終成敗壞；無心體極，一念頓契佛家。』且如博山在此座上，列位承聽我法，是有心耶？是無心耶？若說無心，聽法者誰？若說有心，將何頓契佛家？非但不契佛家，猶恐墮有相修行而多劫終成敗壞矣。諸昆仲！若究本體無生，便合本妙。教中云：『 諸法不自生，亦不從他生，不共不無因，是故說無生。』此四句偈徹底為人，是教中極則。若是衲僧分上，一點也用不著。何以故？在此淨白地上，誰管你自生耶？誰管你他生耶？誰管你共生耶？誰管你無因生耶？若向衲衣下會去，說自生亦得、說他生亦得、說共生亦得、說無因生亦得。何以故？在此人分上，天不能拘、地不能束、陰陽不能管、五行不能局，不作眾生、不成佛道，且道：畢竟向甚麼處去？」良久，云：「佛祖位中留不住，鑊湯爐炭孰輪迴？」

上堂。「『 面西行向東，北斗正離宮，道去何曾去？騎牛臥牧童』，慈明老人舌頭拖地，列位知得也未？當知：此偈非妙悟而

莫能知，悟非情盡而莫能曉，情非工夫而莫能忘。若於此偈徹去，三千七百祖師說話皆一場笑具，說甚麼君臣五位，接引初機？說甚麼炤用三玄，誘諭後學？所以云：『 靈苗瑞草，野父愁耘，玉琐金匙，智人不顧。』若具超方眼目，即是洒落衲僧，便好打禾山鼓、唱德山歌、擎秘魔叉、舞道吾笏，向十字街頭搖鈴振鐸，於孤峰頂上嘯月吟風。其間還有與博山同遊戲者麼？」眾無對，復笑云：「有意氣時添意氣，不風流處也風流。」

上堂。「道非難，亦非易，要在當人無師慧，一拳打破太虛空，一腳踢翻滄海水，翻身直向新羅國，須彌倒挂毫毛角，皓月團團出海門，清風匝地難描摸。難描摸，知不知？今古攸分類不齊，卯角總言心量大，年來方覺語聲低。語聲低，辨端的，對面白雲千萬里，分明覿面更無真，暗似日兮明似漆。諸昆仲，須委悉，更有容易禪，重與通消息。」良久，云：「初三十一，中九下七。」

上堂。「『 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明似黑月，暗如皎日。』於此四句之上會得，便見燦大師七縱八橫，釋迦尊九紫十赤；其或未然，更有容易禪與君須剖析。豈不見？水面挂燈毬，東壁打西壁，生銕鑄蒺藜，拶出黃金汁。阿呵呵，甚奇特，明眼衲僧須辨別。參。」

因事晚參。「今晚好月天，眾見麼？可謂玉鑑光輝觸處週，幾多盲瞽黑漫頭，可憐不受金錍者，頭白終歸暗裏休。此月，古今評論者不少，自世尊以來迨于今日千賢萬聖莫不盡力提攜，老婆心切，簡點將來，秖說得月影邊事。要見真月麼？須是自己開眼始得。所謂靈山話、曹溪指、南泉翫、寒山比，說得彷彷彿彿、依依稀稀，縱然道得十成，博山未敢相許。何以故？肘後不具靈符，盡在是非窩裡。大眾直須努力跳出是非關，若不跳出是非關，三途黑暗將何抵？珍重。」

上堂。「二月半，春風撼面時光換，百花郊外鬥芳妍，好鳥枝頭爭噪亂，惟有禪家渾不改。塵毛括盡大千界，淨土分明在目前，直下是名觀自在，誰更云玉閣瓊樓？誰更云幢幡寶蓋？咦！夢幻空花，何勞賭賽？最喜杉山王老師，人人只喫一莖菜。」

歲旦，上堂。「『 和氣生枯卉，寒雲散野郊，木人占吉兆，夜半露龜爻。』大眾！此是博山寺五百年前無隱經禪師歲旦上堂語。山僧今日亦有四句：燭影搖紅處，香煙飛白時，現成的佛法，也要大家知。如此會得，便見一年十二月，月月如然；一日十二時，時時相似。如黃金之黃、白玉之白，曠大劫來未嘗變異。大眾且道：那裡是現成的佛法？」眾無對，師良久，云：「東君昨夜傳消息，報道新年喜太平。」

上堂。「萬里不挂片雲，虛空突出眼睛，放開七片八片，收來一丁兩丁，只饒通身是眼，箠來秖得八成。大眾！還有十成的衲僧麼？咦！且莫道著。」便下座。

董巖菴講《維摩經》，請師上堂。「五百童子從妙喜國來，腳跟下多泥水；三萬菩薩往毘耶城去，牙痕裡盡雌黃。不因示疾老毘耶，劍戟鎗林難下口。諸昆仲！當知至體無法可繫，強名曰淨，求其淨相不可得，但有其名，名亦不可立。或云無垢稱，木人看陽燄翻波，石女聽乾城逸響，不留朕兆，法界齊觀，鼓吹將來一場露布，縱是通身無口，未免大笑毘盧。諸昆仲！當知法假人弘，碑文刊白字；題因人立，當道種青松。猛虎喉中活雀兒，救得是好；鱉鼻蛇邊爛拄杖，拗折為奇。且道：博山意在什麼處？咄咄！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，如將螢火燒須彌山，終不能得。然則博山今日高登華座，大展法筵，敢問：說何法耶？解脫法耶？不思議法耶？不二門法耶？現神力法耶？咄！是何言歟？」良久，云：「維摩大士來也，稽首大士，雖則塵面蓬心，要且起居多福。」(經題)

上堂。「如是之法，我從佛聞；如是之法，佛從我生。拶出虛空之髓，倒拈莨蕩之針，觸著三世諸佛鼻孔，只得吞聲忍氣，一任諸上座抱大不平。諸昆仲！當知身外無土，誰是佛國？土外無身，誰非佛國？湖南老人一麟角，解道聖人無己，靡所不己。又云：『會萬物而為己，其惟聖人乎？』然此則佛即國、國即佛，佛外無國，求其國不可得，松陰凝翠壁；國外無佛，求其佛不可得，香霧靄青蘿。博山總不恁麼。是佛，好與一摑，直教虛空粉碎，大地平沉；是國，好與一摑，直教大地平沉，虛空粉碎。諸昆仲！直饒煉作一團，未是衲僧向上事。何以故？功德天、黑暗女，有智主人，二俱不受。」(佛國品)

上堂。「法身無去來之跡，應萬有故不來而來；至體絕上下之分，總群機故不合而合。寶蓋覆三千之界、微塵等剎海之方，山河大地、川流泉源、日月星辰、天龍宮殿，乃至十方諸佛說法悉現於寶蓋之中，寶蓋覆世界，百千萬億世界入於寶蓋，而世界不小，寶蓋不大；世界覆寶蓋，百千萬億寶蓋入於世界，而寶蓋不小，世界不大。於此五百寶蓋而結成一蓋，莫是如來神力耶？大定莊嚴耶？淨心變現耶？乃至無我、無造、無受者之所成耶？若如此會，則未夢見寶蓋在。古德云：『大千世界是沙門一隻眼。』喚寶蓋在諸上座眼裏，得麼？大千世界是沙門一點靈光，喚寶蓋在諸上座靈光裏，得麼？大千世界在沙門一點靈光裏，喚靈光蓋覆寶蓋，得麼？若如此會去，非但凡夫小乘所不共，乃至諸大菩薩所不共、文殊普賢亦不共、釋迦老子亦不共、維摩大士亦不共。

何以故？報化非真故。《華嚴經》云：『 若有見大覺解脫、離諸漏、不著一切世，此非證道眼。』且道：五百童子是證道眼耶？非證道眼耶？若是證道眼，五百童子眼在什麼處？若非證道眼，五百童子眼亦在什麼處？諸昆仲！作麼生是證道眼？門前脩竹來儀鳳，澗底清泉隱臥龍。」(獻寶蓋品)

上堂。「若欲說佛法，無法可說法；若以法說法，恐辱於大法。然雖如是，博山亦無開口處，列位請博山登此座，何為也？不免俯順機宜，向第二門頭聊開一線，將『 淨土』二字從頭註解一遍去也。『 心淨土淨』，大千世界摩尼鏡，打破鏡來時與諸上座相見；『 土淨心淨』，運為不出那伽定，七顛八倒時與諸上座相見。眾生行業不同途，猛火燄中那容蚊蚋？美惡從彼類所現，瓊花鏡裡影象昭然。『 欲求淨土，眾生心行中求』，從來不曾點污，豈但淨土？佛亦不為，安用求乎？『 譬如造立宮室，若於虛空，終不能成』，西天不逢、唐土不會；『 若以空地，隨意無礙』，根塵界中具此一坐具地在。梵天鵝子而所見不同，易分雪裡粉；諸佛眾生而本源一爾，難辨墨中煤。『 於是如來以足指按地』，曠大劫來未嘗變遷，不勞神用，『 即時三千大千世界若百千珍寶莊嚴』，喚作瓦礫、砂石、坑坎、堆埠，得麼？『 譬如寶莊嚴佛無量功德寶莊嚴土等無有異』，自在天宮向什麼處去也？螺髻梵王亦須具慚愧始得。諸昆仲！清淨寶莊嚴土悉皆圓現，諸上座還要見也無？若要見，便向這裏見去；若不見，自是諸上座不見，怎怪得博山？」良久，云：「舌頭無骨眼無筋，對面白雲千萬里。」(淨土品)

上堂。「善權有則謂之方，物應斯順謂之便。大海全歸一滴，太虛秖是一線，擲出駭雞之犀，入彼婬坊酒肆，放出屠龍之手，何妨俗舍、魔宮？現長者居士之身，雲藏無縫襖；作帝釋天人之主，花綻不萌枝。諸昆仲！維摩大士以大悲入生死海，不捨眾生故；以大智入生死海，不迷眾生故。逮乎開物導迷，應時動善，如一面寶鏡相似。汝將一莖草來鏡中，便現一莖草，鏡安得成草也？汝將一錠金來鏡中，便現一錠金，鏡安得成金也？汝將瓶盤釵釧來鏡中，便現瓶盤釵釧，鏡安得成瓶盤釵釧也？諸昆仲！當知：終日度生，不見生之可度。《金剛三昧經》云：『 不生於化，其化大焉。』南岳大師云：『 十方諸佛被我一口吞盡。』亦此意也。又如烈火燄中，是草？是金？是瓶盤釵釧？盡入於烈火燄中，煉成一箇不留影跡。還知維摩大士落處麼？四海浪平，看華鱗而吞吐；九霄雲淨，憑靈鳳以翱翔。諸昆仲！且道：吾祖師門下與維摩大士還有優劣也無？」叫侍者：「維摩大士在甚麼處？喚來與博山揩背。」(方便品)

上堂。「諸仁者！是身無常、無強、無力、無堅，速朽之法不可信也。若如此看徹，四百四病沒處安著；四百四病既沒處安，金剛不壞之身當念具足，無量功德之聚覿體全彰，四無量心、六波羅密無不備舉。古所謂：若要直捷會，一切總不是；若要直捷會，一切總皆是。諸仁者！還要直捷會麼？金剛不壞之身即汝等精液膿血是也，無量功德之聚即汝等四大五陰是也，四無量心即汝等集起緣慮是也，六波羅密即汝等根塵界處是也。如此，若不會，執身取靜，非宴坐也；我垢不除，非說法也；慈心不普，非行乞也；不達平等，非法食也；不觀根器，非適機也；不了真空，非論義也；相無相見，非天眼也；不達實相，非奉律也；不履無為，非出家也；不識佛身，非巾侍也。諸昆仲！十大弟子各負已之功幹，大似棄滄海而逐波，向日中而逃影，豈智者乎？然雖如是，總被維摩大士將泥彈子換卻十大弟子眼睛去也。十大弟子還知痛痒麼？譬夫堯眉八彩，舜目重瞳，從古洎今，縱有巧手丹青，畢竟描寫渠眉目不出。諸昆仲！要見堯舜眉目麼？直須向堯舜未生以前開眼始得。」(弟子品)

上堂。「妙道虛玄，方之以實；真空廓爾，體之以靈。徹妙德以無方，齊古今於一念，彌勒不退轉之行撮摩空花，釋迦記未來世之尊延綿夢境。四事推尋，求其生不可得；一念彌亙，括其記安寄乎？既解空裏弄花，不妨夢中說夢。古所謂『安置水月道場，成就空花萬行；降伏鏡裏魔軍，成就夢中佛事。』非此之謂歟？夫菩提者，不可以身得，六月火燒無影樹；不可以心得，三冬人嚼孟津冰；不可以身得，身是菩提故；不可以心得，心是菩提故。萬紫千紅，就裏無邊春色，身心及菩提，是三無差別。桂林月渚，個中誰辨秋光？於實際理地，求其身不可得、求其心不可得、求其菩提亦不可得，到此則步步登玄，智不能知、識不能識。所以肇公云：『聰者無以容其聽，智者無以運其知，辨者無以措其辭，像者無以狀其儀。』及乎開物成務，應化無謀，古今天地人物、日月星辰、森羅萬象、人叢鳥跡、城市鄉坊、車馬駢闐、晝明夜暗，莫不悉承菩提恩力。當知：舉足、下足，無非淨名道場；左之、右之，盡是光嚴住處。三萬菩薩各運無功之行，二千魔女堪傳無盡之燈，上至於難勝如來、下至於最下乞者，果能分別不生是無等等。故《般若》云：『一切智智清淨，無二無二分，無別、無斷故。』諸昆仲！要會維摩意麼？都是菩提，無有不是之者。要會博山意麼？都不是菩提，無有是之者。個中有伶俐衲子，將『是非』二字拈向一邊，從這裡會去。」(彌勒品)

上堂。「不來相而來，不見相而見，城東母指皆佛面來已，更不來見已，更不見萬別千差成一片。欲知萬法皆空，大似浮雲閃電，

智者了無分別，愚徒強析名言。欲求正智，當於六十二見中求，幾片白雲橫谷口；欲求解脫，當於眾生心行中求，一輪明月印波心。野狐向金毛隊裡翻身，金毛向野狐窟中踞地，如斯會去，則一切眾魔及諸外道皆吾侍也。眾魔樂生死，生死亦不惡。菩薩於生死而不捨，把將生死來。外道者樂諸見，還見諸見起處麼？菩薩於諸見而不動，太跛挈生。雖是拈空塞空，正好以楔出楔，吸盡去也，三界何安？倒跨泥牛，縱之無所；縱之無所，則攀緣何生？攀緣不生，拔其病本。到此，則純鋼打就、生鐵鑄成，有時在泰山頂上安身、有時在大洋海底立命。若夫菩薩以愛見心貪著禪味等諸法，是名無慧方便縛。如時作麼生？待風清月白時共汝商量。若菩薩無愛見心，不貪著禪味等諸法，是名有慧方便解。順時作麼生？待雷轟電掣時共汝商量。解、縛雖殊，至體不二；一根既返，六用互施。諸昆仲！此是涅槃心。如何是菩薩行？如博山晝起暗眠、五鼓燒香、清晨禮佛、天明早粥、日中午齋……，乃至迎賓待客、胡言漢語、瞬目揚眉，且道：還與佛法相應也無？喚作菩薩行即不可。珍重。」(文殊品)

上堂。「諸昆仲！盡大地是黑漆漆地，汝向什麼處開眼？盡大地如個猛火聚，汝向什麼處藏身？盡大地如一釜洋銅汁，汝向什麼處開口？盡大地是個銕刺林，汝向什麼處下足？古所謂：三界無法，何處求心？四大本空，佛依何住？經云：『夫求法者，不著佛求、不著法求、不著眾求，乃至若求法者於一切法應無所求。』然則盡大地光皎皎地，無你開眼處、無你藏身處、無你開口處、無你下足處，四大五陰向甚麼處安著？山河大地從什麼處得來？然此則孤迥迥、峭巍巍、淨裸裸，沒可把，盡大地無針鋒許空缺處，釋迦老人亦無開口處，神通妙用總用不著，又何勞斷取妙喜世界、借座燈王如來、斂沙界於毫端、擲大千於方外、納須彌於芥子、藏劫火於腹中、延七日為永年、促長年為頃刻？大似聚沙作塔，等同兒戲，衲僧分上總用不著。且道：衲僧有什麼長處？自從劫外花敷後，直至如今笑未休。」(不思議品)

上堂。「諸佛是幻，眾生是幻，菩薩亦幻，幻出無根，幻復成幻，幻佛既知，幻我我幻，何如佛幻？一切幻菩薩於此幻世界以斯幻法覺悟幻生，於此幻化中行真實慈也。於真實慈中成就無邊幻善，何無緣體上度脫無量幻生？拶碎玉琉璃，虛己實他是，務揭開真寶藏，賑貧濟乏為佳。善、不善，若浮雲碧海，珊瑚孕秀；身、受身，如旅泊瑤池，蓮萼披芳。欲貪從虛妄而生鐵牛，舐犢三春雨；分別從顛倒而有木馬，嘶風一夜雲。諸昆仲！當知幻法無依，真心無住，無住、無依，是大火聚、石火電光，無著眼覷，取之是迷、捨之非悟，關阱險危，鴉飛不度，如馬之舜、如

虎之缺，指花夢花、見柱非柱，輔之順之，五五廿五。於是文殊師利菩薩以無住本立一切法，大似無風起浪，平地生波。簡點將來，好與痛棒。何以故？為渠秖會遮惡，不知護善。」復笑云：「也是為他閑事長無明。」(觀眾生品)

上堂。「虛而靈，寂而妙，纔思惟，行不到。堪笑缺齒老趙州，將丈六金身拈來當莖草，一莖草是個維摩丈室，天女從甚麼處得來？一莖草是個天女身形，維摩丈室安在什麼處？只饒天花不著也，被渠當面熱瞞。『此花不如法，是以去之』，眼裏著沙不得、耳裏著水不得。『勿謂此花不如法。所以者何？是花無分別，仁者自生分別想耳』，淨白人前不得說夢。『天止此室其已久如』，燈籠同年、露柱同壽。『吾止此室，如耆年解脫』，淨白人前不得說夢。『汝於三乘當何志求』，前不遘村，後不迭店，如入簷蔔林，惟嗅簷蔔，不嗅餘香，淨白人前不得說夢。『汝何以不轉女身』，舍利弗莫是男子麼？『我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，當何所轉』，淨白人前不得說夢。『汝於此沒，當生何所』，鑊湯爐炭，劍樹刀山，佛化所生，吾於彼生，淨白人前不得說夢。『汝其久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』，七佛以前安名立字。『汝舍利弗還為凡夫時，我乃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』，淨白人前不得說夢。『我為凡夫時無有是處』，舍利弗即今豈是聖人耶？『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是處』，淨白人前不得說夢。諸昆仲！寒則普天寒，熱則普天熱，甜瓜徹蒂甜，苦瓠連根苦。雲從龍，風從虎，聖人作。萬物睹。維摩會上一個個聖智睿聰，何似博山座前聾者聾兮瞽者瞽。」(天女身品)

上堂。「如何是佛？七凹八凸。如何是道？冰霜雪雹。要知佛道幽玄，這裏看來恰好。通達佛道，行於非道，擊水驚魚，穿林驚鳥；行於非道，通達佛道，以緇混素，呼白為皂。謾將惡水驀頭澆，昨日嬰兒今已老，行五無間罪而徹底冰清，入三惡道而澄潭落影。徹底冰清，骨格鯀來故舊；澄潭落影，風流不出當家。示行三毒而成就慧心，九轉金丹堪點銕；示行六度而豁開智眼，幾番落葉不知秋。徹妙義於諸經，架橋梁於六趣，破魔外之計執，成權小之智悲，可謂寶手功德取之不竭，用之不盡者也。乃至投明珠於濁水、擲至寶於淤泥、興正路於邪途、現涅槃於生死。譬夫一水成湯，鹹之、淡之、酸之、辣之、甜之、苦之。且道：喚什麼作水也？喚什麼作湯也？經云：『如是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。』有人於這裡簡點得出，博山將袈裟覆之。珍重。」(佛道品)

上堂。「蜂房有蜜，粳米有粥，無明是慧，煩惱即佛。月月月從東海昇，日日日向西山沒，大丈夫兒誰不知有？虛空坐斷成窠臼，無為大浸任瀰天，殖種於空終不就。經云：『有身是如來種。』

真箇是蝦跳不出斗。無明有愛是如來種，好兒終不揚家醜；貪、恚、癡是如來種，一切佛法從斯有；四倒、五蓋、六入、七識處是如來種，人人鼻孔向下垂，那個眉毛不解皺？乃至十不善道、六十二見、一切煩惱皆是佛種，榼[打- 丁+(天/ 韭)]堆頭無價珠，一顆圓明非淨垢。諸昆仲！若向這裡會去，正是借路還家、就身打劫，無量寶聚，當下知歸；若這裏不會，直饒坐斷虛空，清光炤眼、不通凡聖，正是迷家，於衲僧分上了無交涉。是以曼殊大士善用返魂之藥，仍續斷途之橋，捩轉鼻頭，掀翻唇齒，布菡萏於淤泥，殖菩提於糞壤，指生死海內有無價寶珠。諸昆仲！我等即今在生死海內頭出頭沒，且道：無價寶珠在什麼處？膿血團中赤骨歷，精光直射斗牛墟。」(如來種品)

上堂。「大道之源，混沌之先，騰今耀古，徹地通天，斫卻中心樹子，看來秖得一玄。諸昆仲！若論此事，要識得親生父母；若識得親生父母，莫道參學事畢，更要知毘盧有師、法身有主。經云：『 智度菩薩母，方便以為父。』此是化儀父母，非親生父母也。又云：『 一切眾導師，無不從彼生。』此是化儀導師，非毘盧師也。法喜以為妻，慈悲心為女，善心誠實男，維摩眷屬一棚傀儡，不假線索，各人衲衣下簡點看，還有許多般麼？又，當知：空寂含覆是房舍也，塵勞旋坌是弟子也，親益成已是知識也，四攝誘引是妓女也，歌誦法言是樂音也，總持廣納是園苑也，密固扶疏是樹林也，開合適時是妙花也，知解造實是慧果也，去熱除垢是浴池也，三昧澄清是定水也。其間更有一事聱訛，不可不辯。經云：『 布以七淨花，浴此無垢人。』若識得無垢人，便識得親生父母；若知親生父母，便知毘盧有師、法身有主。諸上座！要知法身主麼？無手童兒能指出，分明貌醜不堪傳。」(維摩眷屬品)

上堂。「南泉大師云：『 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。』趙州大師云：『 我十八上便解破家蕩產。』南泉父子，至親骨肉，因甚麼造詣不同？若向這裡會去，豈但徹見南泉父子？亦乃入得維摩不二法門。博山當時於趙州破家蕩產處便會得南泉作活計，於南泉作活計處便會得破家蕩產，此二語雖如冰炭，唯親履實踐者乃能知之。諸昆仲！此事不從學問得、不從思惟得、不從脩證得、不從辨慧得。只如維摩大士牙如劍樹，口似血盆，問若雲興，辨如瓶瀉，到這裏亦開口不得，只得無言可對、無理可伸，可謂理屈辭窮，非但要默然，不得不默也。古德頌云：『 維摩不默不良久，據坐商量成過咎。』總是瞌睡漢，說他作麼？文殊大士略較些子，向這裏按下雲頭，睜開碧眼。雖然如是，秖知掃葉，不覺瑕生。獨三十二菩薩一個個攢花織錦，向無煙火處鬥弄春鶯，於沒

蹤跡處開展門戶，非但有益於當時，正為有益於現今，亦有益於將來也。假如有一僧向博山道：『 和尚莫錯，從古洎今未嘗有人如是批判。』博山秖向他道：『 博山錯何似上座錯？』豈不見？不因夜來雁，爭見海門秋？」(不二門品)

上堂。「饑來喫飯，困來打眠，咬著牙齒，震動大千。俊鷹不打籬下雀，好兒終不用爺錢。舍利弗纔欲得食，早已被呵。我等一日三餐如何理會？廬陵米價要且不知，闍羅老子打箒飯錢作麼生折合？到這裏，智慧辨才、神通妙用總用不著，只饒維摩大士遣化人至四十二億恒河沙世界上眾香世界，乞香積世尊所食之餘，復至娑婆世界施作佛事，衲僧分上簡點將來，正是鬼神活計，當得什麼事？諸昆仲！若知十方國土猶如虛空，眾香世界不離跬步。一念清淨，釋迦佛即是香積佛，娑婆世界即是眾香世界；若一念非清淨，香積佛即是釋迦佛，眾香世界即是娑婆世界。諸昆仲！若向這裏信便信去；若不信，從教立在古屏畔，待使丹青入畫圖。」(香積品)

上堂。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，釋迦老人有耳如聾，胡地冬抽香筍，楚天雁入回峰，擊碎晴空一色，揭開雲霧千重，此是衲僧分上具足底神通妙用，又何勞化寶座，將丈室置右掌，然後為神異哉？亦是維摩大士佛事門頭，瞥爾如是，非實事也。眾香世界以香飯入律行、娑婆世界以文字語言而入律行，此悉是菩薩導機動善，應權化物，亦非實事也。或有國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、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、有以菩提樹而作佛事……，乃至有以佛威儀進止諸所施為而作佛事，然古今非一世變時遷，在博山分上總用不著，博山但將現成底、現前底指示。大眾！有時以森羅萬象而作佛事、有時以日月星辰而作佛事、有時以園林浴池而作佛事、有時以水流風動而作佛事、有時以揚眉瞬目而作佛事、有時以搬柴運水而作佛事……，乃至與諸上座耍笑謳歌而作佛事。諸昆仲！且道：與釋迦老人、維摩大士，是同耶？別耶？」復笑云：「日月有明晦，聖凡無二心。」(菩薩行品)

上堂。「道遠乎哉？觸事而真。聖遠乎哉？體之則靈。見聞覺知是載道之器，道不即見聞覺知，亦不離見聞覺知。動靜起止是聖所行處，聖不即動靜起止，亦不離動靜起止。若得大轉變，方有語話分。諸昆仲！若以見為見，有見有不見；以無見為無見，此即成斷見；若欲具正見，無見無不見。若以動為動，妄心彌更動；以無動為無動，此人非佛種；若欲知不動，動上有不動。會得此意，縱萬境紛紜之際而恬然寂然。所以肇公云：『 江河兢注而不流，野馬飄鼓而不動，日月麗天而不週。』教中謂東方妙喜世界有佛世尊名曰不動，東方乃群動之本，佛名不動亦此意也。而以

妙喜世界入娑婆世界，事有往還之跡，理無往還之功。如有一人從東方來，東方虛空無有空缺處，復至西方去，而西方虛空無有逼塞處。如斷妙喜世界至娑婆世界，妙喜世界無空缺處，娑婆世界亦無逼塞處。非神通力也，法如是故。若會得此意，是名真法供養如來。諸供養中，法供養最。何以故？一切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，故《法華經》云：『 假使有人登須彌頂為人宣說十二部經，未足為難；暫讀此經，是則為難。』諸昆仲！黑的是字，白的是紙，縱是圓頓教乘，不出大方廣十二部經典等。且道：喚什麼作此經？這葛藤話不了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專為流通。」(見阿閦 佛供養品)

戊辰，重至董巖，上堂。「天不蓋、地不載，是甚麼物？諸禪者也須審細。千人萬人中，不向一人、不背一人，是甚麼物？諸禪者也須審細。虛空包不住、大地載不起，是甚麼物？諸禪者也須審細。蚊蟲眉睫上安身，蟭螟腹中敷坐，是甚麼物？諸禪者也須審細。於此四種上會去，許諸人升博山堂，未曾入博山室，更須知博山室中受用始得。諸昆仲！頓明佛心毫無差互，世間心念不見纖毫，始名出世間。人逢世間逆順境緣、賢愚好歹，如以手觸空，了無交涉。所以達磨大師云：『 亦不睹惡而生嫌，亦不觀善而勤措，亦不捨愚而近賢，亦不拋迷而就悟。』達大道兮過量，通佛心兮出度，不與凡聖同纏，超然名之曰祖。」卓拄杖，云：「達磨大師來也，為汝等敷宣第一義諦。且道：是何章句？層巖磊落，從教日炙風吹；行樹清涼，好看花飛蝶舞。」

上堂。「佛不求佛，心不覓心，設有求覓者，皆昧心取境耳。若達境唯心，不生分別想，山河無影跡，大地絕形蹤，青松與綠竹同科，白鷺共黃鸝一色，理無異狀，緣幻千途，果然徹究根源，頓絕凡情聖解。古德云：『 若人識得心，大地無寸土。』當知此一字法門，豈但奪盡世間法？假饒千佛出興於世，行苦行，坐道場，說法利生，般大涅槃，秖是緣生法，以智眼觀之，如夢如幻。《攝大乘論》云：『 即諸三摩地，大師說唯心，繇心彩畫故。如所作事業，若達本忘情，自然無惑。』諸昆仲！此是教家極則，更須知祖師門下長處始得。且道：作麼生是祖師門下長處？」拈拄杖，云：「昨日是重陽，今朝又過一日也。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
上堂。「如何是道？平常心是道。是聖、是凡都一掃，纔生擬議隔天涯，大似尋空向壁討。諸昆仲！能繇境有，境逐能成，境繇能境，能繇境能。拄杖子喚作能，三十棒趁出院；喚作境，三十棒趁出院；喚作非能非境，三十棒趁出院；喚作亦能亦境，三十棒趁出院。三祖大師無風起浪，平地生波，簡點將來，不無滲漏。

雖然如是，下文幸有抹言。豈不見？六塵不惡，還同正覺；智者無為，愚人自縛。據此亦有過犯，何以故？說個同字，好與三十棒趁出院。」卓拄杖，云：「不是與人難共住，大都緇素要分明。」

寶方，上堂。「第一義作麼生觀？佛法二字不可黏著，黏著則埋沒慧命，入荒田不揀草猶較些子。博山當日在佛法中頭出、頭沒，蒙先師親垂隻手提挈，在淨白地上仍被淨白為礙，不免將腳跟下一片地拋向他方不可說不可說世界之外，然後向太虛空翻觔斗，孤標獨立，始得些子實用。今日與諸昆仲相見，譬如白日攫金，諸人歷歷見博山，博山總不見諸人。還信得及麼？諸昆仲！若見明此事，須在高高山頂立、深深海底行，撞破虛空始能捕空捉影也。博山記得親先師猶驪龍頷下探珠、猛虎喉中奪雀，今日不免貴買賤賣去也。諸昆仲！還有估價底也無？」良久，云：「也不可當面錯過。」

博山無異大師語錄集要卷三

首座成正　錄

大仰寶林寺語錄

結制，上堂。「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，幾幅素縑描不出；博山出世亦為一大事因緣，一條白練驀頭穿，破顏老漢曾相委，多少人天受熱瞞？博山今日不免信手拈來，分明舉似，使人人鼻孔撩天、個個腳跟點地，迴出毘盧之頂，笑拈帝釋之花，推倒大好之山，吸盡西江之水。如此奇特，誰不丈夫？自貴擔荷，誠難委綰。諸昆仲！此事不從功行得、不從脩證得、不從思議得、不從學分得。有一等人閉門作活，暗裏休心，將自己身心鍊得如枯木寒灰，蟲唼衣而不知、蛛結網而不顧，縱是百年在定，終如一個死人，於本分事中全無交涉。所以玄沙大師云：『直饒如澄潭月影，靜夜鐘聲，隨扣擊以無虧，觸波瀾而不散，此猶是生死岸頭事。』諸昆仲！須就明中取則，莫於暗裏偷光，向花柳街頭逴得九衢春色，於芙蓉岸上帶來八面秋風，應用無虧，隨緣自在。諸昆仲！且道：作麼生是博山行履處？」良久，云：「秖有一雙窮相手，不曾輕揖等閑人。」

上堂。「心不是佛，智不是道，智盡無知，無知知要。博山晝起暗眠，箬來恰恰卻好對談，無論是和非，三寸舌頭胡亂掃。有問禪，夜深明月炤窗前；有問道，無角泥牛臥荒草；有問法，南嶽石頭苔路滑；有問僧，眼中瞳子面前人。更有當陽向上句，分明說與君須記，從來孝子諱爺名，等閑拈出同兒戲。諸昆仲！博山今日拈出，可謂不惜家珍，也秖要諸人領略；不然，則辜負大眾去也。」復笑云：「不辜負，剩栽無影樹，留與後人看。」

上堂。「佛法有因緣，因緣非佛法，彼此不相涉，蓮花從口發。昔釋迦大師托質閻浮，降神兜率，未受羯藍之孕，便展無礙之鋒，現世界而無邊，化眾生而無量，簡點將來，要且不曾度著一個。既出母胎，捨皇宮之快樂，受雪嶺之饑寒，睹明星而悟真常，即塵勞而成佛事，要且不曾悟著一法。及乎開場四十九年，談經三百餘會，龍宮塞滿而法界全彰，要且不曾談著一字。逮末後拈花示眾，便云有教外別傳，說印心之妙偈，付上行之金襴，要且不曾傳著一絲。及乎三千七百承虛接響，人人拖泥帶水而棒喝交馳，各各帶水拖泥而眉毛倒豎，要且不曾沾著一滴。今日博山遠承慈蔭，雖是他家兒孫，要且不行他故轍。是佛亦鏟，域內不留朕兆；是魔亦鏟，緣中豈涉塵勞？是僧亦鏟，拂羅漢之我人；是

法亦鏟，出智眼之金屑。當此法筵之際，向蒼煙紫霧之中細觀豹變，於流沙絕域之外捷見飛黃，直下舉向上機，徹頭示末後句。諸昆仲！既是直下，喚甚麼作向上機？既是徹頭，因甚是末後句？」復笑云：「金背黃牛眠綠草，銀蹄黑犬吠青天。」

上堂。「心本是佛，智本是道，認奴作郎，終成不肖。東寺要索鎮海珠，仰山傾出一栲栳，釋迦、彌勒為渠忙，帶累博山渾落草。不落草，萬里山河明杲杲，西湖水浸碧琉璃，南海波斯無處討。諸昆仲！當此時也，秋日微微，秋菊離離，秋雁南飛，秋猿夜啼。古所謂：欲知佛法，當觀時節因緣。今時節至矣，作麼生是本成佛的心？」以手約云：「看看，傍觀者哂，當局者迷。參。」

上堂。「昨日是重陽，今朝不見九，惟有破落僧，面南看北斗。懶烹石女茶，酷愛曹山酒，棒打石頭人，不落瞿曇後。諸昆仲！通玄一脈，智者知疏，不動金鞭，白牛迴野。擬向溪東牧，不免食他國王水草，渾家不著孝，撲碎玉琉璃；擬向溪西牧，不免食他國王水草，罷拈金彈子，大地沒閑人。不如隨分納些些，秋風多帶殺，秋露逼人寒。諸昆仲！更須知：人牛不見，海湛空澄，涓滴非聲，千山不露。恁麼時節，轉位就機一句作麼生道？堪笑陶彭澤，無錢對菊花。」

上堂。「雲居祐禪師云：『月色和雲白，松聲帶露寒，好個真消息，憑君仔細看。』諸昆仲！此四句偈，如啞子作通事，分明舉似於人，秖要披襟領荷。博山今年到寶林寺，恰恰應這個時節，不免註解一遍，與大眾結個出世大因緣也。『月色和雲白』，人居翠蓋東，更求親切句，欵乃月明中。『松聲帶露寒』，冷落絕躋攀，渾身赤骨歷，坐破蘚苔斑。『好個真消息』，全歸顧盼中，夜深人盡曉，清碧許誰同？『憑君仔細看』，當下骨毛寒，攜笻深嶂裏，趺坐聽綿蠻。諸昆仲！且道：博山註解還徹古人意否？一聲鐵笛歸來晚，笑展家風爛熳看。」

上堂。「說一個禪字，好與三十棒，杖頭有眼明如日；說一箇法字，好與三十棒，優缽無根滿樹花；說一個佛字，好與三十棒，分付老盧高著眼；說一個僧字，好與三十棒，莫教流落在天涯。過得瀟湘渡口，便知清白人家，管甚煙雲埋沒？從教黑豆生芽。翻思昔日雲門老，卸卻鐵枷真個好，一棒打殺貴太平，免使兒孫落荒草。諸昆仲！開眼說夢，醒亦是迷，白酒青鹽，我乃是誰？寒冰烈火，痛下針錐，今古幾多伶俐漢，分明辜負一雙眉。」復笑云：「博山罪過。」

上堂。「我有一句子，當下絕羅籠，遇險收雙足，登山跨遠峰。雲凝天欲曉，雷震鳥潛蹤，瑞草和根拔，曇花徹蒂紅。三玄稱絕

唱，九帶應奇逢，淡淡澄江漢，啾啾較蠛蠓。不吐南山霧，何妨八面風？兔角情方瞥，龜毛意轉濃。拈香添社火，擇菜挫來鋒，石女頻加額，木人幸斂容。頗厭堆山富，還期徹骨窮，倒騎折足馬，踏碎玉屏風。諸昆仲！此句乃宗門中肯綮之談，博山今日盡情吐露。若要會此偈意，從水晶宮裏穿下過來，打破琉璃瓶子，然後向十字街頭與博山相見，更有話在。」

上堂。「諸法不自生，高樓石女夜吹笙；亦不從他生，展似眉毛作麼生？不共不無因，青山隱隱碧稜層；是故說無生，漫江水浸石頭城。幾多獵犬尋羊跡？誰知一馬生三寅？髫齔喜從城下看，暮年不見白頭人。黃菊落英秋又過，不知誰會憑欄情？識盡髑髏聽犬吠，銷乾枯木喜龍吟。諸昆仲！更有三玄與三要，鐵膽銅心無處討。吸乾滄海，露出珊瑚枝；沖開碧落，不顧無根草。諸昆仲！不許夜行，投明須到。」

上堂。「世尊拈花，久晴雨也；迦葉微笑，久雨晴也；航海西來，衣線綻也；斷臂酬心，骨髓露也；瘋顛求懺，罪性空也；倩人書偈，本無物也；南嶽磨磚，牛非駕也；馬祖一喝，雄峰震也；三日耳聾，聰無敵也；踢倒淨瓶，世界傾也；三遭痛棒，杖開眼也；卸卻鐵枷，腳脛斷也；過水撈著，渠是我也；睹影大悟，我非渠也；迤邐行腳，知親切也。博山大似不肖兒孫，簡點祖宗過失，今日不免翻案，做個克家子，將七珍八寶收拾在一處，然後跨白牛而坐斷十虛，乘清風而遊乎八極，斫盡青松，驚起千年白鶴；高登碧嶂，踏翻幾片閑雲。然雖如是，更須知博山野牧樵情，始到大安樂處；不然，只饒聖處受生，未免竿頭險墮。」

上堂。「旃檀叢林，旃檀圍繞，既披龍樹影，不問鄧林材。荊棘叢林，荊棘圍繞，鵠鴻雖有志，安識海雲低？荊棘叢林，旃檀圍繞，客來雖不待，應物善知時。旃檀叢林，荊棘圍繞，高樓聲漸細，移月過滄洲。古人指出此四種叢林，敢問諸上座：畢竟在那一種叢林安身立命？博山曾一一穿過，今與大眾開幾重關鎖，要入之者，不可儱侗，善而擇之。若說旃檀叢林穿過荊棘叢林，幾點翠封階下石，數行雁過楚天秋。若說荊棘叢林穿過旃檀叢林，不因樵子徑，怎到葛洪家？若說旃檀叢林不是荊棘叢林、荊棘叢林不是旃檀叢林，竹風與薰蘭分香，松影適茶煙異色。若說旃檀叢林即是荊棘叢林、荊棘叢林即是旃檀叢林，水中擇乳須是鵝王。敢問諸昆仲：博山即今在那一種叢林？」良久，云：「野老不知菴外事，慇懃只向佛前燈。」便下座。

上堂。「達磨不虛傳，二祖不虛受，碧眼胡僧皺兩眉，看來不著隨人後。密究深裁，全火祇候，龍隱長空雞鳴白晝。諸昆仲！當知魚遊陸地，笑殺陝府鐵牛；虎踞衝衢，驚倒嘉州大像。法界撮來

一粒太山，只重三斤，到此則罷扳雲樹，懶聽風柯，飲啄隨緣，無循軌度。有時在太陽門下而玄唱玄提，有時在明月堂前而分斤分兩，有時在芳草波心澡浴而手拆青蓮，有時在紫羅帳裏謳歌而針環玉線。諸昆仲！縱有歡客嘉賓，向甚麼處與博山相見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前村煙浪裏，犬吠有人家。」

上堂。「春雨淋不去，瓊花生碓嘴；夏日曬不乾，深陰淨如洗；秋月頗相宜，澄潭不見底；冬雪凍法身，飄飄千萬里。四季共一年，循環差可擬，寒暑不同時，彼此非相似。恁麼也不得黃河水倒流，不恁麼也不得虛空生兩耳，恁麼、不恁麼總不得燒火拾枯柴，遊山觀止水。恁麼也得買石得雲饒，不恁麼也得移花兼蝶，至恁麼不恁麼，總得碧沼間紅蕖，清風翻白羽。諸昆仲！以字不成，八字不是，是甚麼字？」以手畫一圓相，云：「白牛放去無蹤跡，空把山童贈鐵鞭。」

上堂。「古鏡闊一丈，世界闊一丈；世界闊一丈，火爐闊一丈；火爐闊一丈，法座闊一丈；法座闊一丈，髑髏闊一丈；髑髏闊一丈，眼睛闊一丈。如何是古鏡？隱顯幾微無欠剩。如何是世界？拈來擲去椰子大。如何是火爐？深撥寒灰有點無。如何是法座？坐談誰管天花墮？如何是髑髏？趙州東壁挂葫蘆。如何是眼睛？團圞光瑩若銅鈴。諸昆仲！今朝初一，明日十五，雪峰拋毬，禾山打鼓，大家齊賀太平年，聾者聾兮瞽者瞽，惟有窗前白兔兒，帶角鑽歸三尺土。咄！」下座。

上堂。「天不蓋，地不載，逢貴買，遇賤賣，進前纔索商量，漆桶依然不快。諸昆仲！須是全身拶入，徹底翻開，大唐國裏沒禪師，沸鐵洋銅難下口。今有一事問汝諸人：水底石頭顛倒走，雲中泥雁往來飛。這箇若是，即頭上安頭，如汝文殊，更有文殊是文殊者；這個不是，即斬頭求活。如一月真，其中更無是月、非月。目前無法，意在目前，見見之時，見非是見，見猶離見，見不能及，不是目前法，非耳目之所到，斫卻月中桂，清光應更多。諸昆仲！諸方將宗註教，博山將教註宗，還有優劣也無？註則註矣，破則破矣，且道：夾山意在甚麼處？好鳥盡從林下過，鳳凰不戀舊時巢。」

上堂。「一法若有毘盧，墮在凡夫，富嫌千口少；萬法若無普賢，失其境界，貧恨一身多。泰山與華岳爭衡，少室共雄峰側耳，腹藏四大海，腳踏須彌盧，於金輪際下探不二之真源，向香積界中搏無殊之法食，此猶是門庭施設，小不思議，衲僧分中了無交涉。諸昆仲！須知法外無身、心外無境、智外無土、空外無塵，纖芥方投，千門洞達；一塵纔起，大地全收。結菴摩羅果於不思議之鄉，植旃檀陀林於無陰陽之地。且道：古今阿誰得恁麼受

用？惟有傅大士較些子。君不見？山海坦然平，敲冰來煮茶。惜乎，此老早矣，未曾得見博山。若見博山，好與痛棒。還是賞伊？罰伊？要渠識痛痒始得。諸昆仲！此事不要與列位公子得知，若知時，將謂佛法容易也。然雖如是，且道：那個皮下無血？珍重。」

上堂。「居一切時不起妄念，月中丹桂和根拔，海底泥牛驀鼻穿；於諸妄心亦不息滅，紅塵堆裏排班立，白浪灘頭撒手行；住妄想境不加了知，臘月火燒無影樹，三春人唱採樵歌；於無了知不辨真實，須彌頂上花冠子，非是人工蘊造來。諸昆仲！博山有不思議的爐鞴，將佛祖言教煉成一個鐵橛子，針箚不入，水灑不濕，若喚作教卻又是禪，若喚作禪卻又是教，直饒於禪、教中分別不生，更須知禪、教向上有事在。且道：作麼生是向上事？玄都觀裏桃千樹，盡是劉郎去後栽。」

鼓山語錄

開堂。拈香白椎竟，師曰：「昔日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，尚餘一枝在博山手裏，今日于湧泉堂上供養大眾去也。古德云：『昨日作嬰孩，今朝年已老，未明三八九，難踏古皇道。』恁麼說話，披心瀝膽，徹底婆心。且道：作麼生說個三八九底道理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黃河水溢黃河水，雲霧山連雲霧山。珍重。」

結制，上堂。「三百年前，諸尊宿在此一片地上東語西話；三百年後，博山在此一片地上東語西話。雖則依模畫樣，大似捕空捉影、劈水尋蹤，簡點將來不無滲漏。雖然如是，彼一時也，此一時也。諸昆仲！若知得彼時即此時，不見有三百年前；此時即彼時，不見有三百年後。所以道：一念普觀無量劫，無去無來亦無住。此猶是教家事，更須知有宗門下長處始得。且道：如何是宗門下長處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朔風凜烈，吹開寒谷之花；石火輝煌，拍破木人之掌。珍重。」

上堂。「春日乍寒乍暖，春風倏有倏無，若從這裏會去，佛法天地懸殊；不從這裏會去，向甚麼處會？纔涉思惟，成群作隊。不思惟處意如何？行人更在青山外。今日博山親歷其境，有一首偈分明舉似大眾。偈曰：三腳驢子弄蹄行，踏破蒼苔知幾層，正恁麼時誰會意？白雲深處坐禪僧。」卓拄杖，云：「咦！誰是其人？珍重。」

上堂。舉拂子，云：「『有物先天地，無形本寂寥，能為萬象主，不逐四時凋。』古人恁麼道，獨步全提，至微至著，超規越矩，方圓可成。先賢朱晦翁嘗以此偈示門人，曰：『吾儒無此等

語。』晦翁可謂知言也。諸人還知麼？月渚風林，流出現成公案；鶯聲鳥語，宣揚不二法門。雲中之木馬長嘶，山外之泥牛倒走，毋居正位，不犯當頭，坐斷十方，不通凡聖。然雖如是，更須知有向上一縫子始得。且道：如何是向上一縫子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口是禍門。」

上堂。「天地旋，山河走，面南辰，看北斗。家鄉田地謾商量，肉髻明珠誰不有？諸昆仲！論肉髻之明珠，貴在親知；論家鄉之田地，貴在親到。親知，則取之不竭，用之無窮；親到，則春耕秋穫，布種以時。果得如是受用，譬如擲劍揮空，毋論及與不及。此等說話大似嚼飯餧嬰兒，諸人分上因甚麼不薦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只為分明極，翻令所得遲。」

上堂。「黑狗爛銀蹄，白日通霄吠，石女倒拈針，木人相對語。諸昆仲！于此四句上透得過，四方八面來，虛空連架打。所以道：一雙孤雁貼地高飛，兩個鴛鴦池邊獨立。可謂明珠在握，寶鏡當臺，胡漢俱來，隱諱不得。諸昆仲！團大千于掌上，擲化土于他方，探香水于金輪，果能如是也儘奇特，但切不得動著。動著，則打折汝等驢腰。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
上堂。卓拄杖，云：「轉山河，歸自己，月明當戶炤；轉自己，歸山河，風冷厭山居。撞鐘撞著老僧心，祥雲從地起鐘聲。為甚麼披七條衣？寶蓋自天垂。總不恁麼道，又作麼生？不是家鄉客，徒勞話歲寒。此五種見地，雖則賞罰分明，也要諸人委悉。有一人在蘊界屏處說非法語，犯十三僧伽婆尸沙；有一人在淨白地上涕唾，犯一百應當學；有一人撥草瞻風，攙行奪市；有一人露盤卓[犖-(火*火)+(厶*厶)]，解作家方；有一人針箚不見血，火燒不知痛，病在膏肓，不堪療治。若有人于此簡點得出，博山分付拄杖子，一任天下橫行；其或未然。」卓拄杖，云：「椰栗橫擔不顧人，直入千峰萬峰去。」

金陵天界寺語錄

金剛殿，拈香。「三門高聳臨霄漢，廓爾方知祖道玄，今日腳跟親踏著，優曇花影遍三千。」

天王殿，拈香。「從來願力展慈威，爍破虛空毫相輝，依正報中誰辨得？山頭多見紫雲飛。」

大雄殿，拈香。「黃金殿上三尊佛，白玉光中一箇僧，正恁麼時何所據？香雲旋結萬千層。」

振宗堂，據座。「寶鏡當臺驗正邪，阿誰獨蹈大方家？博山手段從來辣，客到蒿湯便當茶。」

開堂。「此一瓣香，彌天亙地，耀古輝今，太極錘祥，乾元衍慶，爇向爐中，端為供養我明太祖高皇帝、成祖文皇帝，建立三寶，弘通大乘，廣化眾生，同圓聖智。山僧某今日在此法筵，一言一句皆從聖恩中流出，以海水為墨書其贊辭，不能盡其萬一也。伏願皇極御天，遍大千而廣被；聖靈奕世，昭萬古以常明。

「此一瓣香，靈苗含潤，寶樹敷榮，景星聚以沐清庥，祥雲凝而乘嘉運，爇向爐中，端為祝延當今皇帝聖壽萬安，皇后偕聖壽以無疆，太子懋元良而永泰。伏願金輪永鎮，日新鷲嶺之風；寶位增輝，時邁唐虞之治。

「此一瓣香，萬物毓以生成，陰陽協而秀發，為霖現瑞，裕國祐民，爇向爐中用酬檀護、滿朝合郡宰官、護法大居士，福基祿位咸增，性種靈根並茂。

「此一瓣香，龍宮湧出，鷲嶺拈來，輝寶鏡而利益群生，徹重玄而全該正命，爇向爐中，耑申供養先本師壽昌大和尚，用酬法乳之恩。」師斂衣就座。

白椎竟，師卓拄杖，云：「諸昆仲！達磨大師航海而來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，雖則門庭萬仞，壁立千層，秖演一心之法，更無餘事；乃至六祖傳衣，五宗競出，運無礙輪，化無緣眾，秖演一心之法，更無餘事；溈山大師敲唱同時，暗機圓合，傾瓶以辨超方，撼茶而彰妙用，秖演一心之法，更無餘事；雲門大師箭鋒相拄，函蓋乾坤，揚眉落臼，顧眄猶遲，如流雲翔鶴，湛水晴空，秖演一心之法，更無餘事；法眼大師拈現前石，塞虛空口，一切處現成，六根互用，六用齊施，秖演一心之法，更無餘事；臨濟大師一語中具三玄，一玄中具三要，驅耕夫牛，奪機人食，電光石火，開眼猶迷，秖演一心之法，更無餘事；洞山大師混不得、類不齊，立寶鏡三昧，炤學者肺肝，分五湖玉石，雪盛銀碗，月炤金沙，秖演一心之法，更無餘事；乃至博山今日遠承諸祖慈蔭，循規蹈矩，借路還家，駕輕就熟，秖演一心之法，更無餘事。諸昆仲！含靈具此一心之法，學人欲明此一心之法，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示此一心之法，故《楞伽經》云：『佛語心為宗，無門為法門。』諸昆仲！大地沒遮攔，要行行不去，要住住不得，且道：向甚麼處出氣？還知麼？鳥鳴雲樹，聲聲喚游子歸家；魚躍煙波，色色翻誌公陳案。漩澓空中梵字，刮開眼底重朦，且道：向甚麼處認取自家心地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鼻根浮面上，更不用躊躇。珍重。」

當晚小參。「南嶽大師云：『一切萬法皆從心生，心無所生，法無能住，若達心地，所作無礙。』諸昆仲！心無所生，山河大地從甚麼處得來？法無能住，終日著衣喫飯，因甚麼只認定著個自

己？去此二途，作麼生折合？諸人分上也須自看，有人通得消息，博山將袈裟以覆之。」

茶話。「若論參學分中事，當下教諸人領略去、當下無事去，早是埋沒諸人了也。其中有二種岐路：一種、學人擔佛傍家走，乃至求佛、求法、求禪、求道、求玄、求妙等，隨處擔一擔子，通身都是佛法。如龜負圖，自取喪身之兆；鳳縈金網，趨霄漢以何期？又有一種學人，自作主宰，謂：有甚佛可求？甚禪可參？甚道可學？只剎得淨潔無依，謂是自己受用，其實未到淨潔處，皆是業識心生出此等邪見，只饒到淨潔處，未許有參學分在。諸昆仲！若起世間貪、嗔、癡罪，雖重猶輕。若將淨潔處謂之參學極，則此業最重，世間無有與等者。諸昆仲！直須掀翻此二種邪見，且道：向甚麼處討箇安樂？古德云：『如何是頭？只須知有。果是知有，不愁不盡卻今時也。』從上諸祖推此一事最妙最玄，如荎草味、如金剛杵。若向這裏開眼，方許有說話分。今晚為三方丈茶筵中吐露個消息，大眾作麼生理會？若就此言句中透脫也不難，其或未然，各自喫茶歸堂去好。」

上堂。「洞山大師悟道偈云：『切忌從他覓，迢迢與我疏，我今獨自往，處處得逢渠。渠今正是我，我今不是渠，若能如是會，方得契如如。』此是洞山宗旨，綿密回互皆從此偈中流出，不可不理會。諸昆仲！此偈中有二句最嚴，『渠今正是我，我今不是渠』。渠者何物也而正是我？我者復何物也而不是渠？且道：是一個？是兩個？若向這裏會去，始可有參學分。須知：此偈豈但曹洞宗旨？即五家應機接物皆當向此句中印過始得。不然，在一機一境上得些子解路，盡是掠虛頭漢，有甚麼話會處？所以，曹洞有三種滲漏：一者、見滲漏，機不離位，墮在毒海，此不離即毒海也；二者、情滲漏，智存向背，見處偏枯，此向背即偏枯也；三者、語滲漏，體妙失宗，機昧終始，此體妙即機昧也。若據此三種滲漏，學者明晦如見肺肝。所以，博山舉眼，無人非敢以生滅勘驗。諸方若見徹此偈，洞山大師未曾入滅。博山雖在今時，亦不諳今時事，秖與諸人二時逐隊。諸昆仲！古木叢中躑躅，漏逗法身；大洋海底翻騰，清損漁父。徹見本來面目，野雲散而天青；掀開煩熱胸襟，衣線綻而體露。還有與洞山大師共出一隻手者麼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舉頭天外看，誰似我般人？」

上堂。「如何是佛？十方世界最靈物。如何是法？古路迢迢苔路滑。仍將佛法問根源，雲散長空鶴唳天，纖塵不立清如洗，三個猢猻夜簸錢。諸昆仲！宗門中事，豈同容易？一言一句一大藏教，註不破歷代祖師機深智廣，潛興密運須彌，倒卓拄杖橫趨，繪彩色於空中，擲大千於方外，且道：向甚麼處捫摸？所以云：

『 羅籠不肯住，呼喚不回頭，古聖不安排，至今無處所。』玄沙大師恁麼老婆心切，也只要諸人知箇落處始得。諸昆仲！青黯黯處，樵子不借路以還家；綿密密時，機婦罷金針而夜織。香銷錦帳，露浥芙蓉，發清嘯於深閨，吐微言於連枕，情濃意洽，試問：諸昆仲還知得也無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分明一段風流事，不與諸人較短長。」

小參。「百千法門、無量妙義，盡在諸人心意識中，悉皆具足。汝若認著心意識，便昧卻百千法門；汝若體會得百千法門，何處有心意識來？這些子關竅亦能殺人、亦能活人，諸禪者各各在衣線下開眼，拼此一生討個著落。」

上堂。「南陽忠國師云：『 青蘿夤緣，直上寒松之頂；白雲淡泞，出沒太虛之中。萬法本閑，而人自鬧。』諸昆仲！作麼生說個本閑的法？若會得本閑法，則大千世界有情、無情等無纖毫鬧相，若有纖毫鬧相則不得本閑法也。何以故？鬧即法故。所以道：靜則埋根千尺，動則當處生苗，只饒不動不靜，未免飄飄搖搖。博山則不然，動則寒冰凝結，靜則白浪滔天，直下了無動靜，紅爐片雪如綿。若於此二偈中會去，始明得本閑法也。諸昆仲！動非動相，雖動極以恒安；靜復靜元，總靜機而常運。秉常運之樞機，履恒安之玄軌，寶鏡懸而無隱慝，珠簾捲以納方來，不涉呼吸之離微，寧有去來之蹤跡？諸昆仲！順則吉也，逆則忤也，肯則自許也。若於靜鬧親疏而較其優劣者，盡其恒沙思量分別莫能得其量也。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
上堂。「僧問古德：『 撥塵見佛時如何？』『 直須揮劍。若不揮劍，漁父棲巢。』又，僧問古德：『 撥塵見佛時如何？』『 渠無國土，何處逢渠？』二大老各道得一邊，一箇則門庭施設，輝煌掌上之珠；一箇則入理深譚，擊碎秦時之鏡。若是博山則不然，有問：『 撥塵見佛時如何？』『 紺髮旋螺髻，兜綿印手文。』『 學人不會，意旨如何？』『 青蓮捧雙足，赤肉挂金襴。』且道：與古人是同？是別？若說是同，作麼生說箇同底道理？若說是別，作麼生說箇別底道理？若向這裏融會得去，博山與汝結個同參。諸昆仲！居正而不立正位，泥牛吼海岸之風；垂偏而不住偏方，石女弄珊瑚之影。乞食於三家村裏，謳歌於萬仞峰頭，借松鏡以瀉清光，拾苔錢而嚴富態。有人向三種問荅上徹去，洞上宗風於斯有賴矣。珍重。」

茶話。「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？紅塵堆裏露全身。了知萬法空無物，那見山河礙眼睛？三歲孩兒頭似雪，神光萬里一條鐵，底事分明說與知，當戶連山也太奇，兼帶位中親迸破，巖前石虎夜生兒。生兒則且置，且道：是甚麼時辰？子丑寅卯，辰巳午未，

申酉戌亥，乾三連、坤六斷、離中虛、坎中滿，屈指顛倒數來，依舊寸長尺短。珍重。」

荅問

僧問：「斷簡殘篇即不問，斬新條令一句請和尚道。」師曰：「裂破幾重清世界，倒騎玉象趁麒麟。」進曰：「此猶是斷簡殘篇。」師便打。進云：「恁麼則天下太平，萬民樂業。」師曰：「吸盡南山霧，長存北嶺松。」僧禮拜。

僧問：「夾山大師云：『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，爭教無舌人解語？』敢問和尚：如何是無舌人語？」師舉拂子，云：「會麼？」進曰：「此猶是有舌人語，畢竟如何是無舌人語？」師曰：「白雲彌世界，虛空無去留。」進曰：「如是則語帶玄而無路，舌頭談而不譚也。」師曰：「汝向甚麼處見老僧？」進曰：「中興曹洞之宗，除是和尚始得。」師曰：「也是閑言語。」僧禮拜。

僧問：「古人有言：『有物先天地。』未審是什麼物？」師曰：「空中書梵字。」進曰：「『無形本寂寥』，髑髏邊還有氣息也無？」師曰：「撲破不成文。」進曰：「『能為萬象主』，未審是同？是別？」師拈拄杖云：「這箇不可喚作拄杖子。」進曰：「『不逐四時凋』，究竟將來相去幾許？」師云：「這箇喚作拄杖子始得。」進曰：「正當恁麼時，普天之下蘭膏繼晷，佳景呈祥，如何是博山境？」師云：「階下苔，錢砌就。」進曰：「如何是境中人？」師云：「鼻梁向下垂。」

僧問：「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，正眼看來猶是無風起浪，敢問和尚說法，還有為人處也無？」師曰：「此去江西半月程。」進云：「倘遇個六根不具底漢，和尚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冰谿水底清如鏡。」進曰：「向上還有事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楊子江頭浪潑天。」進曰：「恁麼則和尚恩大難酬。」師曰：「禮拜了退。」

首座問云：「適聞和尚高低一顧，眼見鼻梁，秖如偪塞虛空，作麼生轉得身、吐得氣？」師卓拄杖，云：「蹤跡不施功，千山添翠色。」進曰：「恁麼則撲破虛空，通身活眼。」師曰：「門前一水收三水，屋後千松蓋萬松。」進曰：「秖如蕭使君道：『山河大地渾成夢。』且道：是真夢？是浮夢？」師曰：「直下看取。」進云：「與麼則龜毛拂子春風動，拄杖縱橫法界收。」師曰：「且放過一籌。」座禮拜。

僧問：「今日壽誕，敢問和尚年多少？」師曰：「頻添花甲子，數到劫雲初。」進曰：「秖如和尚未出世時一句又作麼生？」師曰：「手中拂子三十錢買來底。」進曰：「謝師答話。」師曰：「且道：劫雲之前是何境象？」進曰：「今朝不用重追究，曾向湖南佛國來。」師曰：「三十棒自領，出去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無量壽？」師曰：「烏龍潭上浪滔天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有量也。」師曰：「天池一滴水，怎與眾同流？」僧禮拜。

茹居士問：「向上一著如何道？」師曰：「石頭城外垂楊柳。」進云：「這是眾生眼，如何是善知識眼？」師曰：「吹盡殘花色愈鮮。」進云：「未為奇特。」師曰：「居士向下會取。」進云：「弟子參學二十年，今日學得一拜。」便禮拜。

卓居士問：「諸佛國土亦復皆空，畢竟向甚麼處莊嚴淨土？」師云：「青龍山上鹿兒肥。」士無語，師云：「會麼？」士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流鶯雖有語，天籟聽無人。」

張興公居士問：「和尚言學人須全身入理，乃可問向上事，即今請問：如何是理？」師曰：「橫身當宇宙，大地沒遮攔。」進云：「如何即得全身入？」師曰：「盡力推爺向裏頭。」進云：「未全身入者，過在甚處？」師曰：「珍藏燕石，不辨金光。」進云：「全身入時以何為驗？」師曰：「十方消殞，左右逢源。」進云：「全身入理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跳出千層浪，方誇稱意魚。」

陳雲怡文宗問：「渴鹿趁燄，如何得歇？」師曰：「知不是水則了。」問：「摩尼珠久埋沒塵土中，如何急切覓得？」師曰：「覓他作麼？」問：「一斬一切斷，如何得此利劍？」師云：「咄！誰敢當鋒？」問：「等是水味，有品為第一泉、有品為第二泉，作何分剖？」師云：「嘗過始得。」問：「黑夜中認賊為子、認子為賊，作何判斷？」師云：「呼名即應。」問：「家親作祟如何處置？」師云：「殺盡安居。」問：「的的主人翁，如何得覿面一見？」師云：「求見者不的的。」問：「堪擧家羅經縱橫移動，針必南指，是誰作主？」師云：「真箇鐵心腸。」問：「家宅是諸人生身活計，見得甚麼便肯破家蕩產？」師云：「解作家方者。」問：「電光中良驥瞬息千里，如何得一往追上攬轡入手？」師云：「轡在居士手裏，用追作麼？」問：「大慧云：『將八識一刀。』憑恁麼安身立命？」師云：「妥妥貼貼。」問：「未開口以前為甚麼便棒便喝？」師云：「做賊人心虛。」問：「胡來胡現、漢來漢現，是鏡體？是鏡光？」師云：「毋容湊泊，用在臨時。」問：「日昇月沉、雷轟電掣，山靜雲

閑、水流花開，農歌牧唱、婦誶兒嘻，莫非是這個迸現？如何得拈向腳跟下，要用便用？」師云：「居士終日還飲啄也無？」

問：「今脩行人多怕去後黑漫漫地，不知現前黑漫漫地更苦。多口說無常生死事大，不知現前剎那死死生生更切。此際重關一擊，如何下手？」師云：「眼上眉毛重七斤。」問：「高峰云：『大徹之人本脫生死，為甚命根不斷？』命根既未斷，叫做大徹，徹底何事？」師云：「左搓芒繩縛鬼子。」問：「一句『當天八萬門，永絕生死』，這一句如何得恁麼有力？」師云：「世界賴斯成。」

六雪首座問：「學憑入室，知乃通方，入室且置，通方一句作麼生道？」師云：「斷貫索卻用得。」問：「入室事作麼？」師云：「稚子敲針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坐斷毘盧底人受用境界？」師云：「敗葉成堆。」問：「倒跨師子底人向甚麼處行履？」師云：「羊腸鳥道。」問：「橫行四海底人，未審具甚麼手段？」師云：「小伎倆。」問：「懸崖撒手底人，命根還斷也未？」師云：「待闍黎命根斷即道。」問：「八卦正位如何排得？」師云：「不得錯下點畫。」問：「路逢猛虎時如何迴避？」師云：「叉手當胸。」問：「鐵樹珊瑚，因甚麼被泥牛衝破？」師云：「阿誰證據？」問：「無蒂曇花，阿誰拈得？」師云：「無手者。」問：「金剛際水如何汲得？」師云：「何勞太攘？」問：「和尚壽室中有多少弟子？」師云：「心字不加點。」問：「祖祖相傳衣缽，未審和尚傳箇甚麼？」師云：「案山石上共汝商量。」問：「千問萬問，不消咳嗽一聲都已答竟，未審和尚如何答話？」師云：「知時節即退。」

僧問：「昨夜見一鹵莽漢殺卻毘盧遮那如來，未審如何判斷？」師云：「盡情斷卻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白椎下事？」師云：「瀑布有聲雲不掩。」問：「如何是白椎前事？」師云：「深澗無魚水自清。」

僧問：「古人教人及盡今時，秖如及盡後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懶梳蓬亂髮，喜遇當來賓。」

僧問：「樓閣門中還容打瞌睡漢也無？」師曰：「待汝醒後即向你道。」

僧問：「善財五十三參，未審如今還行腳也未？」師曰：「洗腳上床眠，一夜三千里。」

僧問：「楞伽山既不可往，為甚麼被夜叉王所據？」師曰：「手親眼便。」

僧問：「鱉鼻蛇撞著赤眼人，作何躲閃？」師曰：「恰好，恰好。」

僧問：「五家宗旨俱明，因甚麼輪迴不息？」師曰：「[弱/火]火燒山，有光無焰。」
僧問：「《維摩經》云：『除去諸有，併諸侍者。』為甚麼連侍者不存？」師曰：「久住令人賤，新來語自親。」
僧問：「世尊赤手空拳，開已又屈，屈已又開，未審明那邊事？」師曰：「秖明這個事。」
僧問：「一切事究竟堅固，不知大佛頂還在裏許否？」師曰：「暗裏抽橫骨，明中坐舌頭。」
僧問：「棒喝如雷，還供養得閻翳子也無？」師曰：「閻翳子若來，也須喫棒。」
僧問：「從前老和上髑髏，即今還有眼也無？」師曰：「布袋裏老鴉。」
僧問：「釋迦、彌勒還酬引滿二業也未？」師曰：「二業是他果用，說甚麼酬與不酬？」
僧問：「《金剛經》云：『應生無所住心。』既無所住，又作麼生心？」師曰：「巖花鋪地高秋興，松月啣山報曉晴。」
僧問：「佛之一字，吾不喜聞，某甲不求佛，日用事作麼生？」師曰：「下咽勤把箸，燒火擇乾柴。」
僧問：「古德云：『渠無生死。』世人因何又被生死使？」師曰：「青山元不動，白日鬼迷人。」
參旦生孝廉問：「是何面目？」師曰：「天不蓋，地不載。」問：「作何究竟？」師曰：「地不載，天不蓋。」問：「用何脩證？」師曰：「穿衣喫飯，待客迎賓。」
師垂四問，一問：「殿角風搖樹，行人盡解衣時如何？」師自答云：「瞥爾沾嘗，清涼徹膽。」
二問：「清風翻白羽，野老笑相親時如何？」師自答云：「春來花塢，樵牧含情。」
三問：「佛殿東南因甚缺了一角？」師自答云：「一人傳虛，萬人傳實。」
四問：「僧堂中有幾人坐臥？」師自答云：「翻身峰頂，六不同謀。」
僧問：「如何是君？」師曰：「澄潭水似冰。」曰：「如何是臣？」師曰：「楊柳拂飛塵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君視臣？」師曰：「古鏡幔白綾。」曰：「如何是臣向君？」師曰：「纖手按烏雲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君臣道合？」師曰：「一以貫之。」曰：「向上還有事也無？」師曰：「有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向上事？」師曰：「舌頭無骨，野馬無韁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君？」師曰：「水有筋，山有骨。」曰：「如何是臣？」師曰：「鶺鴒鳥鳴似哭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君視臣？」師曰：「千年老樹挂枯藤。」曰：「如何是臣向君？」師曰：「樓頭畫鼓正三更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君臣道合？」師曰：「金闕鳳啣丹詔去，邊陲人唱凱歌歸。」僧禮拜。師問僧：「君位中事作麼生？」僧曰：「虛突兀。」師便打。

僧問：「如何是博山境？」師曰：「棲鳳巖前雲靉靉，浴龍池內水滔滔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境中人？」師曰：「光剃頭，淨洗缽。」曰：「學人不會。」師曰：「這箇阿師還未曾剃頭在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道？」師曰：「紅綃。」曰：「紅綃莫是道否？」師曰：「不是道。」曰：「既不是道，因甚答紅綃？」師曰：「因你問道，我答你紅綃。」

僧問：「達磨未來此土，還有佛法也無？」師曰：「有。」曰：「如何是本來底佛法？」師曰：「天不能蓋，地不能載。」曰：「是何物得恁麼大？」師曰：「喚作物即不得。」曰：「不喚作物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亦無你開口處。」曰：「恁麼則不奈何。」師曰：「我亦不奈何。」曰：「和尚因甚不奈何？」師曰：「為汝不奈何。」僧禮拜，師曰：「出去，救得千個萬個，有甚用處？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某甲安身立命處？」師曰：「天無蓋，地無底。」問：「壽昌老人遷化去，即今在甚麼處？」師曰：「清譚對面，秖是不知。」師復問僧：「問語且置，『天無蓋，地無底』，老僧意旨在什麼處？」僧擬議，師便打，勉云：「拶出虛空髓有味，掀翻宇宙殼無依，個中不見壽昌老，獨有狸奴笑展眉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北斗裏藏身？」師曰：「掉轉身來。」僧擬議，師便打，仍示偈曰：「掉轉身來酬北斗，藏身一句絕來緜，要知大像嘉州路，雪覆千山盡白頭。」

僧問：「寒暑相催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鑊湯爐炭。」問：「未與料作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淨地上一場懨懶。」問：「成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莊嚴妙麗一場懨懶。」問：「家裏事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坐底坐，臥底臥。」問：「門外事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鄉村險阻，車馬為難。」問：「和尚為人事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從來不曾費鹽醋。」問：「一歸何處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卻值老僧坐臥。」

師問無擇上座曰：「賢弟到羅浮，要與博山相見時如何？」擇曰：「遍界不曾藏。」師曰：「恁麼則不見我也。」擇曰：「兩彩一賽。」師曰：「更要親見一回始得。」擇曰：「無兩個舌頭。」

師曰：「待汝到羅浮，黑夜動不得步時即有深入。」師遂示一偈曰：「遍界不曾藏，青松遮翠壁，黑夜步難移，深山神鬼泣。」

博山無異大師語錄集要卷四

首座成正　錄

拈古

僧問清源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源云：「廬陵米作麼生價？」

高低米價，環翠色於奇峰；吞吐廬陵，鎖蟾華於玉樹。須知：大用無方，有感斯應。若論清源的佛法，三生六十劫未夢見在。

南泉一日兩堂爭貓，泉提起貓，云：「道得即不斬。」眾無對，泉斬貓為兩段。南泉舉問趙州，州脫草鞋戴出，泉云：「子在救得貓兒。」

放開捏聚，王老全機；起死回生，趙州手段。救得、救不得，總不干他事。有人識得南泉，便入慈心三昧。

臺山路上有一婆子，凡有僧問：「臺山路向甚麼處去？」婆云：「驀直去。」僧纔行，婆云：「好個阿師，又恁麼去。」僧舉似趙州，州云：「待與勘過。」州云：「臺山路向甚麼處去？」婆云：「驀直去。」州便行，婆云：「好箇師僧，又恁麼去。」州回，上堂：「我與汝勘破婆子了也。」

飛騰不度，趙州關也；呼喚不回，臺山路也。這婆子荊棘滿地、塵埃亙天，不遇魔王，安能捉敗？且道：勘破後是甚麼時節？依舊孟春猶寒。

雲門大師云：「光不透脫有兩般病：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，是一；透得一切法空，隱隱地似有個物相似，亦是光不透脫。又，法身亦有兩般病：得到法身，為法執不忘，已見猶存，墮在法身邊，是一；直饒透得放過即不可，仔細簡點將來，有甚氣息，亦是病。」

精造之跡，研極之疵，非慧目莫能鑒也。若夫知心體合，截流注之病根；達本忘情，鏡無已之境象。除非向威音那畔翻身，十字街前打睡的漢方可診候。不然，莫將日瘧誤作傷寒。

臨濟將示滅，囑三聖云：「吾遷化後，不得滅卻吾正法眼藏。」聖云：「爭敢滅卻和尚正法眼藏？」濟云：「忽有人問，汝作麼生對？」聖便喝，濟云：「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卻。」

驅耕奪食須是玄師，補網張風還他三聖，正法眼藏向瞎驢邊滅卻，分明露出半斑，要得完全，待臨濟眼光落地。

廓侍者問德山：「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？」山云：「作麼？作麼？」廓云：「敕點飛龍馬，跛鱉出頭來。」山便休去。來日，山浴出，廓過茶，山撫廓背一下，廓云：「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。」山又休去。

眼如瞎，耳如聾，諸聖去處；點不成，畫不就，二老行藏。還知彼落處麼？正是憐兒不覺醜。德山一條棒，尋常血滴滴地，到這裏，因甚不用？余所謂暗裏抽橫骨，明中坐舌頭也。

麻谷持錫到，章敬遶禪床三匝，振錫一下，卓然而立，敬云：「是，是。」天童著語云：「錯。」谷又到南泉，遶禪床三匝，振錫一下，卓然而立，泉云：「不是，不是。」天童著語云：「錯。」谷云：「章敬道是，和尚為甚道不是？」泉云：「章敬是，是汝不是，此是風力所轉，終成敗壞。」

章敬「是」字、天童「錯」字、南泉「不」字，有甚麼語話分？惟麻谷錫杖頭較些子。善丹青者將此四老製作一圖畫，是非窠臼自然瓦解冰消。

僧問雲門：「不起一念，還有過也無？」門云：「須彌山。」

不起念，橫拈三尺劍。須彌山，墜下一莖毛。博山二十年不著便，從這裏識得雲門。

仰山指雪獅子云：「還有過此色者麼？」雲門云：「當時好便與推倒。」雪竇云：「只解推倒，不解扶起。」

五色令人眼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既與眼對，便成滲漏。仰山指獅子示人，賣弄太甚。只饒推倒、扶起，總在獅子上作活計。不受聲色者，知是阿誰？

法眼一手指簾，二僧同去捲簾，眼云：「一得一失。」

明鏡當臺，明珠在握，炤心徹膽，無有遺餘。法眼用在機先，這二僧一任指呼，且道：孰得？孰失？當衡者鑑取。

風穴郢州衙內上堂，云：「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，去即印住，住即印破。只如不去不住，印即是？不印即是？」盧陂長老出，問：「某有鐵牛之機，請師不搭印。」穴云：「貫釣金鱗沉巨浸，卻嗟蛙步[馬*展]泥沙。」陂佇思，穴喝云：「長老何不進語？」陂擬議，穴打一拂子：「還記得話頭麼？」陂擬開口，穴又打。牧主云：「佛法與王法一般。」穴云：「見箇甚麼？」主云：「當斷不斷，反招其亂。」穴便下座。

風穴泥印子在手，印住也得、印破也得。盧陂不搭印，正是鐵牛機，可惜乾爆爆地，若帶些水頭，管取泥印子爛去，看他印箇甚麼？

雲門問乾峰：「請師答話。」峰云：「到老僧也未？」門云：「恁麼則某甲在遲也。」峰云：「恁麼那？恁麼那？」門云：

「將謂候白，更有候黑。」

非常之問，非常之荅，迅雷不及掩耳，良駟不及追風，宛轉偏圓，各負鉤深索隱底手段。簡點將來好與痛棒。何也？為他無事生事，放過即不可。

德山上堂，云：「及盡去也，直得三世諸佛口掛壁上，猶有一人呵呵大笑。若識此人，參學事畢。」

孤危不立，更用相親，法外無身，猶欠哮吼。鼻準與眉毛，從來不相識。相識去，舌頭元在口裏。

僧問趙州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州云：「庭前柏樹子。」

龐婆百草頭，趙州柏樹子，二人向無煙火處鬥弄天工，冷眼看來猶是剪彩耳。只饒西來大意露布庭柯，更須吞卻門前下馬臺始得。

維摩詰問文殊師利：「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？」殊云：「如我意者，於一切法無言、無說、無示、無識，離諸問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於是文殊問維摩：「我等各自說已，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。」維摩默然。

明修棧道，暗度陳倉，若語默商量，缽盂安足？二大士雖則傳脂付粉，水洩不通，以不二法門較之，尚晚也。

洞山供養雲巖真，舉前描真話。僧問雲巖：「只這是意旨如何？」山云：「我當時幾錯會先師意。」僧云：「未審雲巖還知有也無？」山云：「若不知有，爭解恁麼道？若知有，爭肯恁麼道？」

語步安詳，紐機圓活，三玄五位，盡在其中。「肯」「解」二字，披寶鏡之精光，彰兼到之赤幟，洞上宗風於斯可究矣。

雲巖問道吾：「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麼？」吾云：「如人夜中背手摸枕子。」巖云：「我會也。」吾云：「汝作麼生會？」巖云：「遍身是手眼。」吾云：「道即太煞道，只道得八成。」巖云：「師兄作麼生？」吾云：「通身是手眼。」

遍身是手眼，汎寶舟而登彼岸；通身是手眼，搜要徑而啟重玄。大丈夫橫身當宇宙，要用便用，只饒八萬四千沒處安著。然雖如是，人出是非難。

密師伯與洞山行，見白兔子面前走過，密云：「俊哉。」山云：「作麼生？」密云：「如白衣拜相。」山云：「老老大大，作這箇語話。」密云：「你作麼生？」山云：「積代簪纓，暫時落寞。」

任緣而施，隨流得妙，雲蘿舒卷，峰岳凝然。白衣拜相雖則異地生苗，猶是功勳邊事，簪纓落寞之談不無補於密師也。

僧問青林虔禪師：「學人徑往時如何？」林云：「死蛇當大路，勸子莫當頭。」僧云：「當頭時如何？」林云：「喪子性命。」僧云：「不當頭時如何？」林云：「亦無回避。」僧云：「正當恁麼時如何？」林云：「失卻了也。」僧云：「未審向什麼處去？」林云：「草深無覓處。」僧云：「和尚也須隄防始得。」林撫掌云：「一等是箇毒氣。」

青林棒喝，不施針錐，在舌根上，何曾放過？這僧爛泥中有刺，縱得便宜，不知早入行舖了也。當時若問博山，但咄云：「沒去處。」看他道個甚麼？近時佛法凋零，討這箇師僧也難得。

僧問乾峰：「十方婆伽梵，一路涅槃門，未審路頭在甚麼處？」峰以杖畫一畫，云：「在這裏。」僧問雲門，門云：「扇子[跳-兆+孛]跳上三十三天，築著帝釋鼻孔，東海鯉魚打一棒，雨似盆傾，會麼？」

問處太親，智眼成障，傾出雲門，七珍八寶。天童喚作返魂香，諸人還嗅著也未？乾峰這一畫，大地百雜碎，非但路頭，這僧腳跟下七花八裂了也。

子昭首座問法眼和尚：「開堂承嗣何人？」眼云：「地藏。」昭云：「太辜負長慶先師。」眼云：「某甲不會長慶一轉語。」昭云：「何不問？」眼云：「萬象之中獨露身，意作麼生？」昭豎拂子，眼云：「此是長慶學得底，首座分上作麼生？」昭無對，眼云：「只如萬象之中獨露身，是撥萬象？不撥萬象？」昭云：「不撥。」眼云：「兩個。」參隨左右皆云：「撥萬象。」眼云：「萬象之中獨露身[妳-女+口]。」

法眼嗣地藏，冤有頭，債有主。子昭為長慶，風不動，浪不移，豈可以人情污佛事耶？當時待問：「獨露身與萬象撥不撥？」但云：「是何言歟？」管取法眼如啞子作通使，吐露不出。

僧問九峰：「如何是頭？」峰云：「開眼不覺曉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尾？」峰云：「不坐萬年床。」僧云：「有頭無尾時如何？」峰云：「終是不貴。」僧云：「有尾無頭時如何？」峰云：「雖飽無力。」僧云：「頭尾相稱時如何？」峰云：「兒孫得力，室內不知。」

指活路于壟中，舌頭不粘著肉；披全提于向上，額顱不柱著天。九峰口齒若梭腸，自有巧婦針線也。所貴者，兒孫得力，室內不知。且道：不知者是何事？從昔去問取九峰。

僧問夾山：「撥塵見佛時如何？」山云：「直須揮劍，若不揮劍，漁父棲巢。」僧問石霜：「撥塵見佛時如何？」霜云：「渠無國土，何處逢渠？」僧後舉似夾山，山乃上堂，舉了，云：「門庭施設不如老僧，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。」

門庭施設，入理深談，孤鴈群飛，缺一不可。一句則玄景未移而天機獨運，一句則神柯未伐而靈樹絕依，二大士氣宇如王，識得渠語者便好作罷參齋。

南泉示眾，云：「三世諸佛不知有，黧奴白牯卻知有。」

手托地，尾連天，王老師異類中行也。三世諸佛不知有，掬明月於無影樹頭；黧奴白牯卻知有，剪白雲於不應山谷。何人知此意？除是長嘯者。

進山主問修山主云：「明知生是不生性，為什麼為生之所留？」修云：「筍畢竟成竹，如今作篾使，還得麼？」進云：「汝向後自悟去在。」修云：「某只如此，上座如何？」進云：「這箇是監院房，那箇是典座房。」修禮拜。

拈轉鼻頭，披翻唇齒，裁長補短，自有機宜。此語非但為修公截舌，亦為後人點眼，可謂絆斷葛藤而遊象徑，芟除荊棘以露瓊枝，其活句如此。

首山示眾，云：「第一句薦得，與佛祖為師；第二句薦得，與人天為師；第三句薦得，自救不了。」僧云：「和尚是第幾句薦得？」山云：「月落三更穿市過。」

吞盡佛祖，佛祖為師；號令人天，人天作則。向沒蹤跡處立名，題分數目，喚作第一、第二，早是蛇足矣。然其舖舒展演，與奪臨時，首山舌上有鋒、咽喉若海也。還知月落三更句麼？無為無事人，別有閒家具。

僧問仰山和尚：「還識字否？」山云：「隨分。」僧乃右旋一匝，云：「是什麼字？」山於地上書一十字。僧又左旋一匝，云：「是什麼字？」山改十字為卍字。僧畫一圓相，以兩手托如修羅掌日月勢，云：「是什麼字？」山畫一圓相圍卻卍字。僧作樓至勢，山云：「如是如是，善自護持。」

這僧旋身，撥無煙之火；仰山畫地，挑海底之燈。義天燦爛，彼此作家，六書中收不住。且道：是什麼字？大地無盲人，誰是賞鑑者。

僧問雲門：「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？」門云：「餬餅。」

運劫外之香，糜興現前之供養；餬餅之談，塞斷人口也。其清音如玉，只饒辨似懸河，話會不下。何也？如野饑麥飯，一飽即休。若論佛祖之談，待別時來與汝註解始得。

玄沙到蒲田，百戲迎之。次日，問小塘長老：「昨日許多喧鬧向什麼處去？」小塘提起袈裟角，沙云：「料掉沒交涉。」

人將語探，水將杖探，烈火裏辨真金，鬧市裏識天子，袈裟下認取老僧，玄沙、小塘斯人也。縱然蓋覆，將來口苦心甜更有事在。

肅宗問忠國師：「百年後所須何物？」師云：「與老僧作個無縫塔。」帝曰：「請師塔樣。」師良久，云：「會麼？」帝曰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卻諳此事，請詔問之。」師遷化後，帝詔耽源問此意如何，源云：「湘之南，潭之北，中有黃金充一國，無影樹下合同船，琉璃殿上無知識。」

古殿苔封，逢人不到，白雲深鎖，有路猶迷。青山逼近見巍峨，萬仞崖頭不露頂，古今多少人向塔影邊描寫不出，唯天童、雪竇較些子。

臨濟問黃蘗：「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？」蘗便打，如是三度。乃辭蘗，見大愚，愚問：「什麼處來？」濟云：「黃蘗來。」愚云：「黃蘗有何言句？」濟云：「某三問佛法的的大意，三度吃棒，不知有過？無過？」愚云：「黃蘗恁麼老婆為你得徹困在，更來問有過？無過？」濟於言下大悟。

三年不開口，毒氣噴人，三遭喫痛棒，拂蒿枝相似。黃蘗處喫交，大愚處拔本，末後逢人胡喝亂喝，是何道理？不向紫羅帳裏撒真珠，畢竟是蝦，跳不出斗。

洞山解夏，上堂。云：「初秋夏末，兄弟或東、或西，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。」良久，云：「只如萬里無寸草處又作麼生？」顧視左右，云：「欲知此事，直須枯木上生花方與他合。」石霜云：「出門便是草。」明安云：「直得不出門亦是草漫漫。」

洞山一具牙齒敲得鳴、打得響，胡言漢語撒得開、收得聚，可謂曖曖玄提也。二老漢騎虎頭、把虎尾，口似蜜甜、心如鴆毒，還知彼落處麼？

仰山夢往彌勒所，居第二座，尊者白云：「今日當第二座說法。」山起白椎，云：「摩訶衍法，離四句，絕百非。謹白。」

仰山夢裏惺惺，驚群動眾，說「摩訶衍法，離四句，絕百非」，曾透徹也未？快須拋卻揵椎始得。

雲門垂語，云：「乾坤之內，宇宙之間，中有一寶，秘在形山，拈燈籠來佛殿裏，將三門來燈籠上。」

歷諸心，指諸掌，顯諸仁，藏諸用，開發性源其至矣。夫「拈燈籠來佛殿裏，將三門來燈籠上」，雲門大師來也，放過一著。

臨濟問院主：「甚處來？」主云：「州中糴黃米來。」濟云：「糴得盡麼？」主云：「糴得盡。」濟以拄杖一畫，云：「還糴得這個麼？」主便喝，濟便打。次典座至，濟舉前話，座

云：「院主不會和尚意。」濟云：「你又作麼生？」座便禮拜，濟亦打。

臨濟棒頭有眼，善察來機，不是不知來處，要院主識痛棒始得。院主便喝，典座禮拜，門裏出身，剛柔相濟。若徹困去，可謂一點水墨兩處成龍矣。

僧問瑯琊覺和尚：「清淨本然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？」覺云：「清淨本然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？」

清淨本然，山河大地從甚處得來？云何忽生？又一重也。有眚者不可以語其純素，碧眼者不可以眩其玄黃，天童所謂見有不有也，於瑯琊荅處便恁麼悟去，不知誰是其人？

頌古

乾闥婆王獻樂，迦葉起舞。

袈裟角上帶些些，撒向閻浮布種芽，最喜琴聲清入骨，山川隨處綻曇花。

世尊因五通仙人問六通義。

應諾聲消那一通？山崩海竭絕行蹤，仙人有口難分剖，雙耳聰聰卻似聾。

阿難尊者問：「金襴外別傳甚麼？」

披得金襴早是遲，聲音相應合知時，門前倒卻剎竿子，吹落空花第幾枝？

二祖乞達磨大師安心。

覓心不得與心安，月印澄潭徹底寒，莫逐根塵生下劣，金毛獅子大家看。

南嶽遣僧問馬祖，祖云：「自從胡亂後。」

盡掃塵志未休，晴空白日使人愁，太平不掛將軍印，擲刃懸戈始徹頭。

龐居士問馬祖：「不昧本來人。」

山為圖畫水為琴，誰解其中發妙音？個是馬師彈得出，宮商清慘痛難禁。

馬祖不安次。

玉回珠轉發真機，混不得兮類不齊，莫謂老儂無氣力，倒騎石虎過遼西。

振聲一喝，三日耳聾。

豎拂當陽振祖威，難將此際話離微，灼然突出燎空燧，個是金毛師子兒。

南泉問僧：「夜來好風。」

試問松風逆順酬，謾將得失豁雙眸，毒龍未肯輕開目，鑒在機先始徹頭。

僧問南泉：「百年後向甚麼處去？」

拽耙拖犁異類中，崢嶸頭角出羅籠，溪南溪北無蹤跡，莖草啣來孰與同？

鹽官喚侍者。

灼然扇破索牛來，樹子無根石上栽，當時圓相如拋出，多少英雄被活埋？

歸宗鏟草次。

一鋤兩段血淋漓，大地山河乞命時，識得此翁真面目，難將麤細與君知。

趙州問大慈：「般若以何為體？」

相逢特地一重關，大笑呵呵豈等閒？置帚謾言今日事，清機歷掌逼人寒。

臨濟訪平田，遇嫂使牛。

路途不識棒加牛，使得終須是對頭，行過平田長岸也，耙犁未動合知休。

趙州勘婆子臺山路話。

腳跟之下臺山路，今古無人辨是非，勘過依前驀直去，卻來平地捉盲龜。

婆子送錢，趙州轉藏經。

不受人間不施錢，趙州多著一番顛，勞渠四大和風轉，惹得阿婆道未全。

僧問趙州：「如何是道？」州云：「牆外底。」

從來大道透長安，牆外酬渠話轉難，會得若翁真實語，現前一日飯三餐。

僧問趙州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州云：「庭前柏樹子。」

庭前柏子是西來，眼上眉毛腳底鞋，嘗記江南三月裏，鷓鴣啼處百花開。

青州布衫重七斤。

七斤衫子真歸處，何必尋渠較異同？更問其中端的旨，趙州牙齒不關風。

僧問趙州：「如何是出家？」州云：「不履高名，不求苟得。」

三途迴絕出家兒，身不寒兮腹不饑，竹杖敲殘山頂月，倒吹鐵笛詠新詩。

三次喫茶話。

南北東西四路通，謾將曾未話形容，醍醐滴入焦腸裏，靜水無波看活龍。

婆子燒菴逐僧。

萬花叢裏不沾身，陷殺閻浮多少人？識得這僧行履處，幾回歡喜幾回嗔。

丹霞參忠國師侍者，被打逐出。

耳提面命貴當機，大哭還思大笑時，果是南陽門裏漠，皮穿骨露不饒伊。

僧問大隋投子劫火洞然時壞不壞義。

壞不壞兮較大千，骯髒言句不勝錢，衲僧眉下如開眼，笑指虛空缺半邊。

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，濟云：「賓主歷然。」

未喝應須驗主賓，衲僧肯向句中親，若於喝下通消息，木馬嘶風過漢秦。

德山托缽。

家門興盛子強爺，密啟靈機路轉賒，說法不同昨日語，缽盂柄上較些些。

三玄三要。

言中有響句藏鋒，血染山花別樣紅，聊爾與君通一線，眼光如瞎耳如聾。

五位君臣。

正偏兼帶驗重玄，君義臣忠事事便，獨蹈大方消息盡，絲綸應兆未生前。

僧參雪峰，低頭歸菴，至見巖頭，指末後句。

低頭無語便歸菴，今古將何作指南？秖這是時猶不會，青山如翠水如藍。

雪峰南山鱉鼻蛇。

鱉鼻當軒好看來，喪身失命話全該，一傀儡都拋出，何似玄沙帶活埋？

僧問雲門：「樹凋葉落時如何？」門云：「體露金風。」

樹凋葉落露金風，澗水山花處處同，普字法門親瞥地，不須擬議話從容。

僧問：「殺父殺母，佛前懺悔。殺佛殺祖，向什麼處懺悔？」門云：「露。」

殺佛還如殺父時，懺無懺處顯全機，負慚嬾向人前語，笑逐清風倚杖藜。

玄沙三種病人。

刳腸吐膽老婆心，擬議纖毫自陸沉，要得現前真受用，六根不具始知音。

大顛趁首座。

數珠提起問端繇，晝夜難將百八酬，趁出座元誇好手，太山難掩大顛羞。

夾山答法身句，見船子後亦如前荅。

雪前風勢侵空急，雪後寒光炤眼明，黃葉紛紛如剪綴，剩餘松柏映山青。

六祖遷化，云：「來時無口。」

香煙直灌曹溪路，石女猶眠錦帳中，仍問歸期何日月？案山風起落花紅。

鼓山聖箭。

九重宮裏路通霄，隨處稱尊舌更饒，何似鳳啣丹詔出？邊郵萬里盡歸朝。

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。

灰頭土面稱知識，踏破毘盧額頂紅，多劫不能成正覺，秖緣身在道場中。

南院上堂，舉啐啄同時語。

子母渾融氣未分，只須啐啄乃相親，一朝殼破情忘處，倒跨橫趨不辨人。

僧問雲門：「如何是諸佛出身處？」門云：「東山水上行。」

水上山行能信否？誠然諸佛下生時，而今不許雲門語，電捲風馳秖自知。

法眼問修山主毫釐有差。

權衡掌握重輕分，毫髮無欺說似君，用得熟時稱好手，公平須是當家人。

趙州鬥劣不鬥勝。

義勝緣輸理一如，橫張赤幟道情殊，趙州不是閒相識，驢糞逢人換眼珠。

虔侍者不肯首座。

香煙斷處辯聱訛，肯信峰頭語更多，首座當時如出定，管教人唱太平歌。

興化獎在太覺時為院主，一日覺勘驗，化連喝，覺連打。

販賓鬻主頻施喝，痛棒如風不順情，酸澀肚腸都嘔盡，衲衣脫下便惺惺。

雪峰古澗寒泉話。

萬丈深潭徹底清，隨緣飲啄不關情，趙州言句從來辣，雨後青山眼倍明。

世尊陞座，迦葉白椎。

清白門庭無剩法，從來一道絕週遮，飲光不合重敷演，擊碎虛空路轉賒。

迦葉尊者因外道問：「如何是我我？」

醫盲手段不尋常，撥翳金針別有方，炟赤太陽重益火，真誠一片熱心腸。

蜀僧為六祖塑像。

三十二相憑君塑，就裏何曾有梵音？佛性分明親指示，莫教辜負老婆心。

馬師令人送書上徑山，山發緘，於圓相著一點。

欽師猶被馬師惑，殺得人兮活得人，虎視諸方格外旨，圈攣一點是關津。

馬大師、西堂、百丈、南泉翫月次。

窮源的是一家親，倜儻丰標壓四鄰，拽斷傀儡棚上索，驀然鸚鵡過西秦。

陸亙大夫向南泉道肇法師。

指花破夢南泉事，天地同根陸大夫，當下不知花是夢，至今流落滿江湖。

鵝湖義禪師麟德殿與眾法師論義。

捏轉鼻頭行古路，撇開廛市往山阿，不知幾度清風起，無奈禪師一點何。

僧問興善：「如何是道？」善云：「大好山。」

滿目青山誰是道？居然知道不知山。閉門作活何多事？樵採歸來鎮日間。

僧辭趙州，州豎拂子，云：「有佛處不得住。」

不行鳥道不居廛，醉眼摩娑白晝眠，謾道逢人莫錯舉，摘楊花是季春天。

雪峰問靈雲：「前三三，後三三，意旨如何？」雲曰：「水中魚，天上鳥。」

前三三與後三三，魚鳥何緣作指南？因見桃花發一笑，而今觸處放癡憨。

石梯見侍者托缽赴堂，乃喚侍者，者應諾。

穿耳胡僧拍掌回，尋常問荅語如雷，莫言此外無多事，踏破須彌頂上苔。

僧問多福：「如何是多福一叢竹？」

煙雲鋪地起重層，斜曲縱橫指似僧，古殿不嫌車馬跡，清風起戶雨如繩。

丹霞訪龐居士，見女子洗菜。

東鄰翠鈿映娥眉，斂手當胸更是誰？卻被龐公著一箭，驪龍忍痛虎傷肢。

丹霞問僧：「什麼處宿？」

食有因緣宿有緣，緇衣端不向人求，雲山黯黯清如許，一夜霜風盡白頭。

道吾智禪師指佛桑花問僧。

禪心隱隱露春規，酒味沾唇覆玉彝，更向花源辯真假，一雙空手夜歸遲。

香嚴擊竹悟道。

一擊有聲聾兩耳，動容不墮眼初開，未生面目渾如此，無限行人被活埋。

趙州庭前柏樹子。

庭前柏子西來意，流布叢林是與非，盡把乾柴當猛火，阿誰於此絕思惟？

雲門餅。

特地來伸佛祖談，咽喉塞斷莫顢頇，若將此語重加註，十擔油麻樹上攤。

南泉斬貓。

利刃當陽作者知，何人救得此貓兒？若無起死回生術，空向沿途自泣岐。

洞山麻三斤。

端嚴妙相難描摸，何似當陽指出來？一夜西風侵骨冷，天明滿地是乾柴。

自贊

生成眉宇，是何標格？從本無家，隨方作客。或時被有識者呼為瞎驢、或時被無知者尊為禪伯，行藏不與眾同流，善惡難教分皂白，茲因曇晦禪人勒逼將來，不免書此塞責。

又

這漢子，沒來繇，擔閣浮重擔、結眾生深仇，破鵝湖戒律、滅壽昌宗猷，心毒如砒、口甜如蜜，獰惡若虎、暴燥若猴。且道：是博山耶？非博山耶？依稀越國，彷彿揚州。

又

這箇老乞兒，從來沒事幹，平地起風波，通身流白汗。不曾遇著個真冤家，生平行業難了辨，夜叉、羅剎最相親，只是不容人讚嘆。

又

獨坐蒲團，想個甚麼？瓶瀉雲興，說亦不破。有時喚作訝郎當、有時喚作破灶墮，從緣返復百千名，地轉天旋秖這個。

禪警語

示初心做工夫警語

做工夫最初要箇破生死心堅硬，看破世界、身心悉是假緣，無實主宰。若不發明本具底大理，則生死心不破；生死心既不破，無常殺鬼念念不停卻。如何排遣？將此一念作個敲門瓦子，如坐在烈火焰中求出相似，亂行一步不得、停止一步不得、別生一念不得、望別人救不得，當恁麼時，只須不顧猛火、不顧身命，不望人救、不生別念、不肯暫止，往前直奔，奔得出，是好手。

做工夫貴在起疑情。何謂疑情？如生不知何來，不得不疑來處；死不知何去，不得不疑去處。生死關竅不破，則疑情頓發，結在眉睫上，放亦不下、趁亦不去，忽朝撲破疑團，「生死」二字是甚麼閒家具？噁。

做工夫最怕耽著靜境，使人困于枯寂，不覺不知。動境人多厭，靜境人多不厭，良以行人一向處乎喧鬧之場，一與靜境相應，如食飴食蜜、如人倦久喜睡，安得自知耶？

做工夫要中正勁挺，不近人情，苟循情應對，則工夫做不上。不但工夫做不上，日久月深必隨流俗阿師無疑也。

做工夫人抬頭不見天、低頭不見地，看山不是山、見水不是水，行不知行、坐不知坐，千人萬人之中不見有一人，通身內外只是一箇疑團，疑團不破，誓不休心，此為工夫緊要。

做工夫不怕死不得活，只怕活不得死，果與疑情厮結在一處，動境不待遣而自遣、妄心不待淨而自淨，六根門頭自然虛豁豁地，點著即到、呼著即應，何愁不活也？

做工夫舉起話頭時要歷歷明明，如貓捕鼠相似。古所謂：不斬黧奴誓不休。不然，則坐在鬼窟裏，昏昏沉沉過了一生，有何所益？

貓捕鼠，睜開兩眼，四腳撐撐，只要拿鼠到口始得，縱有雞犬在傍亦不暇顧。參禪者亦復如是，只是憤然要明此理，縱八境交錯于前亦不暇顧，纔有別念，非但鼠，兼走卻貓兒。

做工夫不可在古人公案上卜度，妄加解釋，縱一一領略得過，與自己沒交涉。殊不知古人一語一言如大火聚，近之不得、觸之不得，何況坐臥其中耶？更于其中分大、分小，論上、論下，不喪身失命者幾希？

做工夫人不可尋文逐句，記言記語，不但無益，與工夫作障礙，真實工夫返成緣慮，欲得心行處絕豈可得乎？

做工夫最怕比量，將心湊泊與道轉遠，做到彌勒下生去，管取沒交涉。若是疑情頓發的漢子，如坐在鐵壁銀山之中，只要得個活路。不得箇活路，如何得安穩去？但恁麼做去，時節到來自有箇倒斷。黃檗禪師云：「塵勞迴脫事非常，緊把繩頭做一場，不是一翻寒徹骨，爭得梅花撲鼻香？」此語最親切，若將此偈時時警策，工夫自然做得上。

做工夫最要緊是個「切」字，「切」字最有力，不切則懈怠生，懈怠生則放逸縱意靡所不至。若用心真切，放逸懈怠何繇得生？當知：「切」之一字，不愁不到古人田地，不愁生死不破。

「切」之一字，當下超善、惡、無記三性。用心甚切則不思善，用心甚切則不思惡，用心甚切則不落無記。話頭切，無掉舉；話頭切，無昏沉。

「切」之一字是最親切句，用心親切則無間隙，故魔不能入；用心親切，不生計度有無等，則不落外道。

做工夫最怕思惟做詩、做偈、做文賦等，詩偈成則名詩僧、文賦工則稱文字僧，與參禪總沒交涉。凡遇著逆順境緣動人念處便當覺破，提起話頭，不隨境緣轉始得。或云：「不打緊。」這三個字最是誤人，學者不可不審。

做工夫不得將心待悟，如人行路，住在路上待到家終不到家，只須行到家。若將心待悟終不悟，只須逼拶令悟，非待悟也。

做工夫著不得一絲毫別念，行住坐臥單單只提起本參話頭，發起疑情，憤然要討箇下落。若有絲毫別念，古所謂：雜毒入心，傷乎慧命。學者不可不謹。

余云別念，非但世間法，除究心之外，佛法中一切好事悉名別念。又豈但佛法中事？於心體上取之、捨之，執之、化之，悉別念矣。做工夫做到無可用心處、萬仞懸崖處、水窮山盡處、羅紋結角處，如老鼠入牛角，自有倒斷也。

做工夫最怕一箇伶俐心，伶俐心為之藥忌，犯著些毫，雖真藥現前不能救耳。若真是個參禪漢，眼如盲、耳如聾，心念纔起時，如撞著銀山鐵壁相似，如此則工夫始得相應耳。

做工夫不可避喧向寂，瞑目合眼，坐在鬼窟裏作活計。古所謂：黑山下坐死水，浸濟得甚麼邊事。只要在境緣上做得去，始是得力處，一句話頭頓起在眉睫上，行裏、坐裏、著衣吃飯裏、迎賓送客裏，只要明這一句話頭落處，一朝洗面時摸著鼻孔，原來太近。

工夫不怕做不上，做不上要做上便是工夫。做不上便打退鼓，縱百劫千生，其奈爾何？

疑情疑得起、放不下，便是上路，將「生死」二字貼在額頭上，如猛虎趕來，若不直走到家必喪身失命，豈可住腳也？

做工夫只在一則公案上用心，不可一切公案上作解會，縱能解得，終是解，非悟也。《法華經》云：「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。」《圓覺經》云：「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，如將螢火爇須彌山，終不能得。」洞山云：「擬將心意學玄宗，大似西行卻向東。」大凡穿鑿公案者，須皮下有血，識慚愧始得。

道不可須臾離，可離非道也；工夫不可須臾間斷，可間斷非工夫也。真正參究人如火燒眉毛上，又如救頭然，何暇為他事動念耶？古德云：「如一人與萬人敵，覿面那容眨眼看？」此語做工夫最要，不可不知。

做工夫曉夕不敢自怠，如慈明大師夜欲將睡，用引錐刺之，又云：「古人為道不食不寢，予何人耶？」

做工夫不得向意根下卜度思惟，使工夫不得成片，不能發得起疑情。「思惟卜度」四字，障正信、障正行、兼障道眼，學者於彼如生冤家相似乃可耳。

做工夫不得向舉起處承當，若承當，正所謂瞞頇傀儡伺，與參究不相應。只須發起疑情，打教徹無承當處，亦無承當者，如空中樓閣，七通八達。不然，認賊為子、認奴作郎。古德云：「莫將驢鞍橋喚作阿爺下頷。」斯之謂也。

做工夫不得求人說破，若說破終是別人底，與自己沒相干。如人問路到長安，但可指路，不可更問長安事，彼一一說明長安事終是彼見底，非問路者親見也，若不力行便求人說破亦復如是。

做工夫不只是念公案，念來念去有甚麼交涉？念到彌勒下生時亦沒交涉，何不念阿彌陀佛更有利益？不但教不必念，不妨一一舉起話頭，如看無字，便就無上起疑情；如看柏樹子，便就柏樹子起疑情；如看一歸何處，便就一歸何處起疑情。疑情發得起，盡十方世界是一箇疑團，不知有父母身心、不知有十方世界，非內、非外，輥成一團。一日如桶箍自爆，再見善知識，不待開口而大事了畢矣。

做工夫不可須臾失正念，若失了參究一念，必流入異端，茫茫不返。如有人靜坐，只喜澄澄湛湛、純清絕點為佛事，此喚作失正念，墮在澄湛中；或認箇能講、能譚、能動、能靜為佛事，此喚作失正念，認識神；或將妄心遏捺，令妄心不起為佛事，此喚作失正念，如石壓草，又如剝芭蕉葉子；或觀想身如虛空不起念，如牆壁，此喚作失正念，落空亡外道，魂不散底死人。總而言之，皆失正念故。

做工夫，疑情發得起，更要撲得破。若撲不破時，當確實正念，發大勇猛，切中更加個切字始得。徑山云：「大丈夫漢決欲究竟此一段大事因緣，一等打破面皮性燥，豎起脊梁骨，莫順人情，把自平

昔所疑處貼在額頭上，常時一似欠人萬百貫錢，被人追索，無物可償，怕被人恥辱，無急得急、無忙得忙、無大得大底一件事，方有趣向分。」

博山無異大師語錄集要卷五

首座成正　錄

書

報詹定齋廉憲

自去歲奉謁，奇遇欣躍，謂禪與淨土，居士兼有之矣。翰教遠頒，若猶有意于愚師弟者，何謙抑亦至於此。
竊謂毘盧性海人人具有，從上諸聖語言及諸家公案無非發明茲義，總在學者見解何如。居士書中超脫之見，即是此境現前，一了百了，更無二語。若曰明于此、或昧于彼，恐尚是意識中得來，非性地上徹悟耳。雖然，大善知識種福田、植慧根，何難于此道也？即以居士勛業較量之，闈中品士尺幅證心，塞外閱兵一鼓作氣，文經武緯用無不宜，第令持此向最上乘中，直是玄鑑洞觀、單刀直入氣象。貧衲將翹首居士了一大事因緣也。

與趙司理(二)

貧衲草野疏陋，承獎借過分，且詔以靈光獨露之旨，使振百丈家聲，自愧何堪，誠知大居士得此光明幢相三昧久矣，故能以此光回炤一切。每惟末法中士大夫不罵佛謗法幸矣，如臺丁深心力護如己眼目，非徹炤佛乘廣行慈願，孰肯擔荷如此耶？然知大居士雖作如是廣大佛事，亦不作佛事之想；雖發露此光，而光非存炤。故盤山祖師云：「心月孤圓，光吞萬象，光非炤境，境亦非存。」此正與大居士機理相契處。然下文云：「光境俱忘，復是何物？」這裏到得，便知云：「似地擎山，不知山之孤峻；如石含玉，不知玉之無瑕。」學道人得此箇境界，自然生死心破，智不能知、識不能識，如來禪、祖師禪一併打徹矣。
教中所謂絕心生死、伐心稠林、浣心垢濁、解心執著，塵勞佛事皆為遊戲，出世、入世云乎哉？大抵貴在一念生死心破，自肯承當，而一切處自然法身獨露，如青天白日，一毫遮障不得。若有絲毫疑情未盡，即障道眼，古人云：「一翳在眼，空花亂墜。」昔長慶稜禪師坐破七個蒲團，因捲簾廓然大悟，乃作偈云：「萬象之中獨露身，惟人自肯乃方親，多年誤向途中覓，今日看來火裏冰。」此即生死心破，承當自肯樣子也。古人深山二三十年草衣木食，真參力究，蓋為此耳。貧衲自幼出家，參尋頗力，情關理路百揭千翻，直

得伎倆自窮，所謂獨露者，雖欲隱而彌彰，不知其然而然，至今喫粥飯始知甜耳。
以臺下家裏人說家常話，非敢馳騁機解、自揚家醜，蓋承以靈光下炤，故爾借光放光，然亦自知不揣其量。
溈山云：「此宗最妙，難得其人，末法宗風，掃地久矣。」僧中寥寥，不意縉紳先生猶見居士，所謂清獻公再來，非耶？承大教辨明實際，無物不有、無物不空，真俗二諦於中影現。無法也，而假名為法；無身也，而假名為身。此真性一段光明，開發顯露，清淨無翳，如朗月處空無不現者。至云「潛思于髫年」，根力純熟如此，則十二時中固不待提撕話頭，如香象渡河，截流而過，一超直入，已是漸言耳。第禪宗向上不說法身邊事，要在機用回互深含獨占。古人云：「懷州牛喫禾，益州馬腹脹，天下覓醫人，炙豬左膊上。」此語亦不可作道理會，亦不可作機鋒契。要知十二時中潛行密用，築著磕著不差毫髮，徹見佛祖骨髓命脈，則如居士所云「縱橫自在，御風而行」者也。若然者，不把繩頭而繩頭自把，即此繩頭復是何物？
上堂洵口而道，為好事者錄而成集，忽被居士覷破，又添一重公案也。第捧讀佳製，霍然忘暑，所謂「薰風自南來，殿角生微涼」，倘因合刻，永載法雲。

報沈東華廉憲(二)

春日得聞報知福星炤冰谿也，此非小緣，皆湖東子民善因所致，惟林下人躑躅不敢前，蓋公門中非僧家行處，秖焚香遙祝而已。承翰教豐儀，仍問及宗乘中事，豈但為僧者得沾惠澤？即三千七百祖師公案亦復重宣也。臨濟大師云：「一語中具三玄，一玄中具三要。」此善知識臨機慧辯，三玄三要未兆之先已通身突露，非臨時湊泊。如旃檀本香，借火爇則分外香；若以火論香，則辜負旃檀。若于言句中討玄要，大可笑也。諸家錄中皆下語，大似以鶴粉喻雪，雖色相似，去雪實霄壤。惟汾陽頌云：「三玄三要事難分，得意忘言道易親，一句明明該萬象，重陽九日菊花新。」灼有真旨。大居士切欲發明斯道，在臨濟喫棒因緣上會去，則待客迎賓、拈匙把箸，三玄三要不問可知；其或未然，父母未生前，那裏是我本來面目？烏紗蓋頂，黃金束腰，傀儡一棚，不加線索，則生死暗然無寄，本來面目是甚麼碗椹丘？三玄三要留待台駕入山時再作個話會也。
讀翰教不能釋手，知居士靈機浚發皆夙生般若慧之所成就，非常情可及也。惟祖師門下言句如煮木札羹、如炊鐵釘飯，不可以智知、

不可以識識，惟悟與悟乃能明了。若謂某為三玄句、某為三要句、某為先炤而後用句、某為炤用不同時句，正所謂以管窺天、以蠡測海，多見其不知量也。大居士決欲發明此一件大事，赤肉團上無位真人在六根門頭放光動地，不得當面錯過。若錯過時，百劫千生未有了底日子。將前解路如斬一握絲，一斷一切斷，更不相續。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？但恁麼究去，一朝知痛癢時向大愚肋下築三拳，是大丈夫作略，非分外也。若依草附木、東引西證、說心說性者，可請一義學沙門將三經五論細說一遍，禪之一字拋向萬丈深坑，過不可說不可說劫後再可譚不了之緣未為晚也。不識大居士於此寧甘心乎？

昨承諭，入道貴在真實。真實二字誠入道基本也。不識居士於真實處曾入道乎？少林大師云：「外息諸緣，內心無喘，心如牆壁，乃可入道。」果得心如牆壁，則真實二字不言可喻。若心中揣摩生諸解路，早是不真實，欲得心如牆壁，安可得乎？果得心如牆壁，正堪入道。若以心如牆壁便欲住足，秖是箇心如牆壁漢，不堪與語道也。然心如牆壁不容易到，有一等人將妄心遏捺，令心不起，謂之心如牆壁，大似水上按葫蘆，從少至壯、從壯至老，欲得心如牆壁無有是處。真是箇究心人，將一句話頭纔方提起，如吹毛利劍，觸其鋒者即喪身失命，欲其別生一念了不可得，連真實二字安亦不住，斯二字誠為入道之基本也。大居士日用以此可坐進斯道；不然，則彈指一生，可謂錯過了也，真實云乎哉？

報林季翀大宗伯

舊冬承翰教，謂人生五十不知性命所在。此為誠言，非套子語也。當知此事萬劫難逢、千生罕遇，既知有此關捩，若不發明，肯甘心耶？祖師荅見性偈云：「在眼曰見，在耳曰聞，在鼻嗅香，在舌譚論。」又云：「遍現該週沙界，收攝在一微塵。」大居士可將此偈細看一遍，眼所見、耳所聞，不逐聲色，畢竟是何物也？世人都被聲色所轉，輪迴六道無有了期，一失人身，萬劫不復，可驚可怖、可懼可畏。如有智者，當于此著忙，世間功名富貴決定羈絆不得。何也？身非我有，況身外乎？看破此境界，十二時中深追力究，念念不移，決欲發明而後已。若能返炤直下，無第二人動轉施為，無虧實相，視生死如夢幻，觀世界等空花。永嘉云：「大千沙界海中漚，一切聖賢如電拂。」如此，做一個凡聖不拘底大快活人，世間之樂事百千萬倍胡足為比？他日向棲鳳嶺頭拍掌一笑，何也？笑此老婆心、葛藤語耳。

報吳觀我太史(二)

往返生生社，與居士清譚將半月，如坐毘耶城，正所謂彼上人者難以酬對。然不二門向上更有事在，故云：「不可以智知，不可以識識。」譬如入都城，四會之衢非行到不能親歷諸境。嗟夫此道閉之久矣！投子遠錄公將五百餘載，其間提唱者罕得其人。生死分中似不可以解心敵，如南嶽見六祖、德山見龍潭，大有樣子，居士於此但當盡心單提一句話頭，孜孜不捨，以期大悟。若徹見根源，即無明結使不斷而自消，根識境緣不澄而自殞，可謂靈丹一粒，點鐵成金，自不與諸法門較優劣。縱不悟，站定腳根，終有到家日子。如不信斯道，三阿僧祇劫始能成就。古德云：「拼此一生，乃至三生必能打徹。」豈欺我哉？如看一口氣不來，畢竟向甚麼處去？此「處」字上要切、要緊切，不可將經書引證，如教中謂「無去無來」等，斯是毒藥，不可沾著一點，但會深追力究，決定要討箇下落。如前教乘中有相應法，急須吐卻，或澄心瞑目，寂炤相治，虛靈不昧，觀法無我，乃至「究竟不即不離」及「事事無礙」等語，在佛法中謂之入理深譚，在參禪人分上謂之野狐涎。所以云：「鳳縈金網，趨霄漢以何期？」居士不可不慎，貧衲不得不盡情吐露也。

貧衲生少智慧，唯參究一念子蓋切。今與居士論及宗乘中事，譬如居海者不問江河淮泗，惟以海印印之耳。所謂看話頭，六代相傳未之有問答之際，一語中放不過，便頓發疑情。如能大師問南嶽大有樣子，自後諸家激勵皆曹溪一箇印子上來。居士于此須發起大信心，要徹生死，決從斯門而入，捨此別求是岐路，非禪門捷徑。于此事上決不可生疑，決不可以教乘中印證，所云「散位獨頭，倏起倏滅」者，秖須切之一字是破意識利斧也。禪警語、大慧回書、禪關策進，悉能助發，如參究一日得一日實用，縱一生不明亦不妨，具成佛作祖底基本。古所謂：但辦肯心，必不相賺。承諭。浮山聖道場處自有天龍擁護，貧衲似不能應命，山居人事叢雜，年臘漸長，兼以病魔日至，每欲捨眾入深山邃谷以度餘年，說法境緣付囑於大地有情，待時節發生耳。齊群玉居士纔發信心須臾即沒，無奈死魔壞菩提心印，大可嘆息。唯居士體認自己本命元辰，莫管他世界成壞。永嘉云：「大千沙界海中漚。」況漚中一粟虛起滅耶？

與何芝岳相國

人生緣遇不易得，皈向三寶倍復為難。惟居士深入佛乘，靈苗智種天性帶來，而究竟一念子肯心自許，誠進道之基本也。昔人云：

「我得百丈一句語做宰相。」此話一行，使天下人皆知有佛法利益甚大，非世間功德可比。希居士燮理之日毋忘此一句話頭，十二時中幸以大法為念，直欲進陪上古、洞鑒今時，日應萬機，不壞不雜，觸境遇緣。若臨大敵欲勝、重門欲開、猛浪中欲登彼岸、大旱時欲得甘霖，思到思不及處，忽然摸著鼻頭，原是舊時面孔，端不借別人纖毫力。若以世智辯聰揣度道理，定信不及，唯有力大人一擔擔荷，更不搖頭轉腦也。此事誠難，決不可將經書上印證，不可遏捺妄念，不可使自心空寂，凡諸動心皆成藥忌，諒居士已深鑒此意，不待貧衲贅語耳。

報徐止觀居士

承諭。末法下衰，魔風熾盛，宗門冷落，主法無人。余嘗于此撫几長嘆，可謂襟期不隔，千里同風，但不識于此事中曾瞥地否？若此瞥地，不妨向祖師門下拋磚引玉，撮土成金，垂手將來，與物作則。盡大地是魔，直從魔隊裏穿下過；盡大地是佛，直從佛頂[寧*頁]上行。然後向佛魔不到處解三玄戈冑，碎五位鎗旗，黑漆桶裏鑑貌辨色，無影樹下嘯月吟風，腳跟下動步覿體，與博山相見。倘未得如是，禪警語不可不細嚼一遍，提一個無義味話頭，做一場沒巴鼻勾當，一朝迸出頭來，渾身當宇宙，求其一眾生相了不可得。何物在迷？何人在悟？居士與博山長太息，悉剩語也。貧衲掃一坐具地與居士作不動軒，不識居士以為何如也？

報陳熙塘方伯

疑情不起是生死心不切，似與前諭中不相符合。果生死心切，是誰二字不明，安得不疑？疑情頓發，心意識尚不起，況解路乎？雖兼淨土，決不可生自足想、安隱想，斯二種是究心人大病，居士不可不知，識得是病，終不蹈此二途。祖不云乎「不斬貍奴誓不休」，彼既丈夫，我胡不爾？是誰二字是斷心意識底利斧，截解路底垣牆，出生死底要津也。參此二字法門，如韓信背水陣，不顧危亡，始得相應耳。只此一生判百劫千生不了底公案，有智者當以日代歲，身可寒、肚可饑，不可使話頭有間斷，只須迸破疑團，心意識及解路冰消瓦解，始得大安樂地，是大得便宜人，百千萬倍不足為比也。何如？

報陳若來使君

瓶錫過貴郡，方登岸，即蒙台駕枉顧，譚及宗乘中事，大發肯心，歡忭無量。別後六日，登鼓山，讀旌孝、善果二錄，足見居士一片慈孝婆心，超出常情萬萬也。然人生如芭蕉無堅實相，又如作客寄住旅亭，雖有旨酒嘉餚、安隱快樂，自非久長，惟智者必尋歸家計耳。視此四大色身如幻如化，一氣不來，作何究竟？此是吾人一件最要緊事，於此不忙，溫飽之餘悉為別人忙，即溫飽亦是分外事，況其他乎？希居士慧發當機，毋容暫息，將「一口氣不來，畢竟向甚麼處去」一句子孜孜切切，只教覷破這一著，始是大安樂處。切不可從人言句上討分曉，不可將經書上印證，不可默炤澄思以為得意，不可因因循循虛度日子。二六時中，秖是一口氣不來，畢竟向甚麼處去？忽朝迸破疑團，如駕輕車而遊熟路，不亦樂乎？放生業悉能助發機緣，若得其所，廣其悲願，是貧衲至望。

報陳四游京兆

貧衲行業無補，主持宗門無甚長處，惟一肯心自許，謬為先師印可，自謂藏身幽壑以保餘年，不意往來禪者以情量推之，遂使水漲船高，名過于實，愧也。何如貴境鼓山聖道場處，加以玄沙、黃蘗、長慶、雪峰，每欲登攀，無緜克就。何幸檀越乘願力來，城塹法門興揚三寶，況以楨幹宏猷廟堂？遠略為出世間畫一籌策，頹風復振于今日，氣象更新于此晤，其功德熾然，非毫楮能罄。然依正互融、真俗雙顯，外營佛剎、內護心城，頓使無價寶珠輝天鑑地，不知居士肯瞥然否？古德云：「我有明珠一顆，久被塵勞關鎖，今朝塵盡光生，炤見山河萬朵。」緜此觀之，世界不在身外，道場毋論他方，鼓山、博山似不勞動步也。承名敢不趨命，第寒山色色有羈，殊不如願，諒摳衣有時，但不敢以年月期限為約耳。

復邢梅陽孝廉(并荅)

貧衲方息慈時，即聞令先師居京邸說法，服膺豪傑，摧折慢幢，如雷如霆，可喜可懼。因侍受業師，南詢不遑親聆教益，迄今渴慕之懷歷歷猶在。庚申冬，接翰教，始知居士入令先師籌室，味無上法乳，棄夢幻功名，自非深有所得，安得如此行履？今獲居士長篇高論，歡喜無量，實以慰未見令先師之夙心也。復承來諭，謂時當叔季大法平沉，魔外說法不啻河沙，讀之至此則撫几長嘆，足見居士一片大慈悲心腸，雖未面晤，可曰神交，況古稀之年乾乾若是，使懶惰比丘不無慚愧矣。貧衲久廢簡編，承居士殷勤致問，不敢不竭思以酬來意。

一問狗子佛性之語，似不可以識量卜度，又不可在有無上作活計，貴在真參實究，果然當下絕親疏，如風捲塵，不留朕跡。若在有無上捉摸，何啻捫空論太陽遠近耶？有角無鬚二種語，翻趙州兩重公案思之，可見非泛論也。
二問謂妙明體盡正墮頑空，此是居士錯會綱宗之旨，不但見錯，兼義亦謬解。文中云「妙明體盡」，謂理極情忘，力在逢緣，有轉身活句，況知傷觸不借中？自非知有、不知有者，如寐語相似，安能識其來源也？此正是曹洞血脈，如靈珠在握，又如啞子喫蜜，心口俱甜，不能向人吐露。若以頑空釋，正所謂黑白相反也。

報阮澹宇郡伯(二)

昨於緣幻場中與居士論及佛乘俱無詮次，即同體大悲，亦是未了底公案。吾人果於日用知同體大悲，則步步踏著實地，非心外之境耳。古德云：「樵子負薪歸，機婦連宵織，管他家事忙，且道承誰力？」知恩報恩只此一偈，不知居士折旋俯仰，會薦之否？果薦得，則山頭之白雪清冷，凍殺法身；腳跟之流水潺湲，侵損漁父。駢闐車馬，鱗躍子民，不須格外酬機，最喜塵中見佛。狂歌醉舞，誇本具之神通；淨几明窗，樂現前之三昧，不礙恒居火宅，何妨倒跨白牛，弄窮子珠、奪饑人食，剖微塵卷，閱大千經？世間之樂事，百千萬倍不足為比也。貧衲以此酬居士枉駕之勞，惟同體大悲，訂今晚向華嚴寺中以償斯債，希示的音；其或未然，明早則遠征之念已動接浙之行也。
滄海一滴也，世界一塵也，貧衲近在石頭城大作一場佛事，究竟如幻，大居士還見聞也無？若見聞者，作麼生是親切一句？試拈出似貧衲、使參禪作見聞種子也。
頃接翰教，謂投芥未合，良以宗門中事自非親到古人田地，所有議論悉夢寐中語，閱九帶敘，煥然出奇，所謂三止三觀，乃至無上無向、無一無著而一非無者，斯即向上著，此論至精至極，無人能到。但以貧衲觀之，秖是教中底蘊，亦是教中向上，似非宗門中向上語。吾祖師門下貴在轉位旋機底一條活路，居士肯向著衣喫飯處輕輕覷破，大笑一場，始瞥地耳。然大章不妨流通與天下人作點眼藥，非文字也，慧命中實受用也。貧衲意謂宗門中長處，只欲居士親到耳。詩、酒二事，故乃陶情，然詩能勞思，酒乃傷脾，台下高年幸清損之，慰所懷也。

報王季常郡伯

貧衲不憚番易八百長江千里為法求人，雖則托缽空回，惟與大居士夙緣深重，而殷勤護念過於骨肉，蓋以法為親，非世諦比也。向蒙問及《楞嚴》深旨，若窮其始終，雖釋迦老人雲興瓶瀉亦吐露不出，況其他乎？若云清淨本然，云何復生諸念？此就眾生界中未達清等四字而言。果知得清淨本然，山河大地向甚麼處得來？緣生諸念從識薰起，識如夢幻，但是一心，斯即從凡入聖，又不當以覺復生迷為難。惟吾祖師門下一句話頭，全身入理，徹處如紅爐烈燄，乾柴溼草無不燒盡還源。如人到家，決不被諸岐為障。貧衲以此期大居士，斯為出世正緣，似不可別生疑慮也。

報俞容自勛卿

蒙問及曹洞宗旨，此之一學最妙最玄，拈穴細金針，穿芒長玉線，彩空中色相，織劫外花紋。若非家裏人，竟不識家裏事，非功力能到、非智識能知，惟沒巴鼻道人始全身擔荷，辨荃草之味似不難耳。想居士天資近道，當深留意，莫錯過此一段大事因緣，此生不打徹，他時後日定悔恨在。莫言貧衲不為居士說破，決欲發明此事，不妨以眾善助之，譬如雨露滋嘉苗也。

報余集生居士

震旦法席之盛，無越於　帝都，雖代有隆替，悉係因緣，非智力所能強也。唯我　明聖祖神宗受靈山付囑，建立三寶，弘通大乘，是以天雨寶花，塔呈奇瑞，宰官開士傾心法塹，實千載一遇，應斯嘉運也。二百年餘，芳規未替，戴德愈新，林下山僧朝暮祝誦未能報其萬一，豈敢效嬾瓚輩？不思弘法深益，且念正法將沉，魔風熾盛，稱悟稱證者已遍域中，付拂付券者幾盡大地。痛思古格為法重人，寧以身陷泥犁，不將佛法作人情，是何心腸？今時急於法嗣，忘其遠憂，是何意調？獨掌不浪鳴，隻輪無單運，擬欲遁逃深山，不忍見此荼毒，而居士復以慈心三昧見召，將令不慧復為馮婦乎？宗通說通，內護外護，居士似無愧公美；印高敝刓，心孤嗣乏，貧衲實忝晞運耳。旻昭橫逼老人出山，殊乏丈夫氣象，剛刀雖快，不斬無罪，三十棒遠寄白門，擒賊必先渠魁，未知集生果能赤體承當與否？百年曠茲盛舉，何異慣劊快睹肥牲？兩載疲於津梁，猶如羸夫睨彼巨鼎。且浮山雙徑先聲已到，諸執事人攀轅恐後，今年決不出山，語已在前，意欲踐後，倘違初心以赴徵命，難辭眾口。進退維谷，居士其代我商之。一芥翳天，毫端含剎，邊隅都會，孰劣？孰優？今古異局，彼此殊勢，易地未必相為唉合，同異未可一轍而

論，若必按圖索馬，恐劍去久矣。高明如居士，諒必不爾，或是為法心深，意圓而語滯耶？　諸大檀護未及遍復，幸宣鄙懷，統希炤亮。不盡。

與頑石禪人

余出家來，初歷講肆便知有此事，因求出世心逾切，于經教中非不留意，知在識見中用事。如經云：「以知解心入佛境界，如將螢火燒須彌山終不能著。」又云：「如日當空炤，童稚閉其目，自言何不睹，多聞亦如是。」故知知解逾多，非但不悟道，且為障道緣也。因拂袖別參，初脩空觀五年，雖則塵緣淨盡，于入理實未得力。後于船子公案上又六年，始瞥然也。總不似賢弟寂而常炤、炤而常寂謂之工夫，欲將此心用心，非但一生，窮劫至劫似不能了。何以故？以能寂能炤之心為根本故。又以此心念慮不起為本體獨露，豈待少時？只饒從生至老總不起念，此念之根曾瞥然否？若果無根性，于境緣上自不別生心，觸目遇緣如木石相似，于本體上亦沒交涉也，況在念佛作觀之間邪？不知賢弟將何為本體？又將何為獨露？若以念慮不起時為本體，自是念慮不起，非本體也；若以常寂為本體，即是常寂，非本體也。若日用行事為獨露，正所謂業識茫茫，非獨露也；若將常炤為獨露，自是常炤，非獨露也。如賢弟本意恐在教上揣摩，即在八識田中認作本體，故曰：「朦朦朧朧，如在燈影裏行。」此是實供，非妄語也。

去歲予與賢弟坐松陰，聞鳥聲，堂上論現量取境，如一一明了，秖是教家事，與宗門中悟入大似隔靴抓癢也。三喚侍者非容易會去，若作容易會，國師彼時只消叫一聲便好，云：「將謂吾辜負汝，卻是汝辜負吾。」何必三呼三應，然後乃爾？須知別有深深意，豈是檀郎認得聲便作悟門也？舊時行履姑置之勿論，果到不疑之地，當時便得實用，又何待病後為？然睡夢不得自繇，此又據款結案，大可笑耳。復云：「岑大虫示人太孤。渠往往見人陷此塗轍，非是遏捺學者，故爾為之乎？」當知岑師如吹毛利劍，擬其鋒者即喪身失命，可謂婆心太切也。佛云：「真非真恐迷。」豈但掀翻識情窠臼？即「真」之一字亦不知寘之何地，況以外書平旦之氣似之乎？大似夢中說夢，又可發千載一笑耳。大珠和尚問馬祖，祖曰：「即此便是。」大珠故為有力者，負之而趨，恐亦未知日用行履。若向這裏認其太賒，不但未會大珠，恐亦未見馬祖也。

又云：「識者知是佛性，不識認作精魂。」折中且寘，賢弟還識也未？只須日用中是佛，也須吐卻。臨濟云：「老僧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，與汝諸人胡喝亂喝作麼？」如不向紫羅帳裏穿下過來，未

免有紅紫之誚，非宗門得力之句也。又用心曰：「無事時不怕不明白，唯防念慮起時。若知一念緣起，無生即化了。」此是將緣起無生化念慮，宗門中還容得此等說話麼？三十棒教誰喫？又云：「應物時不怕念慮起，只怕不明白。」明白時即有念慧，有現炤，此又以明白治念慮，宗門中還容得此等說話麼？三十棒教誰喫？又云：「本體本具，炤而寂也。」宗門中還容得此等說話麼？三十棒教誰喫？此即是教家老婆舌頭，非悟門也。又云：「不必工夫。」又云：「如是保任。」又云：「勿忘勿助。」種種皆顛倒度量之心，非參究也。

即前為賢弟說，只是似，不是真，即此似字亦權巧也、安慰也。如果似不待此體會，動著便脫、捺著便轉，不必引經引教，轉引轉遠，不相應。何也？蓋為從來不曾參究，悉以知解心印定，正所謂認奴作郎、認賊為子也。古德云：「三世諸佛不知有，狸奴白牯卻知有。」僧問九峰云：「如何是頭？」曰：「只須知有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尾？」曰：「盡卻今時。」其「知有」二字豈是揣摩識情，以日用為知有耶？予曾拈云：「三世諸佛不知有，掬明月於無影樹頭；狸奴白牯卻知有，剪白雲於不應山谷。誰能知此意？除是長嘯者。」與賢弟知有，是同？是別？又云：「宗門中一切奇怪言句無非要人知此事。」只此見賢弟悟處，若作恁麼知解，宗門掃地而盡，「知有」二字何曾夢見者乎？只此知有，賢弟便可用心，直要徹見古人幽隱深奧。所以云：「若要知此事，直須高高山頂立，深深海底行，向威音那畔翻身，十字街頭打睡，更須白汗交流，喫痛棒始得。」不然，則炤而寂、寂而炤，終日保任、終日不起念，無事於心、無心於事，體悉此意，未為良證也。

與善來禪人

迢遞三千里，因循十二時，支那都走遍，可惜腳跟皮。汝纔入門時，便識汝了也，東走西撞圖箇什麼？若是皮下有血底漢子，自當擇一本分宗師，三二十年搬柴運水，墾土掘地，未為分外。今時有一等假知識，魔魅人家男女，開口便云：「有甚麼禪可參？有甚麼工夫可做？直下承當蚤是遲了八刻。」繇此謂之俊捷、謂之英靈、謂之天然、謂之超拔，於本分上既不用心，將這些業識銷磨不去，噇了施主飯，學詩、學字、學頌古、學開示，只饒學得口頭便利，詩過李杜、字壓鍾王、頌古如雲興、開示如瓶瀉，秖喚作業識茫茫。縱哄得人信向禮拜供養，秖裝束得一箇皮袋子，一朝敗壞時手忙腳亂，閻王老子放他不過，鑊湯爐炭，劍樹刀山，百劫千生未有了底日子出得頭來，知是幾多劫數？以清淨眼觀此等假知識，如廁

中虫、如淨地上荊棘、如清風裏臭鴉，又喚作無慚愧人、無廉恥人，汝還知麼？汝還辨得麼？若具參學眼，向這裏辨得真偽，便好于衲衣下抖擻幾根肋巴骨，四大子假合便鼓兩片皮，能講能言，一口氣不來，向甚麼處去？莫承當個事便休去、莫將經書上印證去、莫隨善惡業牽將去、莫將盡十方世界都盧是箇自己本無來去。若如此見解，將來飲洋銅、吞熱鐵，管取有分在。既不如此，又作麼生得的當一口氣不來畢竟向甚麼處去？如坐在銀山鐵壁之中，秖求迸開，還容得第二念起麼？還容得思惟分別麼？到恁麼田地，只須囚地一聲向威音那畔，又那畔翻個觔斗來，始可向博山這裏喫痛棒。不然，且就千巖萬壑之中打野狸，消日子，總不干老僧事。偈曰：學道如牛毛，發明如兔角，人人喜平易，那肯窺山岳？積翠與重巖，終是難描邈，名言并奇句，情想亂穿鑿。撞著黑面老，未免遭貶剝，有志丈夫兒，趁時須早覺，打破生死關，始可稱絕學。

與劉胤平太史

佛祖之道，貴在得人。如彌勒菴與諸昆仲初會時，秖欲居士深生信解世諦有為之法，非山野所望，今科名巍赫，係因緣和合，偶爾成褫，亦乃夙世靈苗之所發生，當思之未兆之先，所謂寤寐勤劬，思報佛恩，切不可自生怯弱，孰為有力？孰為無力？孰為大根弘願？孰為淺根劣器？居塵、出塵、全身擔荷者，捨居士其誰歟？又當念生死事大，無常老病不與人期，失之剎那，悔之永劫，參究一念不可須臾忘卻，禪警語作個策身符子，遠離諸過，以期大悟。凡在佛門，一切善事盡其力量皆可為助道因緣，若半遮半掩，即同流俗，非佛門弟子。博山有一頌不免舉似居士，若向此頌子上徹去，不須動步，與山野大笑一場，可謂老胡今日有望也。頌曰：博山事香燈，居士援毫管，千里審跬步，兩人缺一半，惟有過量漢，不被時辰轉，果知分寸長，卻笑丈尺短。楚水吳山霧一團，森然雲樹謾勞攢，梅花無意枝頭放，爛熳枝頭驗的傳。後二句是山野昔所和偈語，居士高發時，不知曾記之否？敬以點破，可發千載一笑。

文

上養菴和尚七十壽

鵝湖山高雲赩奕，如蓋如幢金蕊色，炤世明燈坐道場，一道靈光燭天北。獨步寰中意自殊，南方知識迴良模，推開辨老門前臼，奪得蘭公肘後符。梅花枝上露消息，倒跨燕都神駿逸，金鉤海底鈎鯨

飛，天目峰頭銀浪激。歸來占斷白雲春，飯糗羹藜絕四鄰，德比黃梅躬餉母，詩同慈覺勸尊親。天生純孝既如此，等視眾生猶一子，開堂法乳潤枯松，說法金鱗躍芳渚。今年七十從心度，半倍趙州花甲數，使得時辰珠走盤，吞乾日月壺縣樹。眉毛似雪畫難傳，萬仞須彌聳巨川，擬同嵩少追芳躅，笑與支那較大千。

奠鵝湖和尚

某年月日，弟子某謹以素饈香燭之儀致奠于鵝湖堂上，示寂先大師養菴和尚之靈龕，而言曰：「於戲！先師靈心湛寂，道性貞醇。幻化八十春秋，渾無起滅；成熟千生善聚，示有去來。梅花枝上笑拈不夜之春，茶銚爐邊剩得活人之句。見野燹而知起處，境量消融；封鎖鑰以驗方來，真機獨露。不起日旋三昧，大施無礙鉗鎚，悲花法雨灑人寰，慈意戒雷轟碧漢。不謂化儀告畢，緣應已週，金棺掩耀，俄驚白樹以興哀；鵝水藏珠，不睹玉毫之散彩。白雲慘乎無色，瀑布凄以斷流，頹法門之華棟，四眾何依；竭覺海之靈波，群生失潤。某等夙承洪鑄，仰戴玄猷，瞻模範以步趣，風高莫及；藉聲光而提命，恩大難酬。叨餐法乳之深，徒戀雙趺之跡，溪毛澗水，聊為最後之純陀；海月山雲，永作吾師之供養。至痛無文，真炤靡隔。」

念佛文，為棲霞一門禪人說。

夫淨土者，乃一切眾生究竟安身立命處也。念佛者，乃一切眾生第一背塵合覺門也。寂光真淨，惟是佛居，從此垂作實報淨、方便淨及同居淨，以接引彼菩薩人、二乘人及凡夫人。既從實以施權，則無權而非實；既隨義以立名，應顧名而得義。惟淨土之致不明，故念佛之理亦昧。但謂自性即是彌陀，而不知彌陀不外自性；但謂無念乃為真念，而不知淨念即是無念。是以究極於一心不亂，則諸佛心內眾生時時成道；托修於執持名號，則眾生心內諸佛念念證真。念惟是佛，如百川朝宗大海；佛全在念，如琉璃內含寶月。不惟感應道交，亦且自、他不二，但令諦信不疑，決定無諸岐曲也。余幼慕禪宗，得入壽昌之室，謬承記莂，三十餘年寥寥海內有唱莫和，刁刀魚魯，轉見參差，方知祖師西來事出非常，有大利者必有大害。功高易進，無如淨土一門，「念佛得度，今正是時」之語非欺我也。一門禪友結蓮社於棲霞禪室，攝念佛人同歸淨土，可謂末世津梁、人天標榜。乞余一言以作警策，余嘗謂：一切行者須信自心有成佛種子、信如來有接引大願、信有淨土可生、信有彌陀可見，

將一句佛號驀直念去，念到一念不生，則凡心即是佛心，更何生死不了？真可謂直捷穩當者矣。勢至圓通、文殊三昧，誰有志者而肯捨置弗修習哉？

放生文，為報恩自觀、以之二禪人說。

五濁惡世，缺陷眾生舉足動步無不是業，招因帶果無不是苦，而殺生一事則猶業中之業、苦中之苦也。止惡行善莫急於戒殺，轉毒為慈莫善於放生，故五戒、十戒、具足、三聚莫不以此為初基，果位聖人、因中大士、履真上賢、出假菩薩莫不以此為首務。初果鋤地而蟲離四寸，道共戒也；聲聞入定而刀杖變花，定共戒也；菩薩以自在力現三塗為淨土，慈成力也；如來以佛眼觀大地眾生同成正覺，悲無礙也。好生之德普涵於九界，放生之功直圓於佛果，而世人每易視之者，良繇同體之理不明故也。蓋性為生理，識為生基，生機蘊於意地，生緣熾於六情，遍觀三界無非受生之場，備閱六道咸稟妄生之氣，達無性者方了緣生，悟無生者乃能護物，以無緣慈運同體悲，能會萬物為自己，故拔苦與樂根於心、現於事，不期然而自然也。若未明斯，致形跡為礙、物我成敵，在彼既有必償之果，在我仍造必報之因，因果相酬，循環無際，苦口良藥，如水投石，則奈之何？然奔濤狂瀾勿忘中流之砥，移山抒海弗替初心之誠，難行能行亦在當人之自奮耳。苟能斷殺業、除殺法、離殺緣、滅殺因、忘殺機，於根塵識界盎生理於依正自他，則菩提涅槃便可向放生一事中薦取，豈世間功德所能彷彿哉？
自觀、以之二禪者，率諸善友創此社於報恩大剎，予為申明其義以告同仁，俾能放所放，咸契無生緣生之理，庶地獄可以頓空、佛性可以頓了，謂放生社即寂滅場可也。

序

重刻《五燈會元》序

釋迦不出世，祖師不西來，佛法遍大地，譚玄口不開。當此時也，語言文字蹤跡不來，棒喝機緣鋒芒不露，逮夫拈花示眾，牽起陳爛葛藤，立雪安心，突出現前公案，遂使宗風廣衍，慧日高懸。燃長夜之燈，群昏頓曉；拈一莖之草，法界齊觀。駕車須是打牛，磨磚豈能作鏡？如靈丹一粒，點鐵成金；至理一言，轉凡成聖。六代破水中之影，觸目皆真；五宗競空裏之花，通身是膽。橫趨而出，笑木[木*突]以何堪？撩起便行，悟佛法無多子。睹水影不從他覓，

處處逢渠斷腳脛，痛見己非，頭頭是道。若論佛法，一切現成，諦審玄猷，千燈互炤，龍蛇分于棒下，凡聖藉以喝通，機發于未兆之先，用施乎形聲之外，乃至一言褒貶、一棒縱奪，以非為是，口似甜而意甚苦之；以是為非，心實允而辭無洽矣。雖久參耆宿不敢以正眼覷，況識情解路能通之乎？所以道：狂機劣解，不可以大法示、不可以宗乘聞。譬夫美食置諸穢器。祖不云乎？醍醐上味為世所珍，遇斯等人返成毒藥，惟大心眾生始能擔荷。入斯乘者，不可不自慎也。

會五燈為一書者，宋靈隱大川禪師。未蒙入藏，雖一二處刊行，安能廣布？自性禪人頓發大心，謀於觀察曹君為之首，倡募諸同信工過半矣。余初上鼓山，聞其事，歡喜樂成。復徵余為序，因援毫以書其大概云爾。

《萬佛名經壇儀》序

眾生淨覺，諸佛慧門，繇薰變而成凡，隨淨緣而見佛，既隨緣染，緣實無生，聖凡迷悟悉強名也。《圓覺經》云：「知幻即離，不作方便；離幻即覺，亦無漸次。」如此領略，不假漸修，非作故無，本性無故。良以眾生情生智隔，想變體殊，趨暗背明，捨安投險，縱無明之嗔火燎功德之稠林、沉業識之愛源、漲真常之覺海，戒乘路塞，人我山高，眾妄起而邪見生，諸器成而金體昧。隨情逐境，破四棄之清規；動念乖真，結八重之障罪。根本繫乎七眾，無論是俗是僧；結業失於一時，豈分在此在彼？受六交之苦報，雖千萬劫必償；造十習之惡因，縱億萬生不返。是以群靈競出，大聖垂休，駕苦海之慈航，開覺城之鎖鑰，說難思之懺法，彰諸佛之洪名。設壇結界，獻供懸幡，燒種種香、散種種花，興大悲念、發菩提心，禮佛一拜，借壯士臂以折慢幢；念佛一聲，擲如意珠以澄濁水。空諸我相，徹彼真源，如滌淨器以見純金，似揭晴空而清智眼，貴在力行，毋容忽念，瑞凝相現，罪滅福生。若能諦信不疑，定許超凡入聖。斯經自某朝翻譯，載於藏典，人所罕聞，茲因某禪人化某居士運大乘心，廣諸佛行，嚴涅槃岸，拔眾生苦，消黑業于當念，財、法二施，投智種於悲田，賢愚一致。或云：「我本宗門禪客，毋容瑣瑣事諸壇儀。」當知彼即地獄罪人。莫呵饒舌，願賜流通。

重刻《圓覺經》序

夫緣生無性，生佛之跡本虛；無性緣生，聖凡之形宛爾。隨業感而報分優劣，逐境浪而識變精粗，如來大光明藏是眾生淨覺之本源，

眾生最清淨心是諸佛本起之因地。當知無明無體皆是空花，實際非塵，妄念輪轉，究竟圓滿。體常寂以遍十方平等道成，心恒通而舍利土不妨以幻修幻，肯信居塵、出塵，開總持之門，絕去來之相，登涅槃之岸，忘得失之心，虛空何更生花？真金不重為礦。貪欲斷而生死斷，愛渴除而理障除，非植二乘，頓超五性。無取無證，眼不自見眼；非智非愚，心不自生心。植眾德本，成就道源，悟圓覺以淨覺心，取靜行而澄行證，客塵永滅，妙體方週。聞在剎那、悟通曠劫，二十五種輪觀，隨順繇人；百千萬種法門，樞機在我。執四相而生顛倒二妄相，依了六情以契圓明一心，匪礙作止任滅；仗知識以銷融憍慢愛憎，觀眾生而同體。期限成純淨之樂，懺悔斷結習之根，悉備上機，頓圓種智。是為十二分經清淨眼目、三千七百祖師密傳之要領也。

茲因顧居士發心重刊，使一切眾生入文殊智海、普賢行門，履圓覺妙場，坐華嚴法界。激予序引，予不敢以宗乘中較其優劣，大抵就斯經旁通箇消息耳，是為序。

《建州弘釋錄》序

余作驅鳥時嘗遊閩中，知建州為理學淵藪，後閱傳燈諸書，又知建州為禪學淵藪，每見建州僧必詢其鄉之先正，然往往不能對，因為悒悒久之。丁巳春，吾弟永覺師初棄儒入釋，從壽昌先師學枯禪，因與道其鄉之先正，甚悉皆粹若珙璧、逸若鳳鸞，多余所未及知者。余喜甚，指其胸曰：「此是一部僧史記。」師曰：「吾將志而傳之。」無何先師沒，師來博山同居者五載，余間索其舊諾，師曰：「俟識鼻孔後為之。」後歸閩隱山，未通消息。戊辰春，余自鼓山還博山，道經建州，師迎於開元寺，余一見而識之，曰：「今可志建州僧也。」師笑而不答。余乃問曰：「壽昌塔掃也未？」師曰：「掃即不廢，秖是不許人知。」余曰：「汝偷掃去也。」師曰：「穌尚又作麼生？」余曰：「掃即不廢，秖是不曾動著。」師曰：「和尚似不曾掃。」遂相笑而別。

至己巳冬，以書來博山，則建州僧志成寄以相示，且徵序焉。余閱其所集，凡分之為四科：首曰達本，重明宗也；次曰顯化，彰[示*曷]應也；三曰崇德，錄眾行也；四曰輔教，備金湯也，合之命名曰「弘釋」，崇法化也。其識正、其論確、其採訪博、其分界嚴，非良史也耶？

昔者道宣作僧史於唐，弗長於文，且不知有別傳之事，齊達磨一宗於枯寂之輩，識何闇也？贊寧作僧史於宋，學富而才疏，且列黃蘗於感通、列岔頭於遺身、列永明於興福，至於雲門，僧中杰也，反

舍之而弗列，則其謬為尤甚。覺範繼贊而有述高華秀朗登作者之壇，然止傳禪宗諸彥，可以稱全史乎？今師所志，雖僅僅一州，而宣寧讓其雅當、覺範推其完備，迥然獨出，前無作者，即此可以窺師之一班矣。

矧千載之上，藉師而傳之；千載之下，藉師而知之。是師之功，固在千載之上下也。建州稱弘釋者，非師而誰歟？余故樂觀厥成，不辭而為之序。抑又聞師撰述甚富，盡當殺青以傳。若然，則天下後世有大造焉，非獨一建州也。余請拭目以俟之。

重刻《蓮宗寶鑑》序

優曇大師徹證禪宗，專心淨土，自利早圓，悲臻未悟，將念佛一門集成十卷，顯諸佛轉未轉之機輪，闢眾生信不信之障礙，其引據確、其總攝周、其設教融、其指歸捷，可謂大有功於後學者也。慨末法我相自高，邊見分執，貶淨土為小乘，指念佛為權行，甚者向人涎唾下覓尖新語句，蘊在八識田中以為究竟極則，及乎到頭一毫無用，是之謂棄楚璧而寶燕石，返鑑而索炤也，其亦不辨甚矣。

夫我釋迦文佛，不妄語者、不異語者，《彌陀經》云：「一心不亂，專持名號，乃至七日即得往生。」《法華經》云：「若人散亂心，入於塔廟中，一稱南無佛，皆共成佛道。」此其披心瀝膽，徹底為人，此言不信，誰為可信？此言可信，又何疑于淨土念佛之門乎？要而言之，七日不亂為何等心？入塔廟稱南無佛之時又何等心？能者得之，禪道如是而已。

若是真師子兒，哮吼一聲，百獸腦裂，說淨土亦得、說禪亦得，說淨土即禪、禪即淨土亦得，雙是亦得、雙非亦得，終日念未嘗念、終日生未嘗生，終日無念不妨說念、終日無生不妨說生，圓陀如摩尼珠，求其住足處了不可得，何禪何淨土而乃二之。然雖如是，更有一句彌陀未曾道著，欲盡情吐露，奈舌根短也。噫！掣電之機，留待哲者。

八關戒序

眾生受佛戒，即入諸佛位，位同大覺已，真是諸佛子。此菩薩戒，非八關戒也。然戒有大小，體非異同；戒有廣略，理無分析；戒有斷續，性絕開遮。自非利生大士，不無犯于塵勞，有力行人何難行于頃刻，躋緣生之道岸；一日之齋，通累劫之津梁。一日之戒，謾言瑣細具得全功，不論短長頓同全戒。譬如飲海一滴，味同全海；又如一滴投海，同海全波。須知戒淺功深，因微果徹，興聖人之方

便，悲開詣實之權；標大士之指歸，喜見從權之實。清山主撮其簡要，吳太史覈其攸同，收圓行于一時，植殊因于永劫，不揀貴賤，勿論智愚，但辦堅實心腸，定入華嚴藏海。

生生社戒殺放生序

語云：「護生須是殺，殺盡始安居。」此勇猛丈夫決定志也。良以眾生恣無明窟、養爛壞身，秖解殺他，不知自殺，五魔熾盛、六賊戕害、四蛇毒攻、二鼠交嚙，從劫至劫，殺吾慧命、劫吾法財，可謂大冤家、大怨敵。而且親之、愛之、從而結之，殺一切眾生，噉其肉血，恣養四大，一氣不來，盡成灰壞，因有限身造無窮罪，根性陝劣，迷極不返，三途報至，誰當代受？若能返炤，是大不然，當披堅固鎧，仗金剛劍，斬魔賊于五蘊蓋林中、逐蛇鼠于無陰陽地上，廣法身之慈愍、起同體之大悲，見一切眾生如一子想，無彼我相，以無緣慈化無相眾生。此雲棲老人深達法相也，湛上座興悲運慈，悉倣雲棲軌則，而桐之諸上善人互相鼓導，生社繇此而興，殺業繇此而斷，豈但戒殺？而且放生。豈但救眾生命？實乃續諸佛慧命，廣一切眾生慧命也。何以故？以同體故，其無功之功、無德之德，所謂以殺為生，吾不得以筆舌名之也。

〈報恩品〉序

聞夫苦海無邊，慈恩匪一，情想局于限量，識性迷于無知，限量則灼有親疏，無知則妄分彼我，輪迴于生死三途之業報何窮？旅泊于人天九有之昇沉不息。改頭換面，多生父母結盜賊之冤；戴角披毛，歷劫宗親償兒女之債。大師興慈悲念，說四難報之法施，長者現衰邁年，誨一惡性之逆子，胸前而寢，膝上而遊，真情普矣。男為慈父，女為悲母，親愛彌乎？以世界為殿堂，以人民為根本，國主之深恩莫報；以神通為利樂，以度行為修因，諸佛之慈德無休。捨幻化財，植人天福，身命頓超；棄有漏軀，絕堅固想，傳心為最。解法義而流通法義，還他三界智人；知深恩而報荅深恩，須是九濤居士。不辭饒舌，願入斯乘。

正觀禪人刺血書《華嚴》諸經跋

夫大法難逢、真乘罕遇，千燈供佛，酬半偈以何辭？四句潤心，捨全身而不吝，況破塵出寶。法界全經，大士因門、如來果海，塞滿龍宮之藏，具在一塵；播揚鷲嶺之奇，縱橫萬象，自非曠劫植菩提

之因地，安能手捧目觀偶此勝緣哉？正觀禪人夙薰種智，修假多方，出娑竭之湧泉，繡貫花之妙品，加利刃不見當機之痛，流鮮血無慚捐體之施，書《報恩》、《金剛》、《華嚴》共計一百有餘卷，以弘寶筏，庶渡迷津，蔓衍不二之雄文，舌根流出；騰躍難思之義海，筆底翻來。反觀法帙得成，肌膚無損，勝妙廣博，幻質何乖？得浮世之便宜，履法門之徑路，妙緣斯在，道岸非遙。

疏

廣福菴化藏經疏

箇中不立元字腳，一大藏教向甚麼處得來？隨方建立總持門，七百函經從自心中流出。睹明星而悟道，瞿曇之鼻孔頓開；拈莖草以投機，帝釋之面門荐破。一片白雲瀰漫，幾多歸鳥迷蹤？山河大地作琴聲，到處花飛蝶舞；水鳥樹林譚實相，何須鳥跡蟲文？得魚兔方捨於筌蹄，盈倉儲始忘乎田地。剜千燈而供養，信知大法難逢；捨四大以酬心，秖為恩歸有地。周廉溪發弘誓以相資，眾居士乞片言而為引，續佛慧命而壽命無疆，勞己色身而法身始顯，佛緣克就，世道遐昌。

覺慧寺化藏經疏

法幢高豎，人天之白業薰成；寶藏遙頒，緇素之玄風始著。捨金輪而談真諦，拴回帶雨泥牛；剜赤肉以博真詮，倒跨嘶風木馬。普眼雲興二百問，人人衣縫綻開；普賢瓶瀉二千酬，箇箇缽囊盛滿。抉驪龍之至寶，須探覺慧奇蹤；踵伏龍之芳塵，要入普聞玄徑。天垂寶蓋，千餘年之靈運重來；地界金繩，四大海之真源復湧。打開瞿曇寶藏，大家乞我一文，豎起慈氏層樓，普願同拈片瓦。緣生之實相有據，誰申較量之功？性地之靈苗再生，好下有情之種。

護生社募緣疏

真心彌亙，寧有六道之殊形？妄念隨緣，遂感多生之異質。如來大光明藏是眾生淨覺之本源，有情最癡暗根含諸佛妙明之因地。雖報緣聰聰蠢蠢，然覺性完完全全，蛛結網機械可知，鵲營巢靈心逾巧，鱔解鑽泥而隱，虱惟趨暗而奔。觀蠕動咸自貪生，雖傷殘而猶戀質，舐兒之鹿涕泣而腸斷幻囊，護子之虫命壞而身環舊穴，瘳乳捨將烹之鱉，投珠醫未死之蛇。何忍剝皮剔骨，活潑潑以入鑊湯；

劈腹剜心，魂飄飄而驚爐炭？淚未乾而皮毛脫落，肉尚動而廚灶喧嘩？可憐頃刻下咽喉，誰識神號鬼泣？肯信無端被燒炙，須知果欠因酬，三途之業報無休，萬劫之羈縻不息，豈可恣情悖理，烹鮮擇肥，惻隱忘大聖之真慈，食噉導凡愚之惡習，無纖毫好生之念？藉口曰：「萬物養人。」興殘慘造業之心，又豈知三途在我不爽絲髮，如影隨形？普告達觀長者大發慈心，效解網之仁，啟放生之會，杖頭之青蚨不惜，囊中之故鈔何慳？脫籠檻如出囹圄，好看理羽毛而愉快；免砧几如離屠肆，灼然全幻體之靈知。鼓翅空中，現黃衣而拜主；昂頭水面，旋印紐以酬恩。果報無差，循環不息，莫呵饒舌，願賜登名。

法雲寺修造疏

華藏獻奇，閩地概稱佛國；閣浮選勝，樵潭剩有僧居。喜列祖以傳燈，賴眾檀而樂善，山林積翠，泉石凝光。茲因道鐫禪人鋤破雲霞，芟除荊棘，寺基復古，殿宇維新，酬微笑之勝因，集同參之淨侶，橫吹銕笛，倒跨泥牛，採汲不虛施，一任蒸雲驟雨；茶湯應有待，從教日炙風吹。烹佛祖之心肝，敲虛空之骨髓，直欲頓開碧眼，預須成褫莖茅，嚴丈六之金身，旋七重之寶蓋。飲斷流之迅水，踞峭壁之懸崖，炊無米之香糜，燃非薪之烈火。鄉坊城市總須乞我一文，居士宰官普願親垂隻手，果因不昧，佛道斯成。

博山無異大師語錄集要卷六

首座成正　錄

偈

示董巖達空禪者

通達虛空翻白浪，好把家私都破蕩，有眼不見有耳聾，赤肉團中加痛棒。從教白醭口邊生，佛法塵勞一坦平，正念針鋒箚不入，面皮鐵鑄沒人情。非禮莫教輕動步，舉止安詳要回互，謾將知見妄疏親，拶碎疑團須妙悟。不破疑團誓不休，放出溈山水牯牛，一朝驀鼻穿歸也，迴地遮天這一頭。

示峰頂智建禪者參「無」字

狗子佛性無，當下絕親疏，如入千尋浪，惟求赤尾魚。有角非關鯉，無鬚不是渠，有無俱勦絕，直探驪龍珠。又如四面火，前方一線餘，退步即燒殺，橫趨亦喪軀。烈燄非停止，求生莫待徐，用意切如此，管取發靈樞。

示參禪偈

參禪須銕漢，毋論期與限，咬定牙齒關，只教大事辦。猛火熱油鐺，虛空都煮爛，忽朝撲轉過，放下千斤擔。

又

參禪莫論久，不與塵緣偶，剔起兩莖眉，虛空顛倒走。須彌碾成末，當下追本有，生鐵金汁流，始免從前咎。

又

參禪沒主宰，秖要心不改，萬彙及塵勞，旋坌誰愀悽？堅硬可擎天，勇決堪抒海，雖然未徹頭，管取前程在。

又

參禪發正信，信正魔宮震，片雪入紅爐，赤身遊白刃。只尋活路上，莫教死水浸，大散關忽開，倒跨毘盧印。

又

參禪休把玩，倏忽時光換，至理雖玄奧，秦時鍍鑠鑽。咄哉丈夫心，著手還自判，百年能幾何？莫待臨行亂。

又

參禪無巧拙，一念貴超越，識得指上影，直探天邊月。劈開胸見心，刮去毛有血，分明舉似君，不會向誰說？

又

參禪須趁早，莫待年紀老，耳聵眼矇矓，朝在夕難保。生平最樂事，到此都潦倒，佛法本無多，只要今時了。

又

參禪莫治妄，治妄仍成障，譬欲得華鯨，管甚波濤漾？至體絕纖塵，妄心是何狀？謹白參禪者，斯門真可尚。

為蔣居士薦母

叱去泥牛木馬，橫拈玉線金針，刺出真空錦繡，何須向外追尋？從來不是眾生，何用更求活佛？放光動地者誰？喚作天真一物。

示雪航禪人

行盡千山與萬山，逢人特地放癡憨，一朝看破枝頭月，始覺澄潭徹底寒。

示智鐫禪人

一片閒雲歸嶺去，三間茅屋旁山隈，乾坤裹向袈裟裏，今日分明付大梅。

示炤浮禪人行腳

問君曾讀五車書，[打- 丁+侖]管成文似有餘，我已搖鞭君信否？歸家應笑倒騎驢。

示成涵禪人省親

幾回夢入故家鄉？麥飯蔥湯謾忖量。踏遍山川圖甚事？只須親見本爺娘。

示志西禪人

分明兩口一無舌，[竺- 二+欺]土揚塵無間歇，突出海門大日輪，元來卻是新羅月。

為六雪禪人入關

翻思昔日雲門老，關字相酬最上機，分付博山閙道者，莫教辜負翠巖眉。

出關

始行大事六年雪，頓入圓明一片冰，今日幸親無縫塔，掣開關鎖萬千層。

示穆禪人

逢緣不盡謾云休，細看溈山五字牛，肯信虛空成粉末，劫外無身何處遊？

示筵禪人落髮

當機削去娘生髮，露出摩尼頂上珠，分付時人高著眼，此回親見赤鬚胡。

答周肯成居士

苦海中流弄釣竿，從渠漩澓不相參，西江涓滴如吞盡，沙界都盧一座龕。

示素真居士請經坰

生成一片鐵心腸，猛浪狂風頗厮當，今日回觀山頂月，逍遙誰謂腳跟忙？
剖塵直欲見全經，舟楫何辭泛遠溟？怪石狂風穿下過，此回始道佛家寧。

挽劉和鶴孝廉

澄江風細浪花開，曾得金鱗上釣來，抹嗒不隨煙雨散，暮雲幾度夜招回？
歲寒心有幾人知？六月梧凋不近時，卻憶講經臺上約，而今已寫挽君詩。

示眾禪人

一莖草上現瓊樓，吸盡支那四百州，贏得清風收白汗，何須特地使人愁？
天高地厚問端豯，棒喝交馳卒未休，換骨洗腸猶不是，誰知屋裏販揚州？
話頭一句如弦直，聞說如何見面親，縱是風恬閒不徹，還憐活水躍金鱗。
一句話頭如鐵橛，三千里外步如初，從來心法無前境，大地收來一草廬。
一句話頭如鐵橛，逢人那論是和非？直教凍殺阿羅漢，春到僧園菜甲肥。
一句話頭如鐵橛，年年九日是重陽，旋風八字打不盡，開眼明明入鑊湯。
一句話頭如鐵橛，從前知解盡掀翻，忽朝白浪滔天地，無手人撐沒底船。

示如是禪人參「無」字

趙州無，古今有，伶俐衲僧顛倒走，若于二處見根源，大似面南看北斗。破無字，兩重關，重步登高萬仞山，縱饒絕頂橫身過，吸霧披雲未可閒。筆直路，行將去，誰管途中住不住？只教倒跨紫金毛，反側始能張露布。海底塵，山頭浪，奧語玄機都不向，月皎風清夜靜時，沾著纖毫成莽蕩。反覆看，不較多，泥牛解吼木人歌，油瓶丟向籃筐裏，笑殺當年凌行婆。

示六義禪人

誰云有六義？寧知一字無，寄身如浮雲，經世一須臾。男兒氣浩然，眉宇動天樞，灼然沒巴鼻，迥與生死殊。打開大散關，壯哉始自娛，莫學班白人，喃喃讀梵書。論義如流水，究竟若交蘆，真是獅子兒，生成鐵額顱。又如猛丈夫，抒海求明珠，只教親瞥地，裂破祖師圖。

示陳居士

遍界不曾藏，眼根豈能見？除是悟心人，當下討方便。單提句話頭，深追與力究，纔欲涉思惟，圓明成過咎。譬如破重關，力與

萬人敵，通身都是膽，輸贏在咫尺。那復論危亡？亦不分彼我，抹轉上頭關，無可無不可。果是獅子兒，不向那邊討，力就解翻身，根塵光皎皎。清風拂夜月，旭日盡朝露，萬象咸點頭，森羅盡回互。喚作無事人、喚作猛烈漢，更擬問如何，水浸石頭爛。

送無澤禪座上羅浮山

緬想當年景泰師，芟茅搆室海之湄，羅浮絕頂恣遨遊，鐵橋峰畔連瑤池。石門方廣容几席，三更日上海水赤，漩澓乾坤辯故新，吞吐風雲度朝夕。上人今往亦何求？縱步勤登二石樓，倒視滄溟如涓滴，一千瀑布稱雄流。明月壇邊戒剩有，殺佛焚經誇抖擻，錫杖源清浴活龍，玉鵝峰峻逢花首。七十二洞奏天樂，百千草木成瓊閣，夜深險極轉身難，踢破指頭親見腳。我亦將來步此山，入林端不問人問，折桂茹芝間歲月，時臨清碧炤衰顏。

示林野上人

真修行，辦己事，願與釋迦為嫡子，迥脫塵勞大丈夫，好將名字標僧史。住深山，棲巖谷，那管春花秋草綠？一箇閒人天地間，饑寒飽煖隨緣足。鋤為枕，草為氈，睡眼摩娑白晝眠，西來大意山頭有，何必臨機更豎拳？不勞心，枉費力，華藏莊嚴在咫尺，大千沙界絕遮欄，煩惱無明都解釋。不動步，是真修，體露金風得自繇，看破世間顛倒事，青林深處一聲鳩。

示念如上人

一口氣不來，畢竟甚處去？重玄奧義從斯起，閻浮走遍萬千遭，歷劫何曾離自己？識得自己是何顏，毳衲橫披露半班，峭壁懸崖穿下過，方知峰頂有層巒。

示本宗上人

如何是本？古路崚嶒踏得穩。如何是宗？澄江水底口頭紅。麻三斤與乾屎橛，蹭蹬如吞荊棘蓬。識得此心無二法，動容不待眉毛眨，破爛袈裟撩亂遮，崢嶸頭角恣騰踏。不學諸方五味禪，清風過耳自悠然，聖凡家業都拋卻，撒手徜徉笑掣顛。旋身不踏無明草，佛法塵緣都潦倒，本源靈湛絕週遮，海底珊瑚和日皎。

示慈門上人

一句話頭如鐵橛，眉毛不與眼相參，究心自古無多事，劈破疑團是指南。疑團破處無涯岸，突出衣珠光燦爛，從他八萬四千門，門門撞著是這漢。臨濟當年赤肉團，至今鮮血尚漫漫，真人裏向袈裟裏，鼓掌難教覿面看。只須揣出虛空骨，徹底無依休恍惚，順流筆直到江西，匡廬深處蛟鼉窟。五老峰前翠作堆，劫風幾變尚崔嵬，江濤響入遊人耳，莫錯呼為腳底雷。

示湛如上人

圓明湛湛妙無垠，如涉纖毫即是塵，大地都來銀世界，更于何處覓金身？休云妄，莫分真，只知一馬生三寅，匝地清風何所有？笑看鸚鵡過西秦。

示吳觀我宮諭

一口氣不來，畢竟甚處去？血肉身心非常住，勘破緣生緣不生，根塵即是大寶聚。鬧市叢中景物披，何須山塢與江湄？負薪樵子機頭婦，渴飲饑餐步不移。百草頭邊親祖意，母拘路滑恣遊戲，謾將佛法當真參，沾著些兒成垢膩。本來無古亦無今，肉髻明珠豈外尋？黃鶴樓前伸轉語，方知居士問頭深。

示何芝岳尚書

一口氣不來，畢竟甚處去？靈山古佛親分付，回頭石馬出紗籠，肯就家庭守珍御。淨几明窗自在時，花香雲炤碧羅衣，夜深月下翻清影，無蒂珊瑚露幾枝？折杖行兮途路杳，旋身逾覺乾坤小，不須別樣問通津，萬事無如出處好。眼動眉舒曰妙存，鴉鳴知是幾黃昏，依正報中親瞥地，迥然無佛處稱尊。

示方廣野居士

一口氣不來，畢竟甚處去？急著娘生雙眼覷，洞然無物飽齁齁。逼塞虛空何處住？既無住處肯干休？鐵壁銀山迸出頭，謾道腰纏十萬貫，端然屋裏販揚州。世緣那更分清濁？赤肉團中光閃爍，簡箇柴頭品字煨，風流何啻三禪樂？撫掌捫空意灑然，浮山湖畔草芊芊，倒騎驢子都遊遍，破霧披雲不記年。

示吳九濤居士

一口氣不來，畢竟甚處去？百年光景從頭數，忙忙三萬六千朝，莫待臨時申苦楚。長安大道痛加鞭，行不前兮亦奮然，直待九重宮殿裏，金爐應有暗香傳。翻雲覆雨曹山墮，活潑機輪無不可，纔欲將心度量來，溫州桔皮不是火。世間無水謾云波，吸盡西江奈爾何？酬渠祖意山頭有，紫霧紅霞映碧蘿。

示胡冰稜縣尹

一口氣不來，畢竟甚處去？白日青天誰不睹？還鄉盡道是兒孫，就裏無容誇佛祖。箇中原不立階梯，土面灰頭孰與齊？欲問故鄉晴雨候，須知腳下有黃泥。驅耕奪食男兒漢，步不移兮登彼岸，何必區區藉世燈？額上明珠光燦爛。夜無惡夢日無驚，大地山河一掌平，好把虛空百雜碎，不期華藏宛然成。

示宋大山孝廉

一口氣不來，畢竟甚處去？晴是日兮陰是雨，翻來覆去見根源，裂破胸襟誇步武。毋拘坐臥及經行，展似眉毛作麼生？雨後花香人發笑，霜前果熟鳥相爭。道人嬾與分時節，囫圇不用頻饒舌，鐵馬嘶殘劫外風，大圓覺裏無豪傑。你既無心我也休，兩忘何必強追求？趙州可煞添鹽醋，傾出當年投子油。

示方肅之館元

一口氣不來，畢竟甚處去？毋問三千七百祖，公案交橫眉目間，無心理會閒家具，法身清淨廁坑籌。沒來繇處有來繇，一朝拶出通身汗，始覺從前滿面羞，著衣吃飯隨時好，何自稽遲不自了？抹轉娘生惡面皮，觸著通身都是寶。開不成單合不雙，後園驢子繫枯樁，翻他覷井真三昧，隨處逢人豎法幢。

示林下石居士

一口氣不來，畢竟甚處去？劈頭認取最初步，縱橫萬里不離天，莫待臨時泣岐路。欲知淮甸與江干，連絡駢闐車馬殘，散盡浮雲開眼看，洞庭無蓋法身寒。凍殺法身成底事，隔岸無分他與自，

塵塵剎剎絕纖蹤，誰道婬房并酒肆？峭壁層崖不可攀，還期陸地見波瀾，風聲鳥語宣真諦，都在龍眠煙水間。

示能止靜主

一口氣不來，畢竟甚處去？穿過千門并萬戶，佛法何曾有覆藏？只要時人行大路。纔有纖毫即是塵，幻緣真諦不須分，杖頭痛處知端的直，下原無第二人。譬若行船牢把柁，南北東西都看破，只圖栲後清風生，管他眼底浮雲過。不涉廉纖彼岸登，傳衣無媿嶺南能，深山茅屋誰為主？土面灰頭一箇僧。

示楊蘭似居士

一口氣不來，畢竟甚處去？自古慈門無阻拒，寶所非遙趨進時，縱橫原不循規矩。明中有暗暗中明，明暗相參罷問程，拗折驪龍頭上角，珊瑚枝畔水痕新。抖擻通身虛捏怪，眼耳鼻舌分疆界，捏碎挪圓總不妨，自買應須還自賣。運水搬柴識得渠，從來就裏絕親疏，深山佛法依何住？鳥宿雲藏月上初。

示謝中穩居士

一口氣不來，畢竟甚處去？倒卓眉毛別有路，囚地一聲猛省來，人在煙雲最深處，心如古井不生波。笑殺臺山指路婆，豎起拳頭明歷歷，放開布袋奈渠何？覿面縱橫無忌諱，當機那論剎那際？十方三世絕週遮，偪塞誰分心境異？塵勞堆裏妙蓮香，東土西天謾舉揚，更有一言吐不出，無人處所為商量。

示齊季籲居士

話頭一句如弦直，生逼魚蛇化活龍，大地山河成粉末，眉毛血濺梵天紅。

示方奕予居士

話頭一句如弦直，人在冰山雪洞來，時節不同塵世界，桃花九月滿園開。

示姚申甫居士

話頭一句如弦直，混入方知不夜天，路載碧雲雲載月，無身人坐案前山。

示劉君含居士

話頭一句如弦直，行遍三千及大千，掉轉身來何境界？夜明簾外月當天。

示劉爾靜居士

話頭一句如弦直，水底紅塵山上魚，布袋都來收拾盡，珊瑚枝上喜跏趺。

示古田上人

話頭一句如弦直，劈破虛空膽氣豪，按下雲頭收兩腳，真情蹤跡在漁樵。

示止水上人

話頭一句如弦直，直捷何須論法身？果是超方烈漢子，腳跟不帶故鄉雲。

示恒如上人

話頭一句如弦直，風雨無停竟到家，卻笑後園驢吃草，夕陽西炤影偏斜。

示陳聘之居士

話頭一句如弦直，裂破閻浮猛丈夫，倒跨崑崙何處去？眉毛睫上好安居。

示吳鼎甫居士

腳跟無地不青山，祖意還期顧盼間，識得未拈花去處，是非不到飲光顏。

示眾偈

話頭一句如弦直，地覆天翻不動心，只有一條生活計，隨緣逾入逾知深。

又

一句話頭如鐵橛，碧雲深處有家傳，相逢不必重宣說，處處春風楊柳天。

又

一句話頭如鐵橛，死中要箇活人來，六根粉碎成團去，優缽羅花遍界開。

示孤月上人

講席都遊遍，來參沒味禪，鋤雲栽紫芋，引水種青蓮。邃谷嵐浮樹，乾柴火少煙，松風與夜月，相向不須錢。

示李若杜居士

日明事無別，間栽石上花，晴空尋鳥跡，陽燄摝魚蝦。酒肆尋彌勒，婬房訊釋迦，纔將清濁辨，緣境亂如麻。

示金燦宇居士

日用事無別，避喧轉覺難，飯餘歌晝永，燭盡笑更殘。一切但仍舊，萬般都是閒，纔生分別想，知隔幾重山？

示魁杓居士

信心功德聚，凡聖莫岐分，放出唯三要，收來只一塵。不從他變態，毋用自紛紜，識得衣中寶，何愁徹骨貧？

又

信心功德聚，真箇火中蓮，曠劫元無異，今生幸有緣。揭開塵界網，印破水中天，最喜金剛寶，光明炤大千。

次曹能始廉憲韻示諸同行者

登山須及頂，縱步莫移時，路險惟憑杖，岐分必問師。雲深行趁早，日落悔來遲，力盡機忘處，堂堂我是誰？

贈宮保元勳徐六岳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長安大道行人速，一鞭木馬踏花飛，九重宮殿爐煙馥。閒拈拄杖撞虛空，逼塞誰分心境同？到得還家花未老，白雲依舊故山中。

贈徹候方心寰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大鵬久住金剛窟，但問歸家歸未曾，休將古德商遲速。虛樓百尺倚晴空，門閉梯捐路自通，不動步時彈指入，樓前木馬夜嘶風。

贈勳卿詹見五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紅塵豈障參禪骨？雲衣不掛忽然甦，滿目桃花春簇簇。春風吹樹看春來，露柱生兒笑滿腮，識得無生親的子，任君掩耳過經臺。

贈大鴻臚顧醒石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這箇都非心佛物，驀爾通身熱汗流，一味之間百味足。百味誰嘗一味非？旅中無繫自知歸，解道澄江靜如練，令人常憶謝玄暉。

贈冏卿徐南高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紅藕池邊波可掬，通身獨露放光明，萬里山河清淨目。庭生瑞草未為奇，瓮裏醃虀變紫芝，碧眼胡師吞未盡，酸甜只貴大家知。

贈冏卿何天王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識取未生前面目，柳風梧月主人醒，掃花閒殺樵青僕。春到黃鶯語亦親，半塘遙隔見通津，還他寶釧金羈子，任我穿衣吃飯人。

贈勳卿俞容自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學道先教無厭足，假饒已悟更加鞭，管取千魔俱殞沒。護持須護自心王，冰雪中間別有香，大著眼眶看仔細，丈夫眉宇舊昂藏。

贈侍御徐孟麟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光明智火燒殘牘，逢人何處著商量？盡日芙蓉看未足。芙蓉霜刃向雲磨，魔佛繇來奈爾何？露布已聞鐃吹奏，太平端許臥山阿。

贈侍御任文升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緣生世諦多林麓，剖開慧眼顯全機，肯向塵緣空碌碌。突出衣中無價珍，從來見處不依人，大圓覺體光明藏，淨白元無一點塵。

贈侍御吳黃岳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清光靄靄彌山谷，舉頭誰不見青天？男兒肯向他尋逐。待客迎賓事事長，跬步何曾離本鄉？了知動轉非他物，優缽羅花遍界香。

贈民部朱羅青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回首紙穴凝蠅出，疑情舉處要分明，莫把心量重卜度。大千經卷一塵微，只貴當人剖出之，曾向洛陽官裏過，春花春鳥總宜詩。

贈祠部蔡聖龍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慧燈好向風前續，青天白露鷲峰明，更從何處分真佛？無分無別阿誰知？當下知歸我是誰，猛火煆成清淨土，一聲孤雁夜聽遲。

贈司馬麗序皇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春氣非傳紅與綠，一念攀緣眼底花，片言玄妙膺中物。空諸所有實諸無，活殺從來是丈夫，山色溪聲還跳出，

鬧藍風雨對屠沽。

贈司馬曹安祖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浩然氣宇餐天祿，堂堂妙用絕周遮，百匝千重光晃昱。底事分明說似君，碧空花雨亂紛紜，飯餘柳岸經行慣，清風微動水成紋。

贈繕部吳泊如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海外波斯雙赤足，夜來龍藏掌中生，鎚碎休教添碌碌。俊骨摩天秋氣高，虛空無物見纖毫，驅耕奪食男兒事，一任西風爽布袍。

贈繕部王季常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雪冷須彌偏突兀，拈來青棗大如瓜，見後桃花青似菊。熱油鐺舐大方饞，莫使重留貼肉衫，到得感恩知愧日，許君親見老香嚴。

贈虞部白雉衡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社舞村歌堪薦入，歌聲鼓節遣誰聞？耳中供個觀音佛。虛空消殞一人邊，草淨湖南萬里天，一句相憑重道當，石人雙耳聽聲前。

贈水部周敏山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珊瑚影映澄江綠，清風明月兩相知，蓮花水面如車軸。石頭城外草芊芊，踏月穿雲知幾年？一自洞庭歌罷後，至今花雨尚翩翩。

贈田曹金蘿石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禪林直豎蒼山骨，迥然一念射當人，此是吾家真種族。空花輪轉本來無，迷悟俱非井覷驢，討得钁頭些子味，臥雲嘯月種松株。

贈田曹吳嵒膏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刻刻須教深入木，和身迸透頂門開，六六原來三十六。鐵船無恙海潮通，月落沙寒釣已窮，若向此中親薦得，竹簫吹過斷蘆中。

贈國博丁蓮侶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蓮花漏裏西裝俶，一輪海日兩頭忙，六字彌陁千遍讀。口中讀讚心思惟，直下追尋影自隨，生則決生去不去，子規啼過古梅枝。

贈國博錢叔蘊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寶華淨界無延促，眉眶之下鼻頭垂，何人解把舟行陸？方舟渡子不曾迷，說著河源卻未知，雪滿短簑寒夢破，自驚身是釣魚師。

贈奉常林如沖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熟處當生生處熟，卻將生熟一鐺煎，跛鱉盲龜稱萬福。出門何地不青山？傍晚征夫閒未閒，開徹碓花供醉眼，磨成磚鏡炤衰顏。

贈中秘吳文孫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頭頭法法光明域，虛堂無事一聲雷，野狐跳入金毛窟。金毛獅子解翻身，這裏分明不昧因，吐卻狐涎入狐隊，出山人是住山人。

贈進士汪叔度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康莊車馬偏難忽，黃塵冉冉遍天涯，憑君拭洗青山俗。青山無況著秋煙，鹿草龍芝種玉田，獨有一年收未得，祖珍拋散禁城邊。

贈孝廉沈得一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得意華騮風趁足，奔騰蹴踏見分明，萬里空山尋古宿。尋人花影落繽紛，玉帶誰教報衲裙？合有臨行饒舌處，鍾山雲似博山雲。

贈孝廉陳賁生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白石蒼松堪擊筑，擊出針鋒一線通，千流萬派堪漩澓。山頭白浪海中塵，囊裏無錢賸買春，月滿珊瑚枝自露，跏趺應笑劫前身。

贈孝廉徐六虛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宗門豈傍他人入？英雄眼底笑男兒，清風古路無迂曲。參禪先令識心閒，錦鯉成龍一躍間，皮袋生光情愛盡，淡將言句寫溪山。

贈奉常曹清之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參禪莫就禪中宿，當日惟知劍柄長，而今始覺毬門複。枯椿未始是枯椿，觸處風搖白玉幢，萬里泥牛奔影去，碧雲無賴滿春江。

贈廣文陳允嘉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斷崖峰頂黃茅屋，十方坐斷見春風，撥雲夜看千花谷。跨著楊岐三腳驢，不逢渠處也逢渠，解開布袋憑人看，妙用臨機果不殊。

贈參軍張時華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十年豫造征人服，征人未免挂征鞍，會免臨岐多倉卒。繡幢煙影碧油車，放出南山鱉鼻蛇，若道葛藤猶未斷，一杯清供趙州茶。

贈參軍周元執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牧童明月騎歸犢，未到人牛不見時，休隨草色平川綠。雨餘芳草是前村，牧笛無端欲斷魂，卻向古鄰荒寺去，

大家扶起破沙盆。

贈司馬劉斗滬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縱橫出沒無拘束，閒雲蹤跡渺天壞，魔佛從來皆眷屬。放生容易殺生難，火宅之中叫野干，露地白牛車上坐，寶鈴珠網夜天寒。

贈光祿吳淳太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缽盂中是千鍾粟，橫吞一粒齒牙香，卻笑饑人果空腹。一粒原來何處生？大千心畝廓然平，夜來賸有栽秧雨，好向綠楊聽曉鶯。

贈典謁葉翼所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花蜂豈就枯枝宿？鑽向銀山鐵壁中，他家好似無情物。場開選佛看登壇，莫道心空及第難，踢殺猢猻縛殺鬼，不知菩薩是何官？

贈宮端丘言思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彌陀一句無真俗，數珠繩斷佛聲消，卞和剖破荊山玉。分明寶鏡映千燈，擇葉尋枝我未曾，識得燒菴真供養，泥牛搖尾過窗櫺。

贈孝廉李在璞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修幢拗折瀟湘竹，實相門開聲悄然，短衣破笠黃金域。江風淡蕩法身寒，江雨凄清夜未殘，休把鵑啼比鶯語，萬花叢裏現優曇。

贈中翰葉白於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期君試聽無生曲，無手人彈無耳聽，聚合從前親骨肉。團圞何處問他方？一片空心選佛場。打鼓卻看誰作主？釣魚原是謝三郎。

贈問卿余集生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爾自彈絲我吹竹，合成一調供眾生，梵天花雨成夭穀。攪不清兮燒不香，捉賊須教有正贓，溺器踢翻清夜曉，傳燈名字間僧行。

贈都閫余周生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日午虛窗剔明燭，廚前巧婦細思量，自笑能炊無米粥。諸天同器不同餐，肘後金符近已刓，馬足似雲弓似月，將軍今夜下三韓。

贈太學方士雄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青山滿目原非物，荊棘叢中穿過時，何論橫趨與直入？旋風八字打將來，寶網金繩觸處開，萬壑千巖春自煖，兔光和露護珠胎。

贈太學汪吉所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加鞭倒跨泥牛犢，牛背頻將鐵笛吹，聲聲韻出無生曲。無生曲子孰賡和？石人解拍木人歌，遊遍支那歸去晚，衣冠之下古彌陀。

贈文學陳旻昭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瓊苗遠發瀏陽佛，揚吾家醜逼吾忙，管保千生受塗毒。千生只在一朝圓，毒鼓聲騰萬馬先，廓爾子韶明物格，紫雲金殿暗香傳。

示余得之居士

不忘靈山親付囑，日用何妨耕與讀？書中全露聖賢心，大似良田獲嘉穀。聖賢俱自道場來，儒釋源流莫浪猜，會得拈花微笑旨，龜毛拂子舞三台。

示泰水禪人

一口氣不來，畢竟甚處去？剔起眉毛知住處，銀山鐵壁也須開，劈面當機解回互。大力量，休恐怖，趙州略彴古今傳，笑看幾多驢馬渡。

示鄧九如居士

頓悟心源開寶藏，灼然笑點馬師圈，頂門果具摩醯眼，黑白終歸句下圓。

示李何事居士

頓悟心源開寶藏，摩娑睡眼見青天，現成公案重拈出，三個猢猻夜[竺- 二+欺]錢。

示傅遠度居士

頓悟心源開寶藏，衲衣底事有來繇，囫圇吞箇青州棗，直至而今飽不休。

示劉今度居士

頓悟心源開寶藏，庭前柏子話偏長，道人不諳西來旨，一陣清風一陣涼。

示鄧直卿居士

頓悟心源開寶藏，家風不與世人同，百千萬種諸三昧，只在尋常語默中。

示劉文長居士

頓悟心源開寶藏，全身領荷亦遲遲，更思吸盡滔天浪，笑倒江西馬大師。

示葉對育居士

頓悟心源開寶藏，肘後靈符衣裏珠，幾多玄妙都拋卻，認取楊岐三腳驢。

示王有功居士

頓悟心源開寶藏，毘盧頂上好安居，須知別有通霄路，烈漢從來不畜書。

示吳叔達居士

頓悟心源開寶藏，隨聲逐色過朝昏，一條拄杖穿雲走，得失親疏總不論。

示瑞崖上人

頓悟心源開寶藏，扶桑元在海門東，衲衣時藉雲霞補，剪尺無煩問誌公。

示泡菴居士

頓悟心源開寶藏，眉毛血濺梵天紅，橫拈寶劍當陽擲，觸處逢渠振祖風。

示元淳居士

話頭一句如弦直，耀日精金覿面看，行過水晶宮殿去，門前尚有玉欄杆。

示顧長卿居士

話頭一句如弦直，甘露還從天上來，八角磨盤親撥轉，無根樹子倚雲栽。

示姚鄰卿居士

話頭一句如弦直，進步寧知行路難，稍得順風催客便，蕭然無意過三灘。

示劉自度居士

沒蹤跡處莫藏身，釣盡澄江躍浪鱗，藏身之處沒蹤跡，華亭兩岸花狼藉。迸破虛空別有天，綠楊深處草芊芊，更須簡點家常事，跛腳驢兒在後園。

示汪心鏡居士

來機即赴未為難，背觸俱非肯綮間，大火聚中看變態，真文不欲露全班。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 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